

目錄

《紫微斗數開運全集》一九九四年再版序	003
〈夫妻宮〉（婚姻篇）	
一、夫妻好合，如鼓琴瑟	012
婚姻靠緣分或選擇？	012
夫妻好合	016
永久共同生活	023
二、情愛・性愛・婚姻	026

食、色，性也	026
婚姻的動機	029
她的情結	032
情結分析	039
星際對話	051
三、夫妻的婚姻態度和權力分配	064
婚前婚後看婚姻	065
男尊女卑	069
《女誡》教育婦女必須曲從	072
夫妻恩愛	075
古代不平等婚姻下的夫妻心理	079
家室・納妾	086
夫妻權力分配	094
四、婚姻調適	107
婚姻的成敗要素	107

「知己知彼」的命理戰略 255

夫妻宮（婚姻篇）

統覺的、空間的、類推的；

整體綜合的、直覺的；

它屬於東方的思想型式（屬於禪的思維方式）。

心理學家發現，當左腦的活動特別頻繁，而右腦逐漸遲滯時，人們就容易失去統整的生活，其屬於靈性和情感的生活漸趨蒼白，而導致空虛、惆悵、縱慾、操縱控制和獨佔的生活態度。反之，若只是右腦發達，而左腦活動萎縮，便一味嚮往內在心靈的生活，追尋生命的空間，其判斷是直覺的，因而忽略科學所賴以存續發展的邏輯的、分析的和推理的能力，造成生活上的種種困境。前者，是致使家庭倫理淪落的一個主因。

於此有個建議，斗數學者最好先分析自己的思維方式。知己的功夫做得好，才能針對自己的人格缺失，進一步做「行為修正」（behavior modification），有這麼一點點經驗本來是不夠的，但至少為別人作命理分析、命理諮詢或命理指導時，才不至於因主觀上的偏見，對別人造成誤導。

從男女相識，到夫妻共同生活，在整個過程中，愈在前面的階段，緣分的分量愈重，選擇的意義愈輕；愈到後面的階段，選擇的色彩愈濃，緣分的味道愈淡。因此，婚姻是自結婚那一刻開始，夫妻在心理上，便準備著過終身的共同生活，這便是一種選擇。

但，人畢竟不是個個都能「一本初衷」，自始至終都能維持結婚當時的誓言，「我願與他（她）永遠相愛」，心性難免隨時間與環境而有所改變，甚至在婚姻途上，當發現雙方在某些方面，諸如心理的、生理的、社會的、精神的等扞格不入時，夫妻衝突隨之而起。

同時，夫妻有一方不滿對方時，又可以依據自己的需要再作選擇，此時婚姻容易出現危機，若欲繼續維持圓滿的婚姻生活，則夫妻雙方各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冷靜下來溝通、忍讓、調適；若不願作這種努力，則家庭勢必破碎，除導致自己身心受創外，子女也難於善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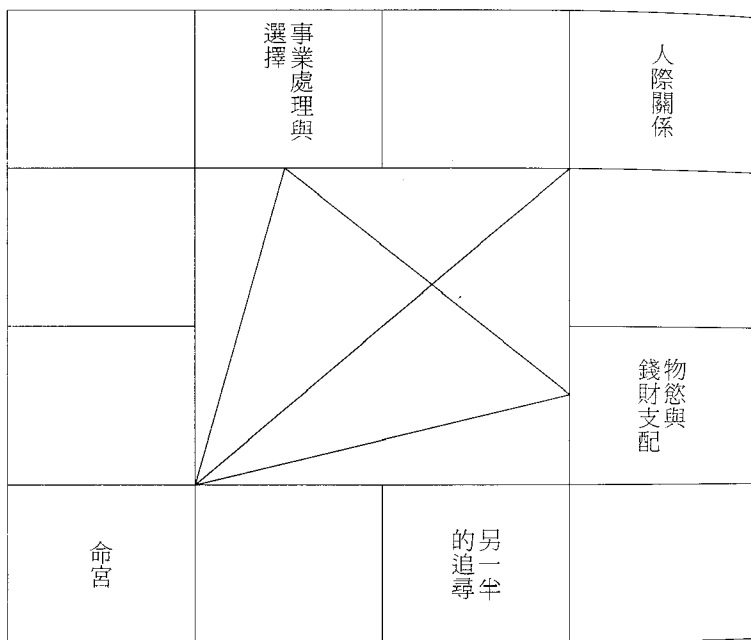
夫妻宮正是婚姻生活的觀測站，它的功能在於觀察夫妻之間的互動關係，預測這種關係是成功的還是失調的，同時在提供適當而正確的婚姻資訊，為婚姻失調作防患於未然的工作，所謂「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了無居士之所以這麼說，大概是認為婚姻就是止於舉行婚禮。他老兄大概不相信舉行婚禮後，夫妻就有名分、就有婚姻關係、夫或妻「本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和能量」，也就是說，他老兄只相信夫妻宮可以算「擇偶」，而不相信夫妻宮可以算「婚姻」。我把了無居士在《紫微改錯》中主張「算命只能算三件半事」的「邏輯推理」引錄於下，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按：了無居士自稱）常出奇不意地問一些習命者一個嚴肅的問題：「斗數命盤（或八字干支組合），是人整個生命歷程的投影？還是部分？」

答案多半是「部分」，當然也有人認為是全部，那是典型的「定命論者」。

於是我又問：「既然只是部分，那麼，請問是哪部分？」換另一種方式來問則是：「所謂命理，到底能談些什麼？」說句不怕見笑的老實話，令我滿意的答案，尚未出現。



此圖採自了無居士的《紫微改錯》，按宮位計件：

- 事業宮算一件；
- 遷移宮算一件；
- 財帛宮算一件；
- 命宮連「半件」也稱不上。
- 總計：三件半。

題時，已約略討論過這種推演方法，羅先生是否還記得呢？」

「喔！」羅洪先一時才會意過來，斗數的推論法則，並不是此處講一套，彼處又講一套，因此說道：「虧你提醒我，方法我並沒有忘記。」

然而，依中國現行民法規定，親家翁也好，親家母也罷，彼此之間在法律上卻一點姻親關係也沒有。

蓋所謂姻親，法律上只規定三種，係指血親之配偶、配偶之血親、配偶之血親之配偶等三者而言。然夫之父母與妻之父母，卻是「血親之配偶之血親」的關係。關係算法是，夫與其父母是血親，夫與妻是配偶，妻與其父母是血親，這一推算，顯見親家大人彼此是毫無親屬關係。

所以，「二姓之好」的姻親關係，在命理上是不值得研究的，即使想研究也無法從一對新人的命盤去研究。於是，有些先生和女士去算命時，也會問到：我們的婚姻，對雙方家庭有什麼影響呢？這簡直是高估了紫微斗數的功能。

唯夫妻之一方與配偶的親屬，其關係在命理上才有研究的價值，如媳婦與公公、婆婆、小姑、小叔等關係之良否，對婚姻就有所影響。因為，

在婚姻生活中，親屬關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直接影響到婚後夫妻的感情，這是社會心理學家普遍一致的看法。斗數命理，不宜輕視和放過這個問題。

「古人對『婚姻』的另一個說法是什麼？」陳道心裏有數，卻是明知故問。

「另一個說法，見於《詩經》上的疏解，疏解說：『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此處所謂『好合』，即夫妻和好之意，如鼓琴瑟，心意和情趣相投。」

「這一層意思很好。從夫妻宮的主要功能立論，就在於研究如何使夫妻『好合』，建立美滿幸福的婚姻。」

永久共同生活

現代法律學和社會學，對於「婚姻」一事，相當關注，競相研究。蓋婚姻，乃社會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諸如買賣、僱傭、合夥、抵押、占有、繼承……等等，都屬社會生活。婚姻的重要性，絕不比買賣、僱傭、

❖

二、情愛・性愛・婚姻

食、色，性也

「道兄，看來你研究斗數命理，也有很崇高的理想嘛！」羅洪先說。

「何以見得？」陳道問。

「你說『從夫妻宮的主要功能立論，就在於研究如何使夫妻好合』，這就是崇高的理想。話，我是聽得很明白。不過……」

「不過什麼？」

「如何使夫妻好合呢？是以宗教家的慈悲心懷，勸人家夫妻恩愛呢？

還是勸人家夫妻相敬如賓呢？」

陳道囁嚅的說：「我是出家人，也不曾有過家室，能拿什麼道理勸人呢？恐怕也只能針對命理作紙上談兵罷了。」

「紙上談兵！你是要學戰國時代的趙括呢？還是學三國時代的馬謖？他們談軍事作戰，講得頭頭是道，親自帶兵打仗，卻都吃敗仗。好在你沒有妻室，否則夫妻定是『相敬如賓』，而不是『相敬如賓』，恐繼姜太公之後，你會成為歷史上第二個『棄夫』。既然你已出家，不算敗將，也算逃兵。」羅洪先對戰陣素有研究，也知道了一些兵家掌故；說話竟然調侃陳道。

趙括少學兵法，經常跟他父親趙奢談論兵事，每次都講得無懈可擊，他父親難不倒他，但總覺得這個兒子的兵法有點不對勁，卻說不出毛病出在那裏。後來，長平一戰，趙括代廉頗為將，被秦將白起所破，趙國折兵四十萬之衆；藺相如因此稱趙括只空談理論，不知變通。

馬謖也是喜歡談論軍事，劉備臨終之前告訴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以把重要任務交給他。」但諸葛亮卻認為馬謖是個軍事天才，在

❖

「看得破，也得忍得過才行。」下面一句：「食、色，性也！」話到唇邊，羅洪先馬上嚥下肚裏。

「說得也是。古人說：『食、色，性也』；希望滿足食欲和性欲，是人的本性。而能同時滿足這兩種欲望，最適當的方法莫過於婚姻制度。滿足『食』，必須用經濟手段來完成，夫妻間男耕女織，就是經濟上的合作；而『色』正是男女兩性在感情上的調劑，滿足的結果，自然就有子女產生。由此我們可以體會一點，由夫妻宮來評價婚姻，以及如何調適婚姻生活，重點就在『食色』兩字。」陳道停了一下說：「看得破是一回事，修行又是一回事，其實兩者都很難辦到。無論在家或出家，照樣都可修行，但在家人是從『有』修起，這比較難；出家人是從『無』修起，這比較容易。我沒有大本事娶個妻室在家修行，只好選擇『知難行易』出家一途。」至於他如何「看得破，忍得過」的問題，就避而不談。

婚姻的動機

從夫妻宮來探討婚姻命理，一般學者的上限，也只敢談到「情愛」，

❖

夫妻宮

❖

第三集

而不敢奢言「性愛」。主要是，「性」在一般人眼光中是忌諱的問題；其次是，算命以女性爲多，談夫妻「性愛」，很難啓齒。所以，婚姻涵蓋的特質，也只能籠統地以「感情」一詞作爲「指示術語」(pointer-term)。

社會學家對婚姻問題是相當正視的。前台灣大學教授龍冠海先生，在他的《社會學》一書裏，對於「婚姻的起源與動機」作了如下解說：

兩性結合成爲比較永久的配偶，這不僅見諸人類及高等動物，就在下等動物中亦有。不過就我們所了解的婚姻制度來說，恐怕只有人類才有。這種制度最初怎樣起來，不太清楚。無論如何，它是爲適應或滿足人類需要的一種安排。人類最迫切的一種需要是性。性的衝動雖然亦見諸其他高等動物，但在人類當中卻特別顯著。換言之，性衝動的表現在人類當中，比較在其他動物當中尤爲普遍、迫切及有繼續性。人類性的要求是積極的，並且是牽連到別人的，若是不予以滿足和不加以控制，則要引起生物

的及社會的糾紛。因此，性的衝動和男女的關係，常需要社會的制裁、限制及系統化。與這個衝動有連帶關係的，是生育子女以傳種的一種願望。此外，男女兩性尚需要在感情上的調劑和經濟上的合作，然後生活才能得到適當的滿足。這些都可以說是婚姻的主要動機，或男女結爲夫婦的主要目的，而與家庭成立的基礎是密切地聯繫起來的。

這些婚姻動機彼此所佔的重要性，在各時代及各社會中頗有差異。德國社會學家穆勒里兒(Müller-Lyer)曾將這些動機歸納爲三種，即經濟、子女及感情(這可以包括我們上面所說的性慾和感情兩者)；並將他們按照其重要性依時代列其先後。據他的看法，上古時代經濟第一，子女第二，愛情第三；中古時代子女第一，經濟第二，愛情第三；現代愛情第一，子女第二，經濟第三。若是用來衡量西洋人婚姻動機的變遷，這大致也許是對的。但所有的人類社會未必都能一律如此劃分。總之，人類婚姻的動機，事實上是個複雜的現象，雖然可以分爲若干方面，也可

以照著時代和社會背景而別其輕重；但如果過於側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則對於整個婚姻制度的真正意義和功用，恐怕就難得到正確的了解。

龍教授的解釋，使我們瞭解婚姻的主要動機是什麼。這一瞭解，有助於我們深入地認識夫妻宮的本質；它的本質就是「性」，而夫妻宮正是「性需求之社會化、制度化」的宮位。若性需求得到適當的滿足，則是成功的婚姻，否則便是失敗的婚姻，這是探討夫妻宮的一個基本課題。

她的情結

情結 (complex) 一詞，是瑞士精神科醫師容格 (Carl G. Jung, 1875 - 1961) 所首先倡用的，此後精神分析學家經常引用此語。

情結，是由一些被壓抑的意念所結成的複雜心理作用，它是由當事者某些無意識的思想、感情、知覺、記憶等所組成的。情結具有類似核心的作用，而將許多經驗吸附于其上，例如一個有自卑情結的人，就會根據他

個人的自卑感來解釋一切事情；又如一個具有成功情結的人，腦子裏總是不斷地想到成就憂慮成就，和重視成就，這種人一開口，就是談他要賺更多的錢，或要完成更多的事情，或要發展一個嶄新的計畫，幾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觸發該情結發生作用。情結，常影響一個人的思想行為以及情感作用，而且循著某種方式在進行，因而形成一種固定的行為型式。所以一種被壓抑的意念，如果得不到適當的疏導，常會造成「人格失常」 (Personality disorder)。

在此，我們使用「她的情結」這一標題，並沒有什麼特別用意，只想藉「她」在婚姻感情上的歷程，來說明「她」婚姻失敗的癥結所在。(請看命盤)

她早在二十歲就結婚了。舉行婚禮的當時，她母親並未到場觀禮，她的喜事是由父親和父親的第二任太太從中幫忙。

原來，早在她讀幼稚園的時候，父母就已經離婚了。

不久，爸爸再娶，媽媽再嫁，從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吃各人家裏的飯，彼此不通聲息。

廉貞	天刑 三台 八座	己未 命宮	七殺 地空	天梁 文昌 天鉞 指背
庚申	女命癸巳年 月日時	戊午	紫微 天相 天喜 地劫	丁巳 (身宮) 夫妻宮
破軍 宮 35	辛酉	火六局	巨門 天魁 鈴星	丙辰
破軍 祿 宮	壬戌		權 帛 財	乙卯
天同 天姚 宮	武曲 天府 祿存	甲子	太陽 太陰 擎羊 截路 科 遷移	甲寅
癸亥		乙丑	貪狼 忌	

她在辛酉大限，已是有夫之婦，還要談情說愛，不跟她先生談。雖然那時談得很迷人，也談得轟轟烈烈，到這個大限快要結束了，她竟談出一顆「破碎」的心來。

她在父母離婚之後，是跟著父親一起生活，這種生活是孤寂的，是沒有母親噓寒問暖的。她所叫的另一個「媽媽」不是親生的，只是跟爸爸在一起的女人而已，所以她叫得很不順口、很不習慣、也很彆扭、也很懷疑。這位新媽媽，是她爸爸在未離婚以前，早就已經認識了，就已經陳倉暗渡了，後來被她那位棄她於不顧的媽媽發現，才中饋易主。——這一切的一切，她不怪父親，反而怪起母親來，恨起母親來。

一個小女孩，是很需要愛心照顧的，但她爸爸的愛心卻給了另一個女人，她媽媽卻全心去照顧另一個男人，而爸爸的第二任太太卻不視她是親生的，實在很難對她「疼下心」來。所以等她慢慢長大，長大到足以嫁人時，便急急找個有愛心、肯照顧她的男人結婚。這一找，終於在二十歲那年找到了，那個人大地三歲，剛剛服完兵役。

有人勸她說：「差三歲相刑，結婚不好。」她說：「沒關係，只要相愛，就算差六歲相沖也無妨。」

真的很相愛，相愛了三年，相愛了五年，相愛了七年，相愛了十年！但到了第十年，愛出問題來了。

那時，她剛好三十歲，在家裏吃飽飯撐著沒事幹，想出來透透空氣，所以決定出來上班，既可消磨時間，又有錢賺，真是一舉兩得。但出乎意料之外，居然還有一樂，可以跟同事說說笑笑，今天這裏聚餐，明天那裏請客，今天這個巴結，明天那個奉承。想一想，卻有點後悔，後悔嫁得太早，許多新鮮事，聽都沒有聽過，看都沒有看過，現在身歷其境，才感到這相當刺激。漸漸地，心思向外奔馳，此時感覺先生並不比同事溫柔、體貼、細心，更何況有一個也是剛退伍的小伙子，對她更是親近。

起初，不覺得小伙子有什麼異樣，以年紀而論，當他的阿姨或姑姑什麼的，她還當得起，肯定不會出什麼紕漏。

但是朝夕相處，白天在一起工作，晚上在一起吃飯，接著騎車兜風，冷不提防，距離由一桌之隔，漸漸地是一衣之隔，而肌膚相黏；始而海濱，繼而賓館，終而租民房。這一幽會，由偷偷摸摸，變成明目張膽，她以為這沒什麼大不了，頂多是與丈夫離婚，跟著小伙子廝守而已。念頭才一轉，不久，她就跟丈夫辦理離婚；她比她媽媽還高明，竟然丟下兩個孩子不管。此時，已是甲子年（一九八四），她才不過是三十二歲。本以為

小伙子會跟她結婚，但他只想燕好，卻不願結秦晉之盟。這一下，她變成又哭又鬧，他是又打又踢。打也是痛，踢也是痛，而她始終纏綿不離，是不能忘情，而是不能忘懷小伙子給她的承歡迎合。

纏綿和纏鬥，繼續了兩年，直到丙寅年（一九八六）冬季，她使出了撒手鐮，逼小伙子成婚；這一招可以說是「犧牲打」。他要佔有她，卻不願跟她結婚，玩弄的成分很濃；她要佔有他，寧願跟丈夫離異而來與他結合，感情（包括 love 和 sex）的色彩較濃。

他自私的程度，到了不願跟她分開，也不願跟她白頭偕老，更不願看她跟別的男人要好，這種佔有只是一逞私慾而已，並非真正的愛情。但她卻存著一廂情願的想法，以為只要自己另外再找個男人，讓小伙子感到難堪，他一定會嫉妒得馬上辦理結婚。結果，方法不靈，她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她抓了一個不知內情的男孩子，年紀比她還小了一歲，生肖屬馬，姑且叫他做「小馬」。她使出渾身解數，誘使「小馬」跟她上法院，辦理公證結婚，並以此威脅小伙子。在公證結婚的

前一天，她打電話給小伙子，給他一個最後通牒說：「要不要跟我這個老女人結婚？」對方只答一聲：「嗯！」她又說：「要，就馬上決定；不要，那我明天就上法院，跟『小馬』辦理公證結婚。」

他的決定如何，不問可知。第一，他是不願戀姦而婚，因如此而結婚，實在太不夠光彩；第二，年齡相差懸殊，老女人畢竟就是蒼老得快的女人；第三，一旦跟她公開成為夫妻，在人際關係上，會給他帶來不良形象，因為這是奪人之妻；第四，家人不會同意他娶這樣一個離過婚的老女人；第五，總認為她不貞（這是「想當然耳」的推理；她對第一任丈夫不貞；未必就會對他忠貞）。於是，他馬上決定：「不要。」只是話在當時並未說出口。

翌日，在踏入法院公證處的前五分鐘，她又打了一通電話給小伙子，爭吵了三分鐘，所得到的回答是：「妳去結妳的婚好了！」她氣憤地說：「好！那你以後就別再來纏我。」說得意志堅決。

然而，話猶未絕，不久，她跟小伙子又碰面了，又掛上鉤了。第二次婚姻才不過維持三個月，匆匆地在某律師事務所，她隨即又簽下了離婚證

書。此時，已是丁卯年（一九八七），她三十五歲；在星盤上，這是辛酉大限的最後一年。

她跟小伙子重拾舊歡，時間又過了三個月。這一次小伙子打算成家了，但新娘卻不是她，熱鬧場面又爆發了。

小伙子的家人，為他安排相親，他看了很中意，交往數次，旋即訂婚。這邊婚約已訂，那邊必須退出。

她得知消息時，宛如聽到晴天霹靂。這一震撼，讓她無法忍受，想哭卻沒有眼淚，想自殺卻無勇氣，要投訴卻欲告無門，她感到無奈、懊惱、心碎……，簡直難以形容，整個人幾近陷入癱瘓。終於，在傷心之餘，她狠下心來，決心跟他鬧到底。但，這一決心卻在銀彈攻勢下，給擺平了。

情結分析

對於「她的情結」，我們來做一次「婚姻命理的分析」。整個分析過程，當然要涉及一些理論，有些理論是屬生理知識或心理知識，在《紫微斗數全集》裏頭是找不到的，我以為這些知識應該懂一點，所以我引用了

若干有參考價值的資料，當然這是某些專家學者的意見。同時，我把命理上的一些癥結，也分析在下面，給大家做個參考。

一、夫妻宮看婚姻關係。這個關係是很複雜的，包羅的項目太多，諸如夫妻間的情愛、性愛、權力分配、溝通和衝突、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精神上的生活（如人生目標、人生態度）……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項目。

二、本命夫妻宮在巳宮，坐天梁星，三方所會照的星曜，組成「天機天梁擎羊會」的類型結構，古書云「早見刑剋晚見孤」，這項抽象的語意必須具體化，可以歸之於感情和精神生活的層面上。

三、身宮與夫妻宮同宮。身宮對所在宮位，具有「增強作用」（reinforcement），此作用包括正、負兩面，而且傾向於「生理性動機」（physiological motives），這可藉用心理學上的理論模式「需要→驅力→行為」來解釋，於此可謂之為「性驅力」（sex drive）。身宮和命宮，皆可視為「我」，前者屬「我」的生理作用，後者屬「我」的心理作用；夫妻宮並不代表「我」，而是代表「配偶」。

「性驅力」具有強烈支配個體行為的作用，我們認為這種作用無須壓

抑，應該正面的、積極的、重視的對待它，畢竟這是夫妻間的婚姻生活，不是什麼羞恥的、罪惡的或不道德的，應該讓它適當的成長，而不是不正當的發洩。有本書叫《閨房之樂》（Intended for Pleasure, 1982），係由美國醫學博士艾德·惠特和凱伊·惠特（Ed Wheat, M. D. & Gaye Wheat）夫婦所合著，他們以醫生的慎重態度和基督精神來寫這本書，在該書第四章「基本生理知識」裏，有一節談到「三個生理現象」，很值得參考，特將全文翻譯（陳永成和嚴彩琇合譯）引錄於下：

由於凱普蘭醫生和其他人的研究貢獻，我們現在已知道整個性「反應」的經驗，乃包含三個生理現象——互相關連，但卻是分開、可區別的。這項發現，特別有助於治療性障礙及其他性問題。這三個生理現象是：情慾、亢奮與高潮。借用凱普蘭醫生的比喻，這三個現象有一共同的發電機；但各有自己獨立的電路。換句話說：它們是由三道分開的神經生理系統來相連並管理的。

凱普蘭醫生在她的「性慾的各種障礙」一書裏解釋道：「性

慾是一種胃口或驅力，由於大腦的某條特別神經系統受激動而產生的。而亢奮與高潮則主要與性器官有關。無論男性或女性，亢奮的現象均是由於性器官的血管反射性擴張而導致的。相對的，高潮反應則主要是某些性器官之肌肉反射性收縮而導致的。這兩種反射性作用是由下脊髓的兩個不同反射中樞所提供。」

但人內心裏若有任何抑制的禁忌，就足以關掉這三道反應系統的開關。性治療師目前正努力探索並治療抑制各現象產生的原因。某系列的原因可能抑制高潮反應，另一類的衝突則妨礙勃起，另一組不同的變異則干擾人的性慾。性慾低落的問題是最難處理的一個，但性治療師在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的進展。

身為家庭醫生與性治療師，根據個人的經驗，我發覺多數性慾受壓制的病例，都有一共同原因，就是：因壓抑的憤怒與怨恨，導致沮喪、情緒低落，並對配偶態度冷漠。這種冷漠最容易表現在對性不感興趣上面。在這種情況下，夫妻雙方都要坦白溝通，互相認錯，並改正自己的缺點，使愛情的火花復燃。

愛情往往是使性活動充滿樂趣及意義的最奇妙成分。

最後一句「愛情往往是使性活動充滿樂趣及意義的最奇妙成分」，或許才是婚姻生活的真諦。

四、辛酉大限（二十六至三十五歲）的宮干，促使本命夫妻宮的文昌星「化忌」，文昌星在巳宮，受到鄰宮地空和地劫兩星挾制；「空劫夾忌」是個敗局，顯現婚姻失調（marital maladjustment）的徵兆；巳宮在三方又有擎羊和陀羅兩星衝激，顯示她的婚姻生活，可能正處於內憂外患的窘境。

在此有個命理推論的技巧問題，值得一提，即「鄰宮夾輔」的論法並不正確，確切的說法是「鄰宮成對的星曜夾輔」。例如遷移宮的鄰宮即是疾厄宮和奴僕宮，遷移宮的吉凶得失跟疾厄和奴僕有什麼關係？沒有。既然沒有關係，「宮夾」的概念就不正確。我們都明白宮位和星曜具有不同的意義，前者看生活「事體」，後者看生活「現象」。如夫妻宮是看婚姻，婚姻便是「事體」；而婚姻會呈現什麼「現象」，如調適的或失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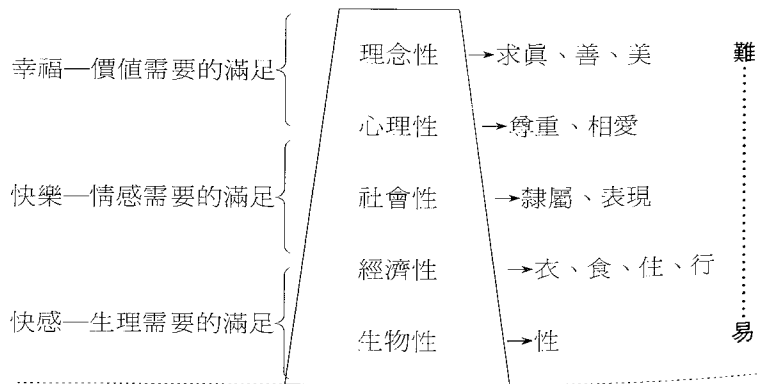
的，就必須靠星曜的結構組合來詮釋。鄰宮的星曜，若具有成對的現象時，如紫微和天府、太陽和太陰、天魁和天鉞、左輔和右弼、火星和鈴星、文昌和文曲、地空和地劫、祿存和化祿、本命化權星和大限或流年的化權星……等等，並列於「本宮」的左右鄰方時，都算是一種星曜結構，當做「本宮事體」的外在環境來論，如她的夫妻宮（當作本宮），受到鄰宮地空和地劫兩星所夾，即屬「空劫夾忌」的結構，這一例應以「星夾」看待。

五、目前她的大限，在本命福德宮的位置。既然福德宮當值，則福德宮的意義，須列為重點來考慮。福德宮的意義，涵蓋「福、祿、壽」三者。我們在此僅討論她的婚姻生活，故應著重於「福」的意義。簡單的說，「福」就是幸福，這是正面的意思，反面即不幸福。當福德宮值大限時，則跟此限四化星所引動的宮位，彼此有牽連關係。

統整夫妻宮與福德宮的意義來說，就是在追求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婚姻具有層次性，同樣的一對夫妻，因教育和知識程度不同，所追求的婚姻層次就不一樣。林振春先生在「愛情那裏來」（收錄於《姻緣路上情理



圖一：人類需求的層次關係
《採自張春興「心理學」》



圖二：幸福婚姻的階層性
《採自林振春「愛情那裏來」》

多》一書中）一文中，依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H. Maslow)的「動機需求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見圖一）將幸福的婚姻劃分成五個層次（見圖二），「層次愈高愈難達到，層次愈低愈容易滿足」，這五個層次，依次是生物性、經濟性、社會性、心理性、理念性的需要及滿足，這跟張春興教授主張「美滿的婚姻生活」所應具備的條件，是不謀而合的，張教授只將「理念性」一詞改爲「精神的」需求及滿足。

對「人類需求的層次關係」，張春興教授在他的《心理學》一書中作了如下的解釋：

由圖9-1（即本文圖一）所示各層次的需求看，人類需求中最基本者爲生理的需求，生理需求所指者亦即前述之飢餓、渴、性等生理性機能。此等需求，其普遍性大，其變化較少，是所有其他需求的基礎。生理需求獲得相當滿足後，安全的需求隨之而生；個人需要免於威脅、免於孤獨、希求保障、免於別人侵犯，只有此一需求獲得滿足，個人生活才有安全感。愛與隸屬需

求是社會性的動機，在這方面包括親子之愛、異性之愛、同胞手足之愛，擴而大之鄰居親友的關懷、團體分子的接受與讚許等，只有此一需求獲得滿足，個人才有愛與被愛和隸屬團體的感受。以上三個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因而產生，此即所謂尊重的需求。尊重需求包括「人尊」與「自尊」(self-esteem)兩方面，前者乃指別人對自己尊重（如注意、接受、承認、讚許、支持、擁護等），後者乃指個人對自己的尊重（如自信、自強、求成、領導、指揮等）。只有此一需求獲得滿足，個人才會體驗到生活的價值，至少覺得和別人一樣重要，甚至覺得比別人更重要。管子所說的「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其含意頗可供做此處「尊重需求」的說明。人類動機發展的最高層次乃自我實現需求，亦即，人類具有一種自我導向的潛力，此種潛力隨個人的生長、發展並與環境交往而表現；對個人，由了解自己而接受自己而發揮了自己的才能；對人對事，盡了全力，負了責任。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乃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趨向真善

美的理想境界。

從我們對「癸巳女命」實際生活的瞭解，她對所謂幸福婚姻的需求，只停留在「生理需求」這個層次，上限也不過是接近「愛與隸屬需求」的邊緣而已。瞭解到此，我們才能把握重點，針對她的婚姻作命理分析。

六、流年四化所引動的星曜，若會照到本命夫妻宮和福德宮時，婚姻就會有顯著的變化，至於是何種變化，須就當事人的現狀加以考察，以便推測。以她從壬戌年到丁卯年的實際情形來說，是：

①壬戌年（一九八二），本命夫妻宮天梁化祿，對同宮的文昌化忌產生制衡，有調節婚姻的作用。她本可藉此機會增進夫妻感情，可惜訴求對象錯了，把感情移到婚外人身上，這一移情，致使她的婚姻開始解體。

②甲子年（一九八四），太陽化忌於丑宮，激發同宮的擎羊煞星，煞、忌星一併攻擊本命夫妻宮，使本已失調的婚姻更招架不住，亦即脆弱的婚姻，因她另結新歡而告解體，該年與第一任丈夫離婚。

③乙丑年（一九八五），太陰化忌於丑宮，也同樣激發擎羊煞星攻擊

夫妻宮。這一年，她要求小伙子跟她辦理結婚未果，兩人鬧得不歡而散，蓋他不願受婚姻拘束，而她提出的條件是，若不願結為夫妻，就不想再同居。分手後，過了一段短暫的寂寥生活，她覺得很空虛，也太冷落了。由於乙丑年天機化祿在卯宮，觸發大限的巨門祿（也在卯宮），雙祿會照本命福德宮，燃起她對「幸福婚姻」的嚮往。於是，她在報上刊登徵男友啓事，結果陸陸續續收到將近二十封信件，從中挑了一個中意的交往。但，這種先友後婚，光在嘴巴上東拉西扯，然後慢慢溝通，瞭解性向，她覺得一點意思也沒有，簡直搔不到癢處。終於，又回頭來找小伙子，可是乙丑年仍然無法跟他取得夫妻名份。

④丙寅年（一九八六），天同化祿在亥宮，亥宮為辛酉大限的福德宮，其中又有天姚星和天馬星，正是「桃花祿馬」的架式，換句話說，此即桃花得祿馬的滋潤而盛開，把本命夫妻宮輝映得一片喜氣洋洋；夫妻宮的文昌星在丙午化科，又逢天鉞這顆官貴星，在旁助一臂之力。整個氣象，都指向「結婚註冊」（其實只要有公開儀式和兩個以上證人，不必註冊也有結婚效力）。可惜小伙子意志堅決，不肯跟她合作，最後，她找了

個替身來客串一番，算是對婚姻有個交代。

⑤丁卯年（一九八七）太陰化祿在丑會照本命夫妻宮和福德宮，而巨門化忌在卯僅沖照本命福德宮；站在夫妻宮的立場，婚姻是有了，但有名無實，貌合神離，因為這是跟一個她不喜歡的人勉強結合，這種關係不能再維持；站在福德宮的立場，其評價是：「跟替身共同生活是不幸福的。」因此根據夫妻宮的意旨，她跟第二任丈夫離婚；根據福德宮的意旨，則回頭找小伙子重溫舊夢。

從星盤上仔細看，她有三項缺憾：（一）夫妻宮是天梁會照擎羊、陀羅的凶格，這反應出，她若一廂情願要沈溺在情海裏，將見波濤洶湧，古書對此格所使用的形容詞「刑剋」、「孤」，可解釋為親密的婚姻感情容易因遭受某種情景打擊、牽制（刑剋之意）而致失落，造成追求者一種孤寂感；（二）福德宮是會照巨門、鈴星、擎羊的凶格，古書云：「巨火擎羊，終身縊死」，她曾經一度自殺未遂；（三）辛酉大限文昌化忌在夫妻宮，破壞婚姻的圓滿性，亦即與婚姻的基本定義「夫妻好合」背道而馳，造成離婚容易，而美滿幸福的婚姻卻不容易建立。

以上所述，除了二、四、六等項對星曜的獨特性和組合性，稍作推演和詮釋外，其餘三項皆屬宮位的一些理論觀念。讀者朋友不妨對理論再作深入研究，以期能提出更完整的架構來。

諸位若不嫌我的話說得太多，那麼我將她在丁卯年所發生的婚姻事件，藉星曜發言再做個說明，讓大家品嚐一下，宮位和星曜的運作在推演上是很趣味性的，希望各位在細嚼時，能多多體會宮位的含意。

星際對話

丁卯年，她三十五歲，運行在辛酉大限，亦即本命福德宮所在。福德宮及三方所會照的星曜，對於這一年婚姻事件的功過，紛紛發言。

文曲化科（辛酉大限）曰：「我的個性是最講求名分的，現在我站在福德宮的立場，更講求名副其實。換句話說，名實相副的婚姻才會幸福。否則我就不給她幸福；古書對我及本家兄弟文昌星的評論是『女命文昌文曲福不全』，就是這個意思。在去年（丙寅），她雖找個替身權充為丈夫，但只要她想結婚，我就給她名分。可是，同時我也告誡她，幸福的婚

姻必須要有愛情作基礎，所以我勉勵她追尋真正的愛情。誰知道她竟會錯意了，居然把感情投在婚外人身上，而不給予丈夫。她今年會離婚，怪就怪她，這不是我的錯。不過，我的兄弟文昌星多少也要負一點責任，是他逼人家在離婚證書上簽字的。」

文昌化忌（辛酉大限）曰：「我的個性跟我的兄弟大致一樣，也講求名分。所不同的是，他喜歡口頭承諾，一言為定。然而，話說得再怎麼清楚，說得再怎麼明白，總是空口無憑，一旦出爾反爾引起爭執，就拿不出真憑實據來，這時候常會爭辯得臉紅脖子粗；我的兄弟就是這副德性，因此得了個誥封『舌辯之士』。我才不要這樣『舌辯』呢！什麼口頭承諾，什麼一言為定，真是靠不住，你同意就簽名，你承諾就寫契約，白紙黑字保證賴不掉。今天，我食夫妻宮之祿，當然就要徹底執行夫妻宮的任務。去年，我化科當值，夫妻宮便委派我掌婚姻一科的法令規章，適逢她帶個小男生來求我幫忙主持婚禮，我一切照章行事，先一一問明他們是否同意跟對方結婚。她說願意，他也說願意；既然他們彼此願意，我怎會不願意做個順水人情呢！於是，我為她和小馬舉辦公證結婚，在頒發結婚證書的

當時，我告訴他們婚姻的意義，並祝福他們夫妻白頭偕老。誰知道，我今年一交差，他們也跟著辦理婚姻交差。其實，人應該愛其所愛，她既然熱愛小伙子，不愛小馬，我就成全她。說我是『逼人家在離婚證書上簽字的』，這像什麼話嗎？再說，教我一個人背黑鍋，太不公平，也不問問天機星巨門星他們今年當值是怎麼辦事的，他們才應該負責任。」

天機化科（丁卯年）曰：「我是一再勸她以家為重，不要輕易離婚，好也是丈夫，壞也是丈夫，既然都已經結成夫妻了，就應該安分守己，感情可以慢慢培養，照樣會有幸福的日子。古代女教聖人『曹大家』班昭女士曾告誡婦女說：『義以和親，思以好合。』為人妻者總不能忘恩負義，說離就離，這不成體統。我的話她才剛剛聽得進去，巨門星就來插嘴，也不讓我說完，才把整件事情搞得烏煙瘴氣，這一切都不能怪我。」

巨門化忌（丁卯年）曰：「不怪你天機星要怪誰？你也不想想你講的是什麼話！不是我吹牛，我來評論是非曲直是最公正的。『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是兩千年前的婚姻觀，當時認為男女是因義而結為夫妻，並以為夫對妻的關係是恩情；而現在是二十世紀，男女大多因戀愛而結婚，且婚

姻是平等的，夫妻之間你愛我、我愛你是相互對待的，夫對妻的情不能算是『恩』，因此無所謂『恩以好合』。小馬跟她上法院公證結婚，並非『義以和親』，而是上當結婚，這一樁婚事算是『虛情假意真結婚』。這種婚姻根本缺乏感情作基礎，對她來說是痛苦的，對他來講是受騙的，如此婚姻有什麼生趣呢？與其不歡而合，不如不歡而散，合只有長期的痛苦煎熬，散卻是立即解放。今年由我掌化忌，當然要勸她離開小馬；否則，若再勉強維持這種不幸的婚姻，她不是發瘋，就是自殺。因為火星正虎視眈眈，伺機吞噬她。我這個人說話雖然嘴巴硬點，但我的心腸卻是軟的。這完全是一番好意，好意就不能不講，怎麼可以怪我插嘴呢？」

此時火星正要發言，卻被巨門星攔住；巨門星又說道：「別急嘛，讓我把話講完。你們大家看，福德宮裏面一顆正曜也沒有，由文曲星當家，他老兄苦口婆心勉勵她追尋真正的愛情，用意很好，可惜說話文謏謏，顯不出一點分量來，也不夠直截了當。而我巨門星，住在福德宮的對面，又因生年干賦予我化權的名義，我當然要以老大哥的身分，出面點她個一兩句，保證她言聽計從，這才顯得我說話的技巧和權威。再說，我在辛酉大

限又化祿，有的是錢，我答應過本命事業宮的天同星，只要他老兄肯好好幹的話，絕對不會虧待他。天同星果真一天到晚在外當說客，遊說這個業主、遊說那個業主，肯磨菇，什麼俏皮的話、奉承的話、拍胸脯吹牛皮的話、引誘的話、撒嬌的話……等等，從嘴裏傾瀉而出，把業主說得暈頭轉向，給牽著鼻子走，因而接下不少件工作，也做得有聲有色。於是，我便吩咐天馬星多運載幾捆鈔票給她，讓她生活無慮。有了麵包填飽肚子，她才敢大著膽子去追求愛情。

「我對她不但曉以婚姻大義，而且還動之以利，讓她知道如何是在是非中求生存，在矛盾中追尋真善美。譬如，她平時捨不得買昂貴的衣服和名貴的化粧品，我卻叫天機星替她安排買轎車和房子。在去年，天機星便為天同星和天馬星安排，帶眾星爺到末宮去參觀，八座星也展示了各式各樣的轎車讓他們選購，最後在諸星建議下買了一部嶄新的車子。同時，我還叫天同化祿拿出一部分去年所賺的錢來，一部分由我支援，帶她到戌宮買了一棟房子。

「我為她做了種種安排，就是希望她拿這些經濟條件去跟小伙子談判

婚姻，誰知道她竟受到鈴星的蠱惑，以激烈的手段和衝動的態度去進行，不但婚事談不成，還轉而跟她不喜歡的小馬結婚，真教人生氣。所以到了今年，我趁化忌之便，給她一個小小警惕，讓她知道不遵行我的理想計畫，後果便是再一次離婚，可見我的本事有多大。」

火星曰：「巨門星也真會往臉上貼金，這算什麼本事？她會離婚，是我催促她趕快下定決心，說做就做，馬上辦，不要拖泥帶水。她跟小馬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經常鬧情緒，發脾氣，整個人搞得心神不寧，幾乎精神崩潰，人格失常。美國精神分析大師梅寧哲博士(Dr. Karl A. Meninger)曾寫了一部《生之掙扎》(Man Against Himself)，這一書名就是她當時的寫照，她在那種婚姻掙扎的情況下，若不得適當解決，擎羊星是會叫她「自毀」(self-destruction)的。巨門星不明就裏，信口開河，說我『虎視眈眈，伺機吞噬她』，真是豈有此理。」

天魁曰：「說話不要那麼衝嘛，動不動就隨便指責別人，亂發脾氣，是無濟於事的，也解決不了問題。做人要培養氣質，講求風度。像我做事，一向跟我的兄弟天鉞星都保持這個原則，凡事能解決就自己解決，不

行的話再請教別人，聽聽人家的意見，或乾脆請人家幫忙。根據這個原則，在她婚姻觸礁時，我便建議她去請教天梁星，因為這位仁兄在夫妻宮服務，對婚姻一事很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堪稱權威。我是在予人為善的原則下，幫她穿針引線。」

天鉞曰：「我的兄弟天魁星說得不錯，我們做事一向是最樂意幫助人家的。我本來就在夫妻宮服務，向來也是抱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胸懷。如去年，天馬星避過陀羅星的耳目（天馬星和陀羅星的組合，古書謂之「折足馬」，在此可解釋為羈絆，比喻牽制束縛），帶著淘氣散漫的天同星（丙寅年化祿，才能催動天馬星）和風流浪漫的天姚星來找我，請我幫他們引進，見我的主任天梁星，我也是盡力從中幫忙。天梁星是夫妻宮的正曜，當然有能力為天馬星帶來的一干人士解決婚姻問題，所以她在去年才會再結婚。」

天梁曰：「承蒙天鉞星和天魁星兩兄弟的抬舉，把我說得像是神仙活現。其實我沒什麼神仙的本事。我這個人一向作風是，說話本著良心，而且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守原則，講理念。簡單的說，我的個性很耿直，

如講話有所得罪，請大家多多包涵。先說我自己，我坐鎮夫妻宮，當然要管婚姻事件。我個人所揭櫫的理念是，做人應該無私曲之心，即使對於婚姻的態度，我也是主張『心無私曲』，私就是姦情，私曲就成為偏私、不公正的性行為。天魁星和天鉞星都談到去年的事，他們極力幫忙她跟小馬的婚事，這話說得一點也沒錯。不過有一點我要申明，她對小伙子戀姦情深，這一點我就極力反對。

「記得在一九八二（壬戌）年，我答應她跟小伙子往來，也是本於人情世故，當年小伙子處處幫她的忙，她是應該報答的，如送個禮物，請吃一頓飯，也就行的；古書說我化祿時，會『抱私財益予人』，所以我在壬戌年值化祿時，才叫她回報人家。就算動情，也應該像大姊關懷小弟那樣，不能有私，所謂『動乎情，止乎禮』。想不到，她把持不住，竟跟小伙子有染，這一點我就不能夠原諒她。

「所以在一九八四（甲子）年，當太陽星（甲子年化忌）會同擎羊星來指責我不該放縱她時，我就忍不住那口窩囊氣，決心要讓她姦情暴露，驅使她第一任丈夫跟她決裂。她若不奉行我的理念，我決定使她一輩子得

不到幸福的婚姻，讓她嚐嚐『早見刑剋晚見孤』的滋味，尤其在辛酉大限這十年，我一再交代文昌星，他必須確確實實執行化忌的任務，她一有私曲，就懲罰她，讓她婚姻不美滿。

「直到一九八六（丙寅）年，文昌化科和天同化祿，他們會同大限的太陽化權，一起來跟我商量，由我主持『陽梁昌祿』的小組會議，旁聽席上還有天姚、天馬、太陰化科等星，討論她的終身大事。幾經磋商，最後見解一致，不管她跟小馬彼此的婚姻動機是什麼，只要肯結為正式夫妻，就成全這對新人。豈料，她在今年初，原形畢露，故態復萌，又以同行為型式，在婚姻生活外尋求滿足，以致造成第二次離婚。

「從流年的夫妻宮來看，丑宮有太陽、太陰、擎羊、截路等星，表面上看不出哪顆星應該對她這一次的抉擇負責，但依我的看法，太陽星多少該負點責任。蓋小馬生肖屬馬（甲午年生），小伙子生肖屬鼠（庚子年生），從年庚上的差別來看，太陽星是排斥小馬，接納小伙子，才使她喜新厭舊。此事又引起巨門星的叫囂和杯葛，他……」

不待天梁星說完，巨門星搶著問道：「我叫囂什麼？杯葛什麼？」

太陽化權（辛酉大限）曰：「這由我來代天梁星回答。天梁星說得不錯，依我喜忌個性（就化祿、化忌而言），我是排斥小馬，而接納小伙子的。因為她對小馬不夠坦率，在婚姻上欺騙他，實在有欠光明正大；在暗地裏，她又與小伙子燕遊露宿，也不算光明磊落。所以我要她化暗為明，擺出真正的姿態來。同時，我告誡小伙子，年紀輕輕應戒之在色，只知尋找男歡女愛那種遊戲，並非大丈夫所做所為，要嘛就找個黃花閨女，大丈夫患無妻，何苦躲躲藏藏跟著一個老大姊廝混，這多沒出息。人既帶不進家門，也不敢跟她公開亮相，這算什麼男子漢嘛！我這一番勸告，果然發生作用，小伙子今年在家人的安排下，已訂了一門親事，這是出乎巨門星的預料之外，所以要替她叫囂，要為她杯葛。我說的對不對，問我的搭檔太陰星就知道。」

太陰化祿（丁卯年）曰：「沒錯，這件事情問我最清楚。我有時候是很自私的，只顧我自己，特別在婚姻上是如此表態，『斗數骨髓賦』說：『太陰主一生之快樂』，真是說到我的心坎裏。自從小伙子跟她過往甚密後，我一直就在心裏盤算，老婦少夫如何能安度一生呢？要叫小伙子與她

分手，卻苦於沒有適當時機，何況小伙子當時已樂不思蜀，勸他也沒有用。

「到了一九八五（乙丑）年，終於機會來了，當她提議結婚時，他才知道事態嚴重，乘這個時機，我便叫小伙子趕快開溜，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是本命的化科星，三十六計我是計計精通，只不過，我不像天機星那樣隨時隨地都能運用謀略，平常我是悠哉遊哉，顯得無計可施，但一旦碰到事情跟我有利害關係，我是用心計較的。於是，在乙丑年，我趁化忌之勢，略施小計，小伙子就跟她說『再見』。說『再見』，真是一語成讖，過了乙丑年，他們兩人又搭上感情的橋樑，我知道小伙子這是在尋歡作樂，所以我也懶得理他。

「今年丁卯，陰曆五月，我找來小伙子的媽媽，跟她耳語一陣，面授機宜一番，讓她老人家知道兒子再放蕩下去，她這一輩子就別指望有個新婦來為她分勞，勸她打聽打聽有哪家女兒是年輕貌美的，趕快找媒人說親。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的，小仔子在五月底就訂婚了。今年六月，年干月干都是丁，天機化科，所以她很快就得到消息；同時巨門化忌，擔保

她會吵得天翻地覆。一切都在我太陰星的預料之中，下一步，我便建議他採取慰撫的辦法，這當然非錢莫辦。

「孔夫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一次小伙子真的要遠離她，爲了防她由怨生恨，鬧出不測事端來，我不得不爲小伙子做一番策劃，並勸他拿出一筆可觀的慰撫金，一來可做爲談判條件，二來可化消她的怨氣。從頭至尾，我把事情辦得漂漂亮亮、圓滿無缺。」

擎羊曰：「太陰星真會大言不慚，一點也不把我放在眼裏，其實他是一派天真，總認爲柔足以克剛，要不是我叫小伙子狠下心來，跟她一刀兩段，恐怕還會被她纏得沒完沒了。要知道花錢事小，如堵不住巨門星那張嘴巴，給他來個吃人家的嘴軟；如鎮服不了鈴星的暴躁，使他來個拿人家的手軟，後果可真不堪想像，可能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觀看命宮和福德宮的星曜，一坐天刑星，一坐官符星，在三方又佈下『巨火擎羊』的地雷，巨門星在今年化忌，這一忌是個導火線，事情若擺不平，她會不惜坐牢，肯定會跟他拚命到底。是我分析她的個性與整個情勢的利害輕重，給

小伙子斟酌，這段孽緣才得以塵埃落定。」

她對婚姻生活的需求和滿足，屬「生物性」的成分較濃厚，我們不必以高層次的「理念性」來分析她的情結。假如，有人跟她是屬於同一命盤，但受過高等教育，知識涵養和道德觀念都相當深厚，而且沒有像她那樣複雜的身世，那麼，上述命理分析就必須做很大的修正。

最後，使我想起幽默大師林語堂博士在《生活的藝術》中說了一句這樣幽默的話：「假如我們的老祖先認爲吃飯是很羞恥的事，性行爲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今天很可能一個人偷偷躲在房裏吃飯，而光明正大的在外進行性行爲。」我們老祖先的思想觀念，上限制於「原道」，下限制於「原妾」，像精神分析學大師佛洛伊德所說的「原慾」(libido)理論，我們老祖先是敢想像的，如告子所謂「食、色、性也」，是難以與人家比擬的。

三、夫妻的婚姻態度和權力分配

時代思潮不同，盡人皆知。從婚姻角度來看，在古代男權主義的社會裏，夫妻地位是不平等的，被壓制的一方，自然非「妻」莫屬。但在現代，雖然社會主張男女平等，然而夫妻地位是否真正平等呢？從女權運動的日漸高張，我們多少也可以看出，夫妻地位還是無法達到平等。因此，在現代婚姻中，夫妻的權力分配問題，就很值得我們探討。

紫微斗數是一千年前的產物，它的婚姻觀，當然也是很古舊的，可說是大男人主義式的；由夫妻宮可以看「家室」一項，就已經露出蛛絲馬跡來了。在從前那個時代，老爺是可以享有姨太太的，而太太卻不允許招擁

姨老爺；夫可以「出妻」，而妻卻不可「棄夫」，就是個有力的見證。

在觀念上，我們應該要通曉古今之變；知道變通，才能夠幫助我們把夫妻宮的含意看得真確。

而且，也可以幫助我們，把一些不合理的斗數賦文，加以一番修正。即使不修正古賦文，也要讓紫微斗數的真面目顯露出來，這種作法有兩個好處，一方面讓喜歡泥古的人知道，他們犯了什麼錯誤；另一方面也讓喜歡一味排古的人瞭解，他們是如何地不考慮時代背景。

這些只是引言而已，以下問題還多的是。

婚前婚後看婚姻

「夫妻宮可以評價婚姻，是嗎？」不知羅洪先心裏想問些什麼問題，竟忽然冒出這麼一句。

「是啊！」陳道漫不經心的答道。

「那麼，我這裏就有幾點疑問。」

「什麼疑問？」

❖

❖

「是這樣，」羅洪先鄭重其事地說道：「婚姻，當然是指婚後的夫妻關係，這時由夫妻宮來評價婚姻，自然可行。但問題是婚前呢？可以由夫妻宮未卜先知未來的婚姻狀態嗎？」

「問得好、不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考慮各人的祿命觀不同，結論自然見仁見智。」

「同是一種命理，會有兩種不同見解嗎？」

「那當然。如果是持宿命觀的人，當然是什麼問題都可未卜先知。如果是個重視客觀環境的人，在輸入一些客觀條件之前，他的評價是相當保留的，因此這些人預測未婚者婚姻，就不敢鐵口直斷。」

「爲什麼？」

「試想，一位待字閨中的姑娘，她將來可能嫁人，也可能不嫁人。若不嫁人的話，根本沒什麼婚姻生活可言。若嫁人的話，她會花落誰家，除了指腹爲婚尚可猜得八九不離十外，有誰能夠未卜先知她會嫁給張三或李四嗎？」

「那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我們由此推想，她嫁人的對象，則可能是張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算命做這種猜測有意義嗎？」

「沒有。」

「好，再說因所嫁對象不同，則我們應該可以瞭解，像張三、李四、王五等人，個人本身的條件絕不一致，如年齡的差距、知識層次的不同、思想觀念的互異、家庭背景的懸殊，這些條件是不是都會影響婚姻呢？」

「應該會。」

「那麼在婚前，以夫妻宮評價未來的婚姻，其準確性如何？」

羅洪先想了一下，點頭說道：「是很難評估。」

「再來，倘若不嫁人，像宮女、婢女、女奴、尼姑、道姑等人，您說她們的夫妻宮如何如何，這對她們來說有什麼意義？」

「恐怕毫無意義。這麼一說，夫妻宮是人人都有，但不見得對每個人都具有意義。」

「就是這樣，我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嗎！」陳道拿自己是個道士作比喻，好像紅鸞星遇到截路星，婚姻路上無緣。

❖

❖

「那麼，你的夫妻宮豈不是擺著好看的嗎？」

「就是嘛，誰教我選擇遁入道門呢。」

「箇中原因？」

「個人的心志是主因，再加上各種環境上的理由，說來就話長。」

「這在命理上可以看得出來嗎？」

「多少吧！」陳道說：「原則上，男婚女嫁的問題與夫妻宮有關，但像我這種出家人，尚須考量命格上的理由，這絕不是單由夫妻宮所能看出。我這輩子是打算不結婚了，所以我的夫妻宮，吉也好，凶也罷，動也行，靜也無妨，對我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的；這是心志可以決定命運的問題。」

「套句佛語說，這大概是『諸法本無，由心故有；心亦本無，因法故有』吧！你既然無心於婚姻，事實上也沒有妻室，則無論夫妻宮怎麼個吉凶動靜，根本上也就無從詮釋你會有怎樣的婚姻現象；反過來說，就有具體而顯著的意義，夫妻宮就可以論你的婚姻態度了吧。」

所以說，斗數命理是入世的、是世俗的、是食人間煙火的，像夫妻宮

就是一例。

羅洪先和陳道的對話，看似平淡無奇，但仔細思考，卻不無道理。總之，婚前以擇偶的推論為主要，婚後則以婚姻態度（或者說是夫妻心理）為研究重點。若能把這個分際明辨清楚，那麼夫妻宮能探討什麼，我們只要能把握住方向，才不至於盲目推命，虛耗時間和腦力。

男尊女卑

羅洪先所說的「婚姻態度」，在現代亦可謂之為「夫妻心理」，這是從來沒有一個斗數學者想到要去研究的問題。

「說得好，說得好。我的看法跟你不謀而合，夫妻宮不光是看配偶一個人而已，還可以看夫妻的婚姻態度，但這要配合命宮來看，才能看出雙方的態度來。」陳道隨聲附和羅洪先的意見，其實也算是肯定羅洪先的說法。

「理論上固然是這麼說，但徵之實際，我想依傳統的婚姻觀念，我們不必看星盤，猜都可以猜得出來，一般夫妻的婚姻態度是怎麼一回事。」

羅洪先將話鋒一轉，似乎又別有見地。

「我沒有實際婚姻經驗，所以我猜不出來。」

「那是道兄客氣。其實一句話，就足以形容傳統的婚姻觀。」

「哪句話？」陳道好像在明知故問。

「男尊女卑。」

「依您的意思是……」

「因這句話，而顯得夫妻的地位為天差地別。」

「男尊女卑」的觀念，說得通俗一點，便是「男人是寶，女人是草」的同義詞。這可以說是傳統中國人的文化性格，也是歷史性格；此性格是有著大男人主義的哲理在作祟。

這個哲理，基本上即如《易經》所說的「天道為乾，地道為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甚至，《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先生亦說：「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虧盈，月有圓缺。」這段說詞比《易

經》更透徹，司馬光先生的結論是「婦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辯為美也。」

不僅是古代，即使是現代，還是有人在宣揚這種思想，其中最復古的，做得最徹底的，要算命理學者。只要翻翻時下的斗數書籍，閣下將會發現，有一半以上的斗數書籍，都是在大談特談乾道、坤道、天道、地道、人道、陽道、陰道；好像不這麼談，就顯不出他所說的紫微斗數是如何地博大精深，是如何地充滿哲理。因此，談的人談得天花亂墜，看的人看得不知所云，大家變得腦筋越來越混沌。

結果，許多人對紫微斗數的知識，不但沒有進步，反而走入死胡同，很快的，就結束了研究斗數命理的生命。

實在遺憾！

目前，這種含混其詞寫斗數，及馬虎籠統學斗數的勢力，仍然很強，也很難扭轉，不容易一下子使之導入學術正途。為了使初學者能夠辨識，怎樣才算是有益而且實用的斗數知識，我在此舉一個明確的例子給大家參考。相信學習這種具體的、釋意的例子，比看那些掉弄玄虛的書幾十本還

看不懂，要有幫助得多。

《女誠》教育婦女必須曲從

斗數古籍認為，巨門是「多言強辯」的一顆星（這是顯性的個性），因此便有句賦文說「女命巨門，必傷夫（剋子）。」若依司馬光先生的標準，婦女「不以強辯為美也」，巨門星是不及格的，顯然巨門星就不是「專以柔順為德」。這一來，女命巨門豈不成了「傷夫（剋子）」的標幟嗎？

「女命巨門必傷夫」，這句話該不該相信呢？我來幫各位解釋。

蓋古代婦女所受的教育，是在訓練她們「曲從」，就像在接受軍事訓練一樣，必須一切「服從命令」。

從文字上，我們也可以會意，婦者服也，女女，持帚灑掃，服於家事侍奉人家的，都是婦女的本分。不但是古代的中國婦女，以待奉人為本分，即使東洋的日本婦女，也受到傳統中國文化的洗禮，她們表現得比中國婦女更令人感到舒服，這都是從前的事。

服侍於人者，既是婦女的本分，她們凡事就必須「曲從」。「曲從」怎麼解釋呢？它怎麼會被列為教育婦女的科目呢？這就不得不提到「曹大家」，她就是撰《漢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的那個班昭，是班固的妹妹，曹世叔的妻子。至今，臺語中稱公公叫「大官」，稱婆婆叫「大家」，就是本於「曹大家」而來的（《台灣語典》的作者連雅堂先生說：「按臺語之大官、大家，勝於中國之稱老爺、太太。禮失而求諸野，臺語之高尚典瞻，誠可矜貴。」）。

由於，班昭嫁給曹世叔，世叔不久死了；他哥哥班固著《漢書》，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未及完成，也死了。於是，漢和帝命班昭就東觀藏書閣繼續完成她哥哥的遺著。事後，漢和帝又數次召班昭入宮，並令皇后及諸貴人師事她，跟著后妃們便稱呼班昭為「曹大家」。

後來，「曹大家」板起臉孔來，撰了一部《女誠》垂範後世婦女，作為教育課本。《女誠》不過七篇，其中一誠就是「曲從」，這一誠就是告誡為人「新婦」者說：「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

班昭的意思，說得再明白不過。她的意思是，「新婦」做錯了，但「大家」說做對了，那就是對了，要從令；如果做對了，但「大家」說做錯了，那就是錯了，「新婦」更應該順從，承認自己錯了。

但是，據《紫微斗數全集》的評價，巨門星可說是強辯之宿、是非之星、曲直之曜。巨門星坐命的人，她做對的事，豈肯「曲從」認錯，她當然要辯個是非曲直，她喉嚨裏有口痰，是忍不住要咳嗽的，這種人一旦被冤枉，肯定是不吐不快的。可惜的是，古代的婦女，若是多言強辯，就會被認為不守婦道。

以巨門星的缺點而論，是有強辯的個性，但說巨門星所言、所論、所作、所為皆「非」，簡直一無是處，那也未必就是這樣。

從前的婦女，必須要遵守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在言行方面是「直不能爭，曲不能訟」，多言強辯就是不守婦道，也就是違反了婦言的美德。按《女誡》的標準，婦言是要做到「不必辯口利辭」的。然而，巨門星的外顯性格，正是有那麼一點「辯口利辭」的特色。因此女命巨門，便被安上「傷夫」的罪名，也成為「剋星」的象徵，這是很不公平

的事，也是不分青紅皂白的。

只要巨門星沒有更壞的缺點，例如口是心非，面是背非、搬弄是非、不明是非、東家長和西家短的搬弄口舌、私心自用和暗昧行事、出口傷人……，那麼巨門星肯直言無隱，即使噁哩呱啦地嘮叨幾句，也不算過分。尤其夫妻之間，有意見不妨提出來溝通，總比把話藏在心裏難受，生悶氣，要健康得多；夫妻間能夠溝通意見，才會有平等的婚姻。

說到此，使我想起了古代中國人的婚姻「恩愛觀」，我們就先來談一談這是什麼觀念。

夫妻恩愛

西洋的夫婦，有愛無恩；中國的夫婦，有恩無愛。中西文化不同，這也可以算是其中一點。

中國夫妻的關係，夫對妻是一種「恩」，妻對夫則是一種「以愛報恩」的。這種恩愛哲學的創始者是——曹大家。

兩千年來，中國的妻子，一直還在企盼丈夫之矜憐，因此悵惘、怨

恨，真是「此恨綿綿無絕期」。

這種思想流毒，迄今未除。在台灣民間，凡是看過楊麗花歌仔戲的婦女都知道，她老奶奶站在臺上演戲，總是一副曹大家模樣，開口閉口談夫妻感情時，都離不開「恩愛」兩個字，好像把觀眾當做「新婦」（《能改齋漫錄》曰：「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至今台灣人仍以此語稱媳婦）在教訓：丈夫疼惜妳，這是莫大的「恩典」啊！

曹大家的「夫妻恩愛」觀，簡直是一點婚姻情趣也沒有，純粹是由妻子一味曲從，犧牲自己來維持家庭的和諧。試看《女誠·敬慎第三》，就知道她的恩愛邏輯是怎麼演繹的。她說：

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臺語也稱丈夫為「虺」，大概是誠其羸弱吧）；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

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音義如褻瀆，即彼此相親近而輕慢）。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此段意旨是說，夫婦好合，應當終身不離。結論是很好，大前提卻有問題。

如何才能終身不離呢？就是做妻子的，要使做丈年的「不楚撻，不譴呵」，也就是要使丈夫不打不罵。

怎樣才能使丈夫不譴呵呢？就在於不侮夫。
怎樣才能不侮夫之心呢？就在於房室周旋時，不生媒黷，說句白話，

就是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同丈夫開個玩笑鬧一鬧，應該要很端莊，要不苟言笑。

怎樣才能使丈夫不忿怒呢？那便是「直也不能爭，曲也不能訟」。

最妙的就是這一句：「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易言之，夫婦是因「義」而結婚，要終身好合，就必須靠丈夫施「恩」。這種禮教真是無理可言。

若以曹大家的夫妻恩愛觀來衡量紫微斗數，簡直沒有一顆星是具有情趣的，就算是桃花星，也都會因「房室周旋，遂生媒孽」的。這種積弊，使得古來研究斗數的人，一看到女命坐桃花星，就誤以為人家「三八」，甚至還會「妨夫」、「害夫」。就以咸池星為例，《紫微斗數全集》的歌訣就說：「寅午戌兔從茅裏出，申子辰雞叫亂人倫，亥卯未鼠子當頭坐，巳酉丑躍馬南方走。」說得嚴重一點，古書便是將咸池當做一顆「亂倫」的星曜。因此有些很不道德的相士，便根據這首歌訣，對男命就說他將來會「扒灰」；扒灰者，即污辱媳婦，蓋扒行灰上則污膝，而污膝與污媳諧音。如對女命，則說她將來嫁人後還會偷漢子。真是豈有此理！

紫微斗數並非不好研究，而是研究者對賦文總是寧可生吞活剝，也不肯從瞭解古代的思想觀念著手。

古代不平等婚姻下的夫妻心理

「大體說來，我同意您的說法，夫妻的地位，的確是有點天差地別。不過這也是其來有自，自漢代班固撰《白虎通義》，在該書『嫁娶篇』說：『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女子成為這個世界的附屬品，這種觀念直到後世，仍然十分根深柢固，女子始終沒有地位，一生期望只在嫁人，否則便沒有出路；因為沒有歸宿，死後便沒有牌位，無法享受血食。」陳道侃侃而談。

「這也是女子曲從的由來。」羅洪先這句話，似在為陳道作註解。

「這只是新婦曲從於大家而已。但新婦也好，大家也好，同樣都是女流，她們還是要遵行『三從』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所以女子在既嫁之後，於觀念上，她們的信念是『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對於婚姻的態度，都是偏重於白頭偕老這種願望。」

這一白頭偕老的願望，說得不好聽，便是有待於男子養，因為大多數的女子沒有謀生能力，而男子同時又掌握住經濟實權。

「不錯，白頭偕老是女子的終身願望。但，假若嫁得好，就好；如果遇人不淑，則下場是很可悲的。」

「的確！但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比較上，男子可以多妻，女子卻要守節，不能再嫁，有首詩說『千年埋骨不埋羞』，便是對女子不守節再嫁的諷刺。況且，男子可以休妻，而女子不能離夫，所謂『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種種禮教規條，綁得婦女不得不俯首就範，屈於不平等婚姻之下。」

「看來，道兄還是個女性同情論者！」

「哪裏，哪裏。」

「你的比較，也是很客觀的。不過也有些不俯首就範的婦女，像周代的姜太公、戰國時代的蘇秦、漢代的朱買臣、唐代的杜羔等等，這些人在發達之前，老婆都嫌他們寒酸沒出息，甚至像姜太公和朱買臣的老婆，都要求離婚而去，蘇秦和杜羔就比較幸運，不過老婆也差點離婚求去。俗語

說『貧賤夫婦百事哀』，貧賤夫婦最悲哀的一件事，莫過於太太嫌丈夫窮困而下堂求去，這是在一般貧窮家庭中，夫妻的另一番心態。」

《說苑·尊賢》記載姜太公的簡歷說：「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位今河南省淇縣北）之屠佐也，棘津（渡津名，位今河南省延津縣東北）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綿綿之葛矣。」

姜太公的老婆，不知他人窮而運不窮，竟然嫌他生活如乞丐而趕走他。這樣看來，就不知道是姜太公薄命，還是他的老婆薄命。

李白有首「妾薄命」：「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

這使我們想起了一本叫做《拾遺記》（東晉王嘉撰）的志怪小說，對於姜太公和他老婆馬氏的一段姻緣，也記上了一筆，書上說：「太公望初娶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難收！』」這可能是《拾遺記》利用「覆水難收」這句成語，編個故事，勸人夫

妻不要離異吧！斗數界曾闖出一個派別，叫做透派紫薇斗數，就跟《拾遺記》那樣會編故事，將斗數星曜與《封神演義》這部神怪小說穿鑿附會，說巨門星的代表人物就是馬氏，無疑的他們在暗示巨門星的女命，婚姻不祥。這也是豈有此理的說法。

蘇秦呢？他是東周雒陽人，早年出游，游說秦王，上書十次「而說不行」。《史記》說他：「出游數歲，大困而歸。」《戰國策》說得更生動，說他：「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縻履蹢（打綁腳，穿草鞋），負書擔橐（背負書簡，肩挑行李；像個苦力，一路走回家），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紼（太太只顧紡織，不理他進門），……蘇秦嘆曰：『妻不以為我為夫。』」《史記》加油添醋的說蘇秦的「兄弟嫂妹妻妾竊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於是，蘇秦聞而慙之，繼而閉室讀書，「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之為揣摩」，終於得身佩六國相印，榮歸故里，使得他的太太「前倨後恭」，側目不敢仰視，俯伏在地。

朱買臣呢？他是西漢會稽吳人，字翁子，曾官拜丞相長史，因為與當時丞相張湯互相傾軋，而且揭發張湯的私事，張湯憤而自殺，這一事件激怒了漢武帝劉徹，接著朱買臣也被誅殺。朱買臣在發達之前，是個靠賣柴維生的窮漢，《漢書》對他的記載說：「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屢次阻止朱買臣走路念書歌）。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來朱買臣顯貴，在路上遇見故妻與後夫，把他們接到官舍，那位下堂求去的妻子受不了，覺得慚愧，終於自縊而死。

杜羔呢？他是唐朝時人，屢次應進士舉，都名落孫山，他的太太劉氏便寫了一首詩諷刺他，極盡輕視和奚落。詩說：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

❖

❖

大丈夫是不願被羞辱的；杜羔看到太太的詩，是何其難受呢！他奮發圖強，再一次報考進士，終於登第，此時劉氏又寫了一首詩給他，此番在語氣上就奉承得多了。詩說：

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在年少，今夜
醉眠何處樓？

這些人都屬於不激不發的類型，大概是命弱身強的結構，或命格上佔盡像羊陀火鈴這一類煞星吧！

陳道對羅洪先說道：「像您舉的那些例子，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但比起丈夫棄妻再娶的例子，那簡直不成比例。」

「雖然不成比例，但畢竟也是一種婚姻態樣。你說是不是？」羅洪先問道。

「不錯。」

「丈夫棄妻再娶的原因，不外是無子、色衰愛弛和後來富貴等幾種；而妻求去的理由，大概只有一項，那就是貧富貴賤的問題吧。總之，男子的心態，一般都是棄舊迎新的。」

「聽說有些女子，不願嫁給讀書人，她們認為讀書人最薄情，當他攻讀功名時，讓妻子在旁空守；一朝富貴了，他便將再娶個新人。所以有這麼一句話流傳：『蕩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你認為呢？」陳道的話幾近在挖苦人。

「哪有這回事；即使有的話，也是極少數。」

是多？是少？沒有人統計過。但古今名人中，「棄糟糠之妻」者，恐怕不是極少數。好比，多少收入住多大的房子，什麼身分配怎樣的名媛，這是人之常情吧。這看來，該是夫妻宮和事業宮的平衡問題囉！

「話說回來，夫妻不平等的原因，總結而言，約有三項，其一是由於權力關係，蓋政治上操大權和居高位者，多屬男子，這些人若是任意蓄妾棄妻，有時元配連哼都不敢哼一聲。」

若照陳道這個說法，在古代社會，於政治上操大權和居高位者，他們

❖

❖

的官祿宮以逢化權星為典型。這些人蓄妾，就某方面而言，恐怕也是在展示權力。今人事業宮逢化權星，不必比照上述說法，否則就誤會了。

「其次呢？」

「其次是由於生計關係，蓋家庭中的財產權，悉操諸於男子手中，婦女等於待參於人，既待參於人，則她的權力不得不小些。反過來說，如果是妻子掌握經濟大權，她可能成為家庭中一個權力的支配者，但這種女人，往往被視為牝雞司晨，或婦奪夫權，斗數星曜中的武曲星，可以說是屬於這一類型。斗數賦文對這種女命的污蔑，是相當不公正的。」

「其次呢？」

「其次一個原因是，由於家族觀念濃厚，一般注重治家傳統，治家須靠男人的威權，完全是父權式的權力結構，很少顧及夫婦兩人的生計。尤其，家係以男子為主，也為男子所有，男權隨之日張，女權自然萎縮，夫妻地位自然也就造成不平等。換句話說，這些都是婚姻上的不平等。以此不平等婚姻，便產生了兩種異端，一是棄妻，一是多妾。」

由此可知，納妾是不平等婚姻下的產物。

家室·納妾

「家庭既以男子為中心，難怪一些算命先生不稱夫妻宮，而稱妻妾宮。幫女人算命，就看她是妻是妾；看男人的命，就看他的家室，算他有幾個妻妾。這可不是命理的畸型發展嗎？」羅洪先說道。

「說得不錯，這種發展是畸型的。」陳道隨口贊同。

「夫妻宮的基本定義是『婚姻家室』；家室的原始含意，應是一夫一妻。斗數算命，是否也應揭櫫這種信念呢？」

「這就看個人修爲了。」

「據我所知，中國傳統命理，都發源於道家修士，這些人士也應該都是很有修爲的。他們傳授命理時，照理也會訂有一些誠條或規矩，何以後來又冒出了江湖術士這種惡名呢？」

「也不是我護短，其實不肖子孫，什麼地方都有，不光是算命這一行。您想，任何朝代都允許老爺可以討姨太太，卻不許太太另招個姨老爺。例如唐律和宋刑統，都同樣規定『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這只是

禁止男子再娶第二個『妻』，並不限制納『妾』。如果有人競相置妾，找算命的相士討教一番，那麼相士爲了保住招牌，總不能把人家訓示一場，跟著拉倒不算命吧？」

「說得也是。不過，人到無求品自高。」

「那當然，但時代潮流所趨，一些王公、貴族、高官、顯宦、鄉紳、名士、富商、大賈等輩要選妾，想從他們的妻妾宮去挑，就會找相士算命，看值不值得擲下千金買個妾玩玩。若干江湖術士爲了巴結逢迎這些貴人，也想多掙幾兩銀子，自然會下功夫去研究買妾的命理，無形之中，命理就走上這條畸型的道路。」

「納妾，在命理上看得出來嗎？」

「即使看得出來，也得先考慮當時的律令，若政府以法令禁止納妾，就算命理上有納妾的條件，而事實上也有此誘因，恐怕也沒多少人敢明目張膽地金屋藏嬌。這一點，不知羅先生您同不同意？」

「推命必須考慮時代背景，這一點我深有同感。例如依《元史·刑法志》記載：『有妻妾復娶妻妾者，笞四十七，離之；在官者解職記過，不

追聘財』。這是在一妻之外，允許再多娶一妾，超此限制，則受處罰，除鞭打四十七大板外，還強迫跟第二個妻或妾離婚，同時已下聘的財也不許追回，若違反者本人爲官員，還須加以解職或記過的處分。《明律》繼之作更硬性的規定，原則上不許納妾，一個也不行，但爲了傳宗接代的考慮，才准許『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若違犯此條，則笞四十大板。」

羅洪先所舉《明律》的規定，其實只是限制平民納妾，並非全面禁止。降至清代，納妾規定有如明律，但較放任，甚至在清高宗乾隆時代，還創立兼祧之法，「雙妻並嫡」也不爲罪。

時下有些男士算命，動輒則問：「你看我命中註定會有幾個太太？」這種問法，堪發一噱！

也不想想，太太畢竟不同於細姨，就如同妻與妾是有所分際的。妻是妻，妾是妾，兩者雖同爲女人，但身分是相當懸殊的，例如妾在古代一律不得稱夫人，甚至明清律規定，妻亡以妾爲正妻者都要問罪。習俗上，所謂「扶正」是在清末以後才通行的事（古禮，妾是可以扶正的）。

要想同時擁有兩個妻子，依中國現行法律規定，除非犯重婚罪（這個罪可處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且屬非告訴乃論），而且必須重婚的那個婚姻未被撤銷，那才能夠如願以償地擁有兩個老婆。要不然，離一個再娶一個，死一個再續一個，都是兩次婚姻，而不是二妻。

好了，二婚與二妻的微妙分際，我們已經可以分清楚了，那麼斗數賦文對左輔、右弼兩星如此肯定：「左右夫妻位，主人定二婚」，在現代來說，這等於是一種詛咒。在古代，凡居高位掌大權者，以命格上見左輔、右弼者（兩星之一，若進入夫妻宮，則命身宮可能達到另一星）較有作為，這些高官顯宦也可能藉妻妾滿堂，顯耀權勢。這些人若生在現代，即使也是個位高權重者，恐怕也沒有幾個人敢不顧輿論的勢力，來個妻妾滿堂，展示權力，否則政治生涯可能要提早結束，他們頂多是逢場作戲，偷偷摸摸一番而已。

若在一般人，夫妻宮坐左輔或右弼，或者兩星皆同到，也不見得會兩婚，這裏有位仁兄，夫妻宮坐左輔星，他今年（丁卯，一九八七）已經四十一歲了，不但沒有二妻（連細姨也沒有），也不曾有過二婚。

廉貞	戊申	擎羊 地劫	七殺 祿存 鈴星	天梁 天刑 陀羅 火星
天魁	己酉	男命丁亥年九月二日申時 一九四七年		
破軍 天喜	庚戌			
天同 權	辛亥	武曲 天府 文曲 左輔 咸池	太陽 太陰 祿	貪狼 文昌 右弼
34 - 43	壬寅	夫妻宮	命宮	命宮
癸丑	癸卯	金四局	忌科	天機 巨門 地空
甲辰	乙巳	紫微 天相 紅鸞	天梁 天刑 陀羅 火星	

他的夫妻宮和命宮，卻是「妳」左輔，「我」右弼：「妳」文曲，「我」文昌；「妳」武曲，「我」貪狼。如此一拉一唱，使他感到「妳和我最適配」、「我不想娶細姨」；不想就沒事，就不會二婚。

若照江西負子子潘希尹補輯的《紫微斗數全書》的說法，貪狼星或廉貞星是會三度做新郎的。但偏偏「左輔夫妻位，主人定二婚」、「貪狼三度做新郎」兩句話，在他身上卻都不應驗。為什麼？

記得有位已經作古的老朋友（一九八四年逝世），他的夫妻宮正是左輔、右弼同聚一堂，他到死為止，恐怕還是個「童子身」。他生前，只好古書、古樂、古畫、古玩、古董等等，是個古癖很深的人，但對女人卻一點也不感興趣，他還喜歡道學。因為不曾結婚，日子一直過得很逍遙，也因為日子太逍遙了，反感到建立妻室是項累贅。不是他討不起妻子，憑他的「人」「財」，憑他的家世，是不患無妻的，但他就是無意結婚。

這位老朋友的夫妻宮也坐左輔和右弼兩星，為什麼無二妻，也無二婚呢？我把他的命盤開在下面，給諸位研究。

其次，若以法律的眼光來看「妾」，說句不好聽的，「妾」是屬於重婚以外之性行為的對象，也就是說，她是通姦罪的共同正犯，即一般所謂的同居人。所以，「妾」的地位是很危險的，她，必須在元配的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之下，才能獲得保障。但，有誰能夠預料，元配在一次宥恕之

貪狼 忌	庚申	太陽 太陰 地劫 左輔 右弼 科 夫妻宮	武曲 天府 鈴星	戊午	天同 天鉞 火星
天機 巨門 權宮	辛酉	男命癸亥年四月十九日申時 一九三三年			破軍 天姚 紅鸞 祿 53 - 62
紫微 天相 天喜	壬戌				地空 天魁
天梁 陀羅	癸亥	文曲 祿存 天刑 咸池 七殺	擎羊 截路	身宮	廉貞 文昌
		甲子		乙丑	甲寅

這個命例，曾經拿給一位斗數高手推算。

問：「請算算婚姻家室如何？」

答：「不算，但猜猜看則可以。」

問：「那就請猜吧！」

高手一題兩猜：「他有兩個太太，或一個也沒有。」

再問：「夫妻宮不是坐左輔右弼嗎，怎會連一個太太也沒有呢？」

答道：「太太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要不然，就是他沒結婚。」

更問：「理由呢？」

答道：「猜的嘛，還有什麼理由。」

❖

後，就不會再反悔呢？如元配果真反悔，那麼依現在最新的刑事判解，「妾」恐怕就要變成「通姦者」了。

這種複雜的妻、妾、通姦者、甚至二婚關係，有哪幾個斗數學者能用命理把這些關係分得一清二楚呢？

夫妻權力分配

根據現代社會學家的看法，認為唯有屬於平等地位的夫妻，才能培養出真正的親密關係。

此一說法，係根據「低興致原則」(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 導衍出來的。原則是，夫妻之間若有一方對婚姻的興致低落，常會剝削對方的權利，亦較不在乎解除婚姻關係；有些夫妻常利用冷戰、消極抵抗、離家、出走、分居等種種方法，威脅對方，藉此獲取或維持婚姻中的主導地位。

方法使用不當，往往導致離婚。

傳統的中國夫婦，就是建立在平等婚姻關係上，配偶之間彼此只有

權力和服從關係，夫是權力的代表，妻是溫溫順順和恭恭敬敬的。至於，夫之所以能夠取得權力，妻之所以凡事曲從，以及這種權力服從關係所衍出的一些問題，我們已在前面作了若干說明了，在此可以不必重述。

雖然，傳統的婚姻觀念到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但問題是，並非人人都能夠改觀，因為仍然有不少人認為夫才是一家之主，好像夫在家庭中的地位，仍一如往昔具有完全的決定權。有時候，我們看一些小老闆的事業做得焦頭爛額，但他們夫妻宮的結構很漂亮，太太是可以分分勞，擔當一些事情，因此建議這些小老闆讓太太參與，訓練她們成為好助手，但往往得到這種回應：「查某人識得什麼事！」這是個很簡單的例子。

曾經有社會心理學家做過調查，結果發現成功的婚姻，其中有一項主要因素，那就是夫妻能夠平分做決定權，另外如意見溝通、分工合作（命宮和夫妻宮分別坐左輔星或右弼星，夫婦較能同甘共苦，彼此分工合作，這種相親相愛相幫助的情形，理論上是左輔、右弼相互吸引，形成力鍵，前面丁亥年生那個命例就是典型例子）等，一般人都能熟知的要素，當然也包括在內。換言之，夫妻能夠共同決定他們所認為的重要事項，這種有

❖

參與感的婚姻，表示雙方仍有極高的興致維持彼此的婚姻，如此婚姻生活大多比較美滿而愉快。

反之，夫妻若有一方一直擁有過多的權力，往往只會使婚姻關係日漸惡化。同時，只要有一方權力慾甚強，甚至霸道，霸道到無法讓配偶忍受，其結局如何，則不難想像，通常像離婚、分居、離家出走還算小焉者，嚴重時則有自殺的情形發生；若被壓抑之一方為女性，她們往往不忍心丟下孩子不管，在長期委屈受辱的情況下，有些人就因此患了心因性的疾病。

所謂權力，簡單的說是指影響力，甚至涵蓋支配、駕馭、統御的概念在內。權力的種類繁多，像我們剛才所提的那種「霸道」，最怕的就是「種屬於「攻擊性」(aggression)的權力，藉攻擊對方而維護自己的權力，如果僅止於言語的攻擊(冷嘲熱諷、講粗話、罵人、嚴厲批評等)還不算嚴重，若是拳打腳踢式的攻擊，那簡直是不可理喻的，這在一般下層家庭裏比較常見，而且都是男生欺侮女生。

這是一個夫妻權力分配不均，甚至是權力相差極端懸殊的例子。她生

天相	天梁	廉貞 七殺 陀羅 地劫 天魁	祿存 天馬
辛巳 命 宮	壬午	癸未	甲申
巨門	女命 年 月 日 時		
庚辰	乙酉 身 宮		
紫微 貪狼 左輔 地空 咸池	天同 忌		
己卯 夫妻 宮	丙戌		
文昌 天陰 機	天府 天鉞	太陽 祿	武曲 破軍 右弼 鈴星
戊寅 34 - 43 科	己丑	戊子	丁亥

許多斗數高手都說：「桃花星如貪狼、咸池，碰到地空星時，桃花性質會被抵制掉。」一聽這話，就知道論調不離陰陽五行生剋制化那一套。結果，這句話套在她的夫妻宮，卻失靈了。

我在本集第一冊導讀裏，對地空星說過這兩句話：

——地空星有「空亡」的意思，若針對感情而言，它屬於「孤虛」的性質。

——地空星就是一種精神苦悶，心無著落，而惶惶然、茫茫然的感覺。

地劫星和地空星在感情上所表現的性質很相類似，她對婚姻的感受，上頭那兩句話就足以形容。

於一九五〇年，目前行運在戊寅大限。

她天相坐命在巳宮，夫妻宮坐紫微、貪狼等星在卯，論架式則夫妻宮比命宮強得太多。夫妻宮的紫微星，是有著很自大的個性，此星會左輔、右弼兩星，一旦「紫微帝座得輔臣」，愈顯老大作風，喜歡登高呼風喚雨，正所謂「一呼百諾居上品」。難得的是，紫微星竟得輔弼之一加臨而另一會照，這種結構的特色，若往事業方面發展，容易得到得力的助手，而最佳助手就是配偶，有助手則做事較能得心應手；貪狼星喜逢火鈴星，也逢上了，「骨髓賦」說：「貪狼火星逢廟旺，名鎮諸邦」，而我們的看法是，「火貪格」就是能夠將個人的慾望表現出來，而且付之實踐，所以也是一種能夠開創某種命運的好格局。因此，夫妻宮的格調是命宮所難能望其項背的。

可惜的是，夫妻宮竟不幸的逢到六煞「羊陀、火鈴、空劫」！遭受六煞圍堵，就看個人以何種心態調處；六煞全彰，可為福，亦可為禍，全看以什麼心態、什麼行為來突圍，這就不得不考慮平常的素養、訓練、毅力和智慧了。

她的婚姻，可說是屬於「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姻緣」的那種類型，所以當年在兩情相悅的情形下，終於成了眷屬。

沒有一個女人不希望她的丈夫有志氣肯奮發，因此在婚後，只要是先生所樂意從事的生意，她一定極力幫忙，而且不辭辛勞，甚至替他張羅做生意的本錢；從命理上，看夫妻宮「一呼百諾居上品」的結構，將不難看出，她相信丈夫將來是會有出息的，她也以此相期許。

然而，夫妻宮也逢空劫星，先生的事業，起初就像海上航行的船舶，今天停靠東京灣，明天停泊紐約港，沒有一行是堅持到底的，因此，經常在轉業。轉業就轉業，只要先生高興，她也樂意奉陪。

最後，她先生落實在一項自由業（地空星和地劫星的特性）兼服務業（天魁星的特性）上，從此收入漸入佳境，而且使他接觸外界的層面也逐漸廣闊。不幸的是，婚姻悲劇也就出在這裏，因為「權」力與「錢」力是互相糾葛的。

夫婦兩人，誰最有權力為家庭做決定呢？

社會學家提供給我們的答案是，誰擁有較豐厚的資源，誰就擁有較多的權力，而最有價值的資源，也就是對家庭提供財物的能力。我們看目前社會上的一些鉅富，擁有第二個、第三個……不等的姨太太，但他們的配偶即使吭氣、反對，也莫可奈何，就是因為先生的「財力」在作祟。

鉅富型的人物，敢在社交場合帶著姨太太公開露面，是有所憑恃的，他們的夫人大都是不會貿然非議。但稍有一點錢的市井小民，也要仿照鉅富型的大人物，他們的元配絕對敢出來制止。差別在哪裏，這個問題就很耐人尋思。

她的情況也是這樣，在先生有能力對家庭提供較佳的財物後，她的權力逐漸萎縮，而先生的權力卻日日高張，這在戊寅大限特別明顯的表露出來。

第一，戊寅大限使本命夫妻宮的貪狼化祿，一來先生的收入增多，二來先生的感情忽然變得豐富起來，而且外溢。起初，她還能夠節制先生的感情，來個內流而不外溢。可是，防不勝防。因為先生的業務擴大後，跟著交際網也張開，同時在社會結構已有了改觀下，傳統的價值觀念起了根

本變化，個人的心態不會再像農業社會那麼守舊，法律與倫理道德很難規範兩性關係的公開化，再加上貞操觀念的淡化，先生在外結識新歡的機會相對增多。

她若不知道先生有外遇，也就罷了，偏偏有人多事，向她告密，她一查，就查出那個使她先生神魂顛倒的女人是誰來了。我們不能怪她計較，在維護家庭的幸福上，她也有一份責任，何況她曾經跟先生一起吃過苦，熬過窮日子的，豈肯讓外頭的女人平白的分一杯羹呢！

要計較，就無法忍氣吞聲，於是她向先生抗議。然而抗議無效，蓋夫妻宮的「桃花犯主」（即紫微貪狼的組合）我行我素，一方面她先生已養成了「風流」個性，是直截了當的要「花開堪折直須折」的，而另一方面「花也折了」，對方女人沒有嚐到一些甜頭利益，不肯善罷干休。

太太珍惜先生，表示她還願意為先生付出感情；而先生珍惜外面的女人，則表示先生對原來的婚姻已不再能像以前那樣，願意繼續付出全心全意的感情，也就是說，對太太的感情在逐漸縮水。

於是，出現三方面吵鬧的局面。就做丈夫的這一方面而論，做丈夫的

只要認為，自我暴露有損尊嚴和權威時，就不惜玩弄權勢，一般人以為最有效的手段是離家出走，而他採取類似的手法——「外宿」，藉此壓低太太的干涉，同時不給太太生活費，作為另一種警告和懲罰，以達維持他在家庭中主導地位的權力。這些情形，在星盤上多少也能顯示一些跡象來。

這些跡象是，本命夫妻宮的紫微星原是象徵「自尊」，但也涵蓋「自大」的個性，一旦「唯我獨尊」的個性暴露時，就不惜玩弄權勢。「太微賦」說：「紫微、天府全依輔弼之功，七殺、破軍專依（擎）羊鈴（星）之虐。」紫微星在三方宮位，永遠會照武曲星，若以紫微星所在宮位當作命宮，那麼武曲星便是居於財帛宮的位置，所以武曲星被視為「財星」就是基於這個理由。如今，武曲化權，就情勢而論，就表示先生掌握財源，而武曲星與破軍星同宮，以破軍星的現實個性，難免要出面為武曲星維護「錢勢」和「權勢」，再加同宮鈴星施虐，自然而然要採取經濟制裁的措施，來個不給生活費用，作為對她的警告和懲罰。

依「低興致原則」，在婚姻中付出較少感情的一方，往往就是擁有影響力的決定權。相對的，在一般社會情形，因女子對婚姻興致較高，比較

在乎婚姻關係，因此擁有的權力就減少。一言以蔽之，付出多少感情與擁有多少權力，恰成反比，這是一項很無情的原則。為什麼常有一些女人埋怨，她為他付出那麼多，何以得到那麼少，毛病就出在這裏。

第二，戊寅大限的命宮坐天機化忌，而且會到本命的天同化忌（在戌宮），她雖有太陰化權可擋「雙忌交攻」，但日久難免後繼無力，招架不住。在跟先生彼此拉攏權力的爭奪戰中，她終歸要失敗的。

因為，戊寅大限的夫妻宮坐太陽化祿（庚年生），更逢申宮祿存星和天馬星，形成「雙重祿馬」，照古書的說法，這有「專權」的特質，是她所無法抗衡的。在爭奪決定權一事上，她要敗下陣來，自是意料中事。

更明顯的是，在戊寅大限她受到「雙忌交攻」，一忌在大限命宮，一忌在大限財帛宮，最倒楣的是她無法擁有財物資源，就等於無法擁有權力，在家中顯不出地位來，相對的就是得不到先生的尊重。值得注意的是，此限命宮所坐的化忌是天機，這顆星重親情（紫微斗數稱天機星為兄弟主，不為無因），一旦「忌變」，總是在親情方面受打擊，並且這種人往往想一力挽回往日情面，不願變心，不願割捨破碎的感情，才會愈變愈

傷心。據我們觀察，天機星往往都是在這種打擊下，變得「心神耗弱」（介於正常人和無完全意識者之間），或完全心神喪失（不具一點意識能力）。

從命理上的微兆，以及事實上的演變，若不能及時作適當的溝通，重新調整一下夫妻權力，那麼丁卯年（一九八七）將是很難過的一年。

命理上的理由是，丁卯流年正是走到本命夫妻宮的位置，若以往惡劣的婚姻關係毫無改善，到這一年將會爆發得更嚴重。

其一是，夫妻宮原本就會照六煞星，何況對宮（酉宮，亦即戊寅大限的疾厄宮，等於受到戌宮天同忌和由寅宮會照入申宮的天機忌共同挾制）的擎羊星很具「傷害力」，可能因同宮的火星，因一件小小的事故就突然引發火爆場面，而受到身體攻擊（若是語言攻擊，則是另一種層次的損害，譬如威脅、恐嚇一類才算嚴重）。

其一是，丁卯流年是巨門化忌在辰宮（算是戊寅大限的福德宮，此宮原則上講求福、祿、壽，最怕威脅到「壽」，譬如自殺），與寅宮的大限天機化忌，正是雙忌夾攻流年命宮，這容易受到外來的攻擊，可能受到來

自家人、親人、朋友、事業夥伴等在生活中有往來關係的人影響，至於何種人以及何種影響很難一概而論，但最怕的是丈夫的影響力，因為卯宮為本命夫妻宮呀！

其一是，卯宮一來是本命夫妻宮，二來是流年命宮，從大限和流年的四化星來看，卯宮正是「雙忌夾祿」的架式，亦即大限的天機忌和流年的巨門忌，一齊威脅大限的貪狼祿，這關係到夫妻感情和自我兩種層面的問題。就卯宮貪狼化祿而論，堪稱本宮吉，斗數推演法則的「觀方十喻」認為這是「由內自強」，「十喻歌」亦說「自強才是好人家」，說句白話，他們夫妻若是彼此敬愛、相互幫助，那就是自強人家，較能抵禦外來的欺侮。卯宮受到雙忌夾，正是鄰方凶，謂之「兩鄰相侮」，「十喻歌」說：「兩鄰相侮豈為災，自伐才教大可哀」，換句白話倒過來說，若不是先生先欺侮太太無能，加以人身攻擊，讓外人學樣，家人或朋友也絕不敢欺侮他太太，這叫「自伐才教大可哀」。若依上述理由來論酉宮（身宮所在，為流年遷移宮，是雙忌夾煞的結構），那表示行動被限制，或在外遭致脅迫。豈料貪狼化祿卻遭遇同宮的地空星冲破，這種「祿逢冲破」，就是

「自伐」的現象。由此可見，本命在丁卯年需要承受的壓力和打擊有多重！她在這一年，要想保護「自我尊嚴」也就太難了。

至於事實將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必加以揣測。也就是說，他們夫妻是否大打出手，是否先生虐待太太而外人也加以欺侮，先生控制太太的財源而是否外人也只針對她索討債務、會錢……等一切討帳逼債壓迫她；……等等這些涉及家庭隱私的情形，我們是無法知道的。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此夫妻若不在法律上離婚，至少在感情上和精神上已經是離婚了。

總之，影響夫妻權力分配的因素有幾種，例如感情的投入多少，及夫妻的教育程度、職業收入、職業地位、年齡差距、家庭背景、社會關係等等都是。能平分權力的夫妻，才能有成功的婚姻，否則權力慾過度膨脹，婚姻失敗率就偏高，夫妻壓根兒不會有親密的感情。

四、婚姻調適

婚姻的成敗要素

一九六〇年，有個美國社會學家，叫做蒲濟斯(E. W. Burgess)，他同時也是個婚姻調適測量的研究權威，寫了一本叫《家庭》(The Family)的書，書中認為構成成功的婚姻計有九個要素：

- 一、夫妻感情融洽。
- 二、生育子女。

- 三、夫養家。
- 四、妻持家。
- 五、家庭收支平衡。
- 六、態度民主。
- 七、社會參與。
- 八、獲得社會贊揚。
- 九、一夫一妻。

這幾項要素看來一點都不苛刻。不過，如果再請一位社會學家另開一張清單，恐怕所擬出來的婚姻成功要素，要再增加幾項或刪掉幾項。換句話說，成功的婚姻，所需具備的要素應該很多。

相對的，有成功的婚姻，也就有失敗的婚姻。婚姻失敗的要素，也就是與成功的要素背道而馳。

比方，一個桃花星坐命富有感性的妻子，碰上一個紫微星和天刑星坐命既嚴肅又呆板的丈夫，可能一點情趣也沒有，如妻子百般撒嬌卻被丈夫

當做是胡鬧，不夠莊重，像這種感情如何融洽呢？

又如一個子女宮擁有所有吉星的人，非常喜愛子女，偏偏碰到一個沒有生殖能力的對象，這教人如何是好；這種人雖然可以領養別人的孩子，但如果偏愛養個親生的子女，這實在就教人頭痛。

再如碰到一個像「馬落空亡」（天馬星逢地空、地劫或截路星等是）的丈夫，只想閒蕩而不願幹事，教他如何養家呢。

婚姻失敗的要素也是舉例不盡的，有的人只犯一項婚姻失敗要素，就鬧得「婚姻解體」（marital disintegration，是婚姻失調所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婚姻調適絕望之下，除解散婚姻外，沒有更好的選擇可走），有的人即使犯了幾項失敗因素，卻也依然是同生活在一個屋檐下的夫妻。所以，同樣的婚姻違規，卻不一定有相同的下場。同理，一樣的夫妻宮結構，也不見得有相同的婚姻結果。

研究斗數夫妻宮，我們的理想是，在作婚姻命理諮詢時，要能幫助人家將成功的因素發掘出來。而我們所關心的是失敗的婚姻，因為婚姻失敗的這些人，才感到需要算命，需要在婚姻關係上作調適。因此，一般夫妻

有哪些事實會造成婚姻不美滿，以及如何彌補缺陷，都需要我們學斗數的人，跳出斗數知識的範圍，在現實生活上多作觀察，在其他學術領域上多吸收知識，正因為有許多婚姻問題，不是光憑紫微斗數就能解決的。

婚姻關係的類型

一九六五年，有兩個美國社會學家，一個叫古柏（John Cuber），一個叫哈瑞弗（Peggy Harroff），他們兩人訪問了四三七名在美國社會屬中上階層的男女，研究他們的婚姻在各種生活層面的表現情形，之後共同寫了一本叫《重要的美國人：富裕者的性行為研究》（The Significant Americans: A study of Sexual Behavior among The Affluent），從書名看來，內容應該是很「特別的」。

特別的是，兩位專家在書中說明了五種婚姻關係的特性，它們是衝突性的、無生氣的、消極同趣味的、有生命的、全盤的婚姻關係。內容如何呢？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蔡文輝教授，他的《社會學》說：

這五類型代表五種不同種類的婚姻調適，而非婚姻的幸福程度。他們指出，上述任何一種關係下的夫妻都可能滿足或不滿足其婚姻關係。

1. 衝突成性的婚姻（conflict-habituated marriage）：夫妻在這種婚姻關係下習慣於爭吵、苛責，老是舊事重提，老是認為彼此不相配，並認為這生活中的緊張氣氛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不過，這種關係並不一定會走上離婚的路，因為有時它正好滿足彼此心理上的需要。俗語上說的：「吵吵鬧鬧一輩子」的夫妻就是這一類。

2. 無生氣的婚姻（devitalized marriage）：在這種關係裏，夫妻之間已沒有新鮮感、趣味或親密的意義。雖然以往可能有過一段好日子，現在則很少在一起，更少性關係，也不再共享許多活動。他們在一起只是職責，而非感情，婚姻只是某種功利目的而已。

3. 消極同趣味的婚姻 (passive-congenial marriage)：在這種關係裏，夫妻彼此沒有什麼大衝突，也少有親密關係，也不期待婚姻應有親密感情。他們的結合是功利性的。例如，爲了經濟上的保證或事業上的升遷發達而結婚的。

4. 有生命的婚姻 (vital marriage)：在有生命的婚姻裏，夫妻非常重視並同享彼此的相聚並分擔一切喜怒哀樂。夫妻們在一起做事時會有一種共享的興奮和喜悅。雖然偶爾會有衝突，但他們總會想出辦法來解決，彼此溝通，使緊張的局面在有生命的婚姻裏不會長久。

5. 全盤性的婚姻 (total marriage)：全盤性婚姻關係也像有生命的婚姻一樣，但卻包括更多的層面。在某些情況裏，他們的生命中所有的重要事件都彼此分享。他們可能同享共有的事業、朋友、休閒活動、以及家庭生活，非常重視感情，一切都以兩人爲一體的角度出發。

這五種不同型態的婚姻關係，各有各的特色，兩位專家並不暗示哪一種型態的婚姻關係是最好的，哪一種是最差的。就看夫妻彼此如何適應，只要他們感到愉快和滿足，就是一種最好的婚姻關係。

譬如有些算命先生，看到人家命宮或夫妻宮坐巨門星，就說人家夫妻經常吵鬧，把「吵吵鬧鬧」當做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看待。殊不知，這是屬於「衝突成性的婚姻」，學者專家都不以爲這有什麼大不了，而我們的算命先生卻大驚小怪，甚至小題大做，非把巨門星形容成「吵架鬧事的鬥雞」不可。

其實，衝突性的婚姻有時也有它的好處，而且好處多多。專家們認爲：

一、衝突算是一種「不平之鳴」，藉吵鬧可以將平日所積鬱的不滿情緒發洩出來，積鬱的情緒一旦公開發洩，心裏就舒暢一些，對於身心所受的壓力，感到如釋重負，並可消除夫妻的敵對感。曾經有個「恰北北」的女人，嫁給一位斯文文的先生，她平素就「吃定他了」，而且喜歡吵，但他卻不願意陪著鬧，因此缺乏溝通的管道。有一次，她越軌了，結果被

先生撞見，在當時他罵不出口，也打不出手，竟因此悶出病來。事後，經過團體心理治療，有學員建議他，回去狠狠地把太太罵一頓，甚至應該打她，在旁指導的心理治療醫生也認為這可行。在一番演練打罵之後，他回去果然照樣實行，一巴掌打下去，接著再一巴掌，竟把太太打醒了，打得她緊抱先生痛哭流涕，不但使她悔恨自己過去的不是，還使她感覺到自己的先生原來也是個大丈夫。從此，她對先生逐漸服服帖帖；而他心理上的挫折感，也消釋了許多，並恢復了健康。原來，天下也有這種「欠揍」的女人，若不打她，就顯不出愛情來（我們無意鼓勵亂打太太）！

二、由前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瞭解，衝突也可以舒解心中的憤恨，就像可以消除身心的緊張一樣，這不但可以拉近夫妻之間的疏離（alienation），還多少可以改善不美滿的性行為。

三、俗語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難念也得念，若夫妻沒有衝突，自然無法大家當著面，用話把問題的癥結吵清楚，況且爭論的時候，正是給彼此一個反省的機會。例如有一對老夫婦，先先一向好賭，從年輕的時候賭到戴老花眼鏡還要賭，從三棟樓房賭到只剩一棟，從市區賭到郊

外，從住四層樓賭到只能住三層樓、二層樓。總之，嗜賭就是改不了。老婆怎麼好言相勸，他也不聽，她氣不過只好大吵特吵。後來吵出一個結論來，決定要改買一間「路冲」的房屋，若是老先生再沈迷於賭的話，因「路冲厝」不容易賣出去，就無法償還老先生的賭債，老皮就會被剝掉。這一爭吵，果然奏效，終於決定住「路冲厝」，住下後，老先生從此收斂了，他們也已將近十年不再搬過家。衝突，有時真可以幫助夫婦認清問題的癥結，甚至妥當的解決難題。

四、有道是「愛之深，責之切」，只要不是「相罵無好口」，夫妻能夠拿出感情來吵，拿出理性來吵，拿出關懷來吵，大概可以算是真情流露吧！大家把是是非非、對對錯錯吵個明白，何嘗不能增加相互瞭解呢。

五、若是飯冷了，炒了就會熱起來。有時候，夫婦過慣了那一副面孔，實在也太呆板、太冷淡了，若是大家吵一吵，把以往那段溫馨甜蜜的情懷吵出來，據說，可以使夫妻回復美好的關係。

這是淺釋並演繹婚姻專家的見解，並不是我們想慫恿人家夫婦吵嘴。畢竟衝突的好處，也有個極限，若超過界線，像傷害性的語言或打擊性的

動作出籠，那麼婚姻關係可能會更惡化。

由此看來，巨門星的婚姻未必就不幸福，可能比誰都感到幸福美滿哩！

在社會上，我們實在很難找出，有哪兩對夫婦的婚姻關係是一模一樣的。而且，個人所喜歡的生活方式也不盡相同，所以根本也無所謂哪一種婚姻關係，才算是模範婚姻。如能瞭解這一點差別，再來探討婚姻調適的命理問題，就較能夠把握住適性適情的調適原則，才不至於亂調一通。

研究夫妻宮的最終目的——婚姻調適

所謂「婚姻調適」(marital adjustment)，據社會學家朱岑樓先生說：「調適可以扼要解釋為一種過程，個人在此過程中求得各方面（生理的、心理的和社會的）需要之滿足。」

這個定義是很抽象的，因此朱先生進一步解釋說：

婚姻調適是相當新穎的一個名詞，在往昔農業社會，農村生

活即是家庭生活，婚姻應與農業組織相吻合，乃理所當然。適合於農村的父權家庭，立基於血統關係之上，夫婦關係乃其附庸。婚姻不得危害大家庭之團結與福利，調適與否，無足輕重。現代婚姻所重視的夫妻性滿足、休閒活動、情投意合、人格發展等，當時是概不知情的，因為這些觀念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村生活風馬牛不相及。至本世紀之初，家庭制度在工業化、都市化、技術學、個人主義、民主思想等因素的衝擊下，父權家庭趨於沒落，而傾向布爾(R.Hill)所謂之「以個人為中心的民主家庭。」

在農業社會時代，婚姻「調適與否，無足輕重」，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就改觀了。斗數的婚姻觀，也應該與時俱進，這是我們的看法。

朱先生又說：

以往賴以維繫家庭團結與婚姻穩固的各種信仰和價值，喪失

殆盡。依據古舊觀念，結婚乃是個人為社會及家庭所應負之責任，生育子女則為應盡之義務。現今西方社會在觀念上有很大的改變，結婚完全為了個人，其主要目的是：（1）雙方人格之充實，（2）情緒需要之滿足，（3）全面幸福之獲得。舊式家庭所加給婚姻的責任和義務，全擱置一旁，連子女之生育與否，亦依夫妻之共同意願而行。時來運轉，十八、十九兩世紀不知為何物的婚姻調適，至二十世紀初卻成為大多數家庭婚姻研究的注意焦點。

婚姻調適與婚姻成功（marital success）有時候視為同義，然二者有其區別。

這已經把婚姻調適的目的，重點式的提示出來了，為了夫婦「雙方人格之充實」、「情緒需要之滿足」、「全面幸福之獲得」。

婚姻調適，雖然是因西方社會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新觀念，但我們相信，在東方社會裏也有其需要。除非有哪種人，願意讓婚姻關係因失調而

解體，要不然誰都想獲得全面幸福的婚姻生活。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以斗數命理探討婚姻關係，也同樣需要輸入婚姻調適這種新觀念。

我在這裏提供一個命例，給大家研究一下。

造成離婚衝動的原因

本來探討婚姻調適這種問題，是需要共同研究夫妻兩個人的命例，我在此僅舉一個命例，誠然遺憾，但我所舉的例子，是很具代表性的，這在普通一般夫婦，經常都會有類似的情形發生，並非什麼特例，所以有那麼一個命例，也就足夠我們瞧了。

這是一個女命，生於一九六〇年（庚子）。她結婚得早，在己卯大限就結婚了，那是高中畢業二年後的事。

直到一九八六年（丙寅），她二十七歲時，卻後悔早婚，同時激起了離婚的衝動。她心理上的主要感受是，覺得夫妻的感情生活，已形同槁木死灰，與其再勉強維持體面的結合，不如分道揚鑣，各自獨立生活，這對雙方而言，都可能會過得比目前更自由自在。

貪狼 存地 空	甲申	太陽 太陰 科祿	癸未	武曲 天府 天姚 權	壬午	天同 忌	辛巳
天機 巨門	乙酉	女命 年月日時	金四局			破軍	庚辰
紫微 天相	丙戌					命宮	己卯
天梁	丁亥	七殺	戊子	廉貞 天刑 地劫 馬	己丑	夫妻宮 24-33	戊寅

婚姻不協調，不是先生一個人的事，也不是太太一個人的事，是兩個人的事。既是兩個人的事，在面臨婚姻失敗時，為什麼兩個人不面對面把癥結提出來解決呢？可見婚姻調適是很需要夫妻坦誠溝通，不能做到這一點，光算命也沒有用。

一根繩子之所以會斷絕，事前必然會出現裂痕。這個婚姻上的裂痕，以命理來說，就是徵兆。

詳細推考她的命盤，確實有那麼幾點徵兆顯現出來。

其中一個主要徵兆，就出在寅宮，因為丙寅流年的命宮在寅，巧的是，這是本命的夫妻宮，而坐落的主星廉貞，在丙寅年也剛好化忌，照古書的說法：「廉貞清白能相守」，如今廉貞化忌，那麼夫妻能不能再「相守」，就值得考驗了。所以，問題可能就出在這裏。

別以為夫妻宮逢化忌星，就表示夫妻一定離婚，命理是不能這樣推論的，否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既然我們將裂痕視為徵兆，這個徵兆也必然是有原因的，只是遠因或近因的差別而已。

我們通常都將「化忌」，當做是命理上的某種「告誡」，警別人知所「忌禪」；化忌星落在什麼宮位，有時則表示該宮位所職掌的事體，可能在某方面出紕漏，我們應生戒慎之心，並加以防範，所謂「避凶」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來看，到底是基於什麼原因激起她離婚的衝動。這個原

因，可分為遠因和近因二項來說。

一、先說遠因

從命盤來看，她目前是行戊寅大限（二十四歲到三十三歲），也就是行本命夫妻宮的運。寅宮宮干為戊，所引動的四化星，比較重要的有申宮的貪狼化祿和酉宮的天機化忌，此貪狼祿和天機忌，對她的婚姻而論，俱為不利因素。

戊寅大限，貪狼化祿是個離婚衝動的遠因，也是個陷阱，而且是「請君入甕」的陷阱。

由於，申宮居於寅宮夫妻宮的對方，不但已有祿存星散發出金錢的誘惑力，如今再加上貪狼化祿，金錢誘惑的氣勢更強。原因是，她先生本是個做房屋銷售企劃案的專業人員，曾為一些業主做了幾場銷售良好的案子，看人家在這個地段投資蓋房子，也賺入很多銀子，在那個地段投資蓋房子，也撈進不少鈔票，這種誘惑，逗得他心裏癢癢的。

於是，他在心裏自問，為什麼我不會將業主的銷售廣告包下來自己做

呢？與其替公司賺錢，不如為自己的利益多作打算；如此一想，他真的躍躍欲試，想淌個渾水，看能否跟別人一樣，也摸條大魚。

他既然有這個心，也就很殷勤地跟業主頻頻接觸，甚至接洽承做銷售廣告。想不到，竟然有幾個業主答應將廣告企劃案包給他做。於是，在資金短絀的情況下，他竟敢大膽的放手一搏，所憑恃的理由很簡單，那些經過他籌劃的案子每場都賺錢，絕不會輪到他自己接手承銷時，就活該倒楣賠錢。

果然，在甲子年（一九八四），最初接下的幾場案子，著實讓他小賺一番。他以為，從此以後手氣會更順，不久的將來，他也可以自己搞建築了。

想做大生意的人，不能不在外觀上弄得體面些，例如騎機車和開轎車做生意，層次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賺了一兩場後，他便打算買轎車，而且決定開國外進口名牌轎車，這在價錢上雖然貴點，但可以分期付款，牽了車子後，他顯得更風光，更有派頭，以前盡接小案子，現在要接更大一點的案子了。

可是，甲子年雖然廉貞化祿（在寅宮）不錯，但廉貞星同時也是受到雙忌挾制的，一是甲年太陽化忌從未宮會照進丑宮，一是戊運天機化忌由酉宮會照入卯宮，雙化忌一挾化祿，顯得險境叢生，在慢慢等待機會侵蝕他的錢財，要讓他由盈轉虧。果真在甲子年底，機會來了，他接的案子開始虧損了。

而且是一而再的虧損，所以到了乙丑年（一九八五），太陽化忌交差，太陰接棒化忌（在未宮），更可憎的是廉貞化祿在乙丑年消失了，這一來讓他虧得受不了。反觀申宮，貪狼星雖也遭遇到雙忌挾制，但貪狼星在戊運化祿，又有祿存這顆「財星爺」在旁護衛，業主是可以撐得住，房子可以慢慢賣出去，本錢將來還是可以回收，甚至還能賺錢（貪狼化祿之功也）。

從星盤上仔細看，寅宮和申宮有一項很明顯的對比，那就是比誰的資金雄厚，相信這一比照，逃不過讀者的眼光，蓋申宮正是「自強才是好人家」的氣勢。所以在戊寅運的乙丑年，酉宮的天機星是化忌兼化祿，未宮是太陽化祿（生年干庚）兼太陰化忌，而寅、申兩宮同樣受到雙祿拱扶和

雙忌挾制下（申宮受拱扶和挾制之力較寅宮為重），但業主和他，誰的資金充足，誰有反敗為勝的機會，即使我不明說，相信大家也能體會。

失敗的人，總有他失敗的真正理由，但有一些人總是喜歡找藉口，甚至於將失敗歸之於「歹運」、「風水地理不佳」、「名字招忌」等等。他也不例外。終於，挨到乙丑年秋季，他已經支撐不下去了，即使招了個地理師修改接待中心的門面，辦公桌椅搬到上上吉方，也無補於事，仍然無法起死回生，銷售契約的時限一到，還是無法多賣個一戶半戶。因此，將轎車當了，每月十八分的高利貸照借，依然周轉不過來，甚至鋼琴也賣了，電話機也賣了；消費貸款也辦了，信用融資也辦了，他使盡一切方法和力氣，就是無法扭轉乾坤。

二、再談近因

他在乙丑年冬季，收拾殘局後，趕緊再轉入一家私人公司服務，才稍稍穩定了生活。但仍然入不敷出，因為過去陷得太深，不是往後一兩年內，個人薪資所得所能完全彌補的。若依社會學家蒲濟斯所定的成功的婚

姻要素，他必然要違反「夫養家」、「妻持家」、「家庭收支平衡」這三項要素。

他做企劃案，也算是個能手，一進入新公司後，很受器重，所以他的工作做得相當繁瑣，其實這是幹企劃這一行的特色。他拚命的為公司工作，拚命的忘了他還有一個家也需要照顧。

公司的業務，使他忙得像一匹野馬，到處奔跑。他馬不停蹄的從早忙到晚，看似「無事忙」（這是「馬落空亡」的特色），其實勞心費思慮的企劃工作，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他的工作，本來就是零零碎碎、點點滴滴，一下子要到這個工地去蒐集市場資料，一下子要到那個工地去打聽行情，即使到了下班後，還要跟這個吃飯，跟那個應酬，經常要忙到夜間，至凌晨一兩點還無法回家，是司空見慣，有時連太太都不知道他人留落何處。跟工作周旋，時間還好控制，最怕就是跟人應酬，一蘑菇、一閒聊就不知天昏地暗，不但晚歸使太太不能諒解，隔天要起床也得翻滾幾番，伸個懶腰，才能打起精神上班。

丙寅（一九八六），寅宮廉貞化忌，顯得他有點咎由自取，但丙年也

使天同化祿，與午宮的太陽祿共同輔佐午宮的武曲星和天府星，在公司答應給予紅利獎金的利誘下，他工作得更賣力，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換句話說，寅宮是夫妻宮的本宮，午宮是夫妻宮的事業宮，從甲子到丙寅年，寅、午兩宮的變化，可以看出他在事業和婚姻兩方面的消長，事業是先危後安，婚姻是先安後危。一言以蔽之，夫妻感情由親熱而趨冷淡。

我們知道，文案工作不僅需要充實的資料，同時更需要靈感，特別是交稿定案迫在眉睫時，晚上還得加夜班，三更半夜突然有個新構想，爬起來塗一兩筆那是免不了的事。爲了這一層顧慮，他們夫妻自生有小孩後，便自動分房，他睡書房，一來避免小孩子哭鬧，吵得他心神不寧；二來夜間用燈，也不會刺激妻子和小孩的眼睛，弄得她們睡不著；三來在書房工作累了，馬上可以躺下睡覺。分房而睡，看來一舉數得，但無形之中，將太太給冷落了。

在甲子、乙丑兩年，他自接房屋銷售廣告案子那段時間，因為夫妻在一起工作，感情還是親親暱暱。但到了丙寅年就不同了，各人找各人的工

❖

作，大家分頭去忙，忙得彼此都無暇聚首、聚餐、聚談，只能在電話中偶爾聊個幾句，交代一下自己現在人在何處，在幹些什麼事而已。偶爾，先生還會告訴太太這樣的話：「我現在要去某某地方應酬，那個地方不適合帶太太同去，今晚會很晚才回家。」這種話聽來是很坦然，但何必說得那麼刺耳呢！太太即使度量再好，在當時那種夫妻難得聚會的情況下，心理難免感覺不是滋味。

她爲了還清先生的債務，不怕勞苦，身兼數職。除了在某大機構的分公司當二級主管外，她還兼差會計的工作。爲了維持家計，勞累倒無所謂，最苦的莫過於，回到家裏看不到先生的影子，沒有對象談心，吐訴一下白天的工作感受，或者聊聊一些人事趣談。久而久之，工作的壓力，成爲內心的壓力；工作的挫折，成爲內心的挫折，日積月累，心裏愈來愈抑鬱。

在外人看來，他們夫妻簡直是「相敬如賓」，其實骨子裏，可能是「相敬如冰」。因爲他們彼此，心裏的不滿，藏起來不說，說出來的盡是客氣話，很禮貌的話，誰都不瞭解對方的心裏正想些什麼。譬如她經常這

樣想：婚姻生活的意義何在呢？繼而是如此自問：

「一個人獨立工作，不是也可以養活自己嗎？幹嘛非倚靠先生不可呢？」

「目前這種婚姻關係，跟單身生活有什麼兩樣？有丈夫跟沒丈夫到底有什麼差別？」

自問的結果，念頭自然浮起「離婚」的答案，這是多麼危險的訊號！但她先生始終無法察覺，因爲他們不會衝突，太相敬如賓了。

她每當心情低落時，就有一股衝動，想要離婚。一些瞭解他們夫妻狀況的朋友，有人替她埋怨，只差說一句「離婚好了」；也有人委婉勸導她，盡力改善夫妻的生活方式。人各一詞，幾乎沒有兩個人的意見是相同的，只有靠她自己拿出主意來。所幸，丙寅年是艱辛而安然地度過了婚姻危機。

就命理而論，在她三十三歲以前，大限仍然在本命夫妻宮，此運造成天機化忌照進卯宮，與巳宮的天同化忌，一起威脅本命宮的破軍星。這一雙忌夾本命的結構，至少可作兩種解釋：其一是，因婚姻關係所引起的外

❖

來壓力，譬如她先生對外的一切債務，都是由她一人承擔起來處理，包括付利息、寄錢回夫家、小孩的托管費用等，她先生等於交出薪水後，就一切不管，當然還有一些人情世事也都由她一手包辦。其一是，因她先生個人方面的問題所帶來的困擾，這是行運夫妻宮的關係，在感情上已有了某種程度的隔閡，她沒有辦法跟先生作適當的溝通，而她最感不滿的地方，就是先生對家庭太不負責任，可說是已到了「婚姻失調」(marital maladjustment)的地步。

命理歸命理，如果命理不顧實際的話，那麼命理將是呆板而僵硬的死東西，一點用處也沒有。要憑藉命理來解決問題，還是需要掌握一些如生活事實那樣的基本資料，以他們的婚姻為例，概括的說，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關於他們夫婦兩人在心理上、生理上和社會上等三方面的基本資料。

調適「無生氣的婚姻」

他們的婚姻，可以說是屬於「無生氣的婚姻」那種類型。各位不妨把前面所說的「無生氣的婚姻」那段解釋，再讀一次，大概就可以體會，他

們夫妻正是在過這種婚姻生活。

我把他們夫妻的部分真實情況，歸納成幾個要點，供大家作婚姻調適的命理研究。實況如下：

一、她和先生，彼此仍有很強的「親和力」(affinity)。她的夫妻宮坐廉貞星，而先生偏巧是甲午年生：她先生的夫妻宮坐太陽星（在午宮），而她正是庚子年生，這一點在命理上可以作為「親和力」的研究。先生除了晚歸以外，與太太見面時，仍像以往那樣表現體貼，嚴格的說，是有點「敬而遠之」。而太太這方面，時時不忘舊情綿綿，是很希望再回復到當初戀愛時那種親暱的感情。雙方不會爭吵，問題的癥結出在哪裏，彼此並不很明白，大家都把情緒隱藏起來，表現出對對方很尊重，而形成冷戰。

二、經濟壓力無法及時解決，太太得拚命工作，造成身心疲憊，而又得不到先生當面的鼓舞和安慰，她的心理愈來愈不平衡，好像家庭的重擔全落在她身上，迫得喘不過氣來。由於他們目前的債務尚未還清，每月須攤還給銀行本金和利息，否則她的薪水會被銀行查封，那是很沒面子的

事，以及每月須繳房租費用和付給孩子保母的托管費用，再加上今年（一九八七，丁卯）夫家還要求每個月多少寄點錢回去，真是終年辛苦而所得無幾，生活情況相當拮据，概然可見。她最盼望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但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實現？在今年，她曾積極地在找一間較便宜的房子，準備籌錢買下，這也只能張羅自備款而已，然後每月須付貸款的錢就可由房租費用抵充。無奈，她先生若不是在行動上無法積極地跟她配合，就是在看過房子之後，便打算多花點錢裝潢書房、佈置客廳等等，搞得她心灰意冷。最灰心的事，就是她拚命工作，卻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做其他生活享受和休閒活動，她覺得自己就像一部機器，生活毫無樂趣。

三、他們家裏從不開火，三餐都是在外面隨便吃吃，但不是一同進餐，而是各人找各人的飲食店。這雖然對上班的夫婦而言很方便，但並不經濟，而且也造成一種不良後果，那就是回家無飯可吃，有誰想到要在固定時間回家充實肚子呢！既然不在一起用餐，連共賞一場電影，一起散步聊天等，都變成是奢望的事。彼此聚少離多，終日在外頭流浪，家中不開火是個最主要的原因。但已積重難返，他們都還沒有想到要從這方面著

手，來改善生活方式。

四、他們夫妻在餐桌上說說話的機會，既然完全沒有，加之先生回家時，太太已睡著了；而太太出門上班去了，先生可能還在睡懶覺，這哪裏能夠使他們有機會溝通呢。連溝通的機會都沒了，還能有充裕的時間為生活作各種有意義的調適嗎？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況且夫妻分床而睡，這又如何能增進感情呢？恐怕大家只有愈來愈生疏，倒不覺得他們彼此是夫妻，很像是同住在一旅社而睡在不同房間的客人一樣，可以你我秋毫無犯。對於夫妻不想過問對方有何生活需要，而能夠維持長期相安無事，那麼這種心理和生理的微妙關係就很難描述。

五、他只為公司工作，而從不想為家庭多做些事。他幾乎是什麼大小家事都不管，小至送小孩到保母家或接回來，大至應付債務，他也很少去擔心或分勞。而她身兼數職，有時分身乏術，請先生代勞一下，他不是做得馬虎草率，就是根本不做。因此公私兩忙把她累了個半死，她是事情做得愈多，心裏埋怨也愈多，而且休閒活動少，無法調劑身心，積鬱將會更深。

❖

六、自丙寅年始，夫妻一起公開參與社交活動的機會，少之又少，給人的觀瞻大不如前，以往是同進同出，現在卻是獨來獨往，他們各自發展交際圈。每當朋友問起「您的另一半呢」，夫妻各說一詞，若把兩方面的話合起來聽，真不知道他們在追尋什麼樣的生活。

七、先生厭惡小孩吵鬧，因此很少接近孩子，甚至孩子吵就罵、哭就打，而媽媽卻很重視「愛的教育」，老是看不慣，但因為她瞭解先生有點神經衰弱，受不了小孩子的活潑好動，搞得她不知如何是好，讓孩子遠離爸爸嘛，感到有點缺乏天倫之樂；讓孩子親近爸爸嘛，孩子總是要被爸爸喝走。

以上所述只是幾項實況而已，當然不止於此。不過，光是這幾項也夠我們研究了。至於什麼才是調適的好辦法，就靠諸位努力去思考，辦法愈多愈好，但唯一要顧慮的是，實際辦法能否配合命理的問題。

總之，能夠從斗數命理的瞭解而提出婚姻調適的辦法來，那表示我們對夫妻宮的研究（其實涉及的宮位不只夫妻宮一宮）已有革命性的突破，比傳統命理只會作「鐵口直斷」，在思想和方法上的進步，那真是一步千

里。

❖

事業宮（官祿宮）

一、關心您的生計安排

成家・立業

「夫妻宮的對宮，便是官祿宮，而官祿宮的設置，是否本於『女子主內，男子治外』的思想觀念？」羅洪先問道。

「是的。古時候稱妻子爲內助，以其能負責處理內務；要瞭解官祿宮的含意，就必須先認識夫妻宮的內涵是什麼。夫妻宮的古稱爲妻妾宮，這裏就有一點考究。」陳道答道。

「考究什麼呢？」

「是這樣啦，古代卿大夫的妻子稱爲內子，如今一般人稱妻子，也跟著叫內子。繼內子一詞，後又改稱爲內人，內人泛指妻妾，據《周禮·天官·官正》注疏：『外人謂男子，內人謂婦女。』『內』即有妻妾的意思，如《左傳·僖十七年》說：『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此『內嬖』即姬妾，同時《左傳》中也有『內實』一詞，謂家中妻妾和寶物。由此可見，妻妾宮的古義，即代表內助的宮位，其名稱純係站在以男子爲中心的立場而取得。我們現在稱夫妻宮，正意味著可藉此宮位，由夫看妻和從妻看夫，但它的原始含意——內助，卻不容抹煞。」

「我明白你的意思。內、外係相對之稱，男、女也是相對之稱，既然女主內而男主外，那麼設定夫妻宮之後，對宮便設置官祿宮是嗎？」

「確是如此意。古書說：『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以此觀念作分野，則妻妾宮可以看女事，而官祿宮自然就是看男事。」

女事又謂之女功、女紅，屬婦女四德之一，指女子所應做的工作，如紡織、針繡、縫紉等事，都屬於女子的份內工作。《禮記·內則》說：「執麻紕（怠音喜，即不結子的大麻，花雌雄異株，雄的花叫怠，也叫牡

麻；花的顏色白而帶微青，極為細碎，其莖皮纖維可以織夏布），治絲繭，織紉組訓，學女事，以供衣服。」這是女子於嫁人之前，在自己家裏所受的教育；嫁夫之後，則可以此手藝幫助丈夫，在生計上增加家庭收入，類似現代婦女的職業教育。

男事意指成年男子所應擔任的事情，如古代男子成年後，要接受田地、承擔征稅與勞役等，都是男子的份內工作。

這種男耕女織，夫妻合作，含有共同維持家計的意思。

「《禮記·內則》說：『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意思是說，男子必須先成家，然後立業。立業即志在養家，在農業社會，一般男子的就業機會較少，大部分靠耕種，照《說文解字》的解釋：『男，丈夫也。』田力，言男子力於田。』那麼，以官祿宮看男事，就是在推算男子應該怎樣謀生的。」

「不錯，官祿宮的作用，就是在推論如何謀生。從夫妻宮和官祿宮的配對關係來講，正表示夫妻必須同心協力，同甘共苦，亦即夫妻有難同當和有福同享，才會有親密的感情。」

陳道，修道人就是修道人，時時不忘說教，竟把夫妻宮和官祿宮一起看成是齊家的道理。女主內而男主外，其真正意義是夫妻分工合作，共同維持家庭經濟；若依婚姻動機的理论來解釋，夫妻宮代表感情的動機，官祿宮代表經濟的動機，正是愛情和麵包的問題，兩者可以相輔相成。

從官祿宮推論謀生之道的原則

「討生活，營求生計，就是謀生；但各人的謀生之道，畢竟不相同，並非務農一途而已。這如何由官祿宮去推算呢？」羅洪先問道。

「司馬遷先生的《史記·貨殖列傳》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我們可以根據這項原則去推論官祿宮，先從星盤上探討這個人的能力，再瞭解這個人所處的環境，跟著指出營求生計的方法，使人『以得所欲』。換句話說，使人盡其才而已。」陳道說道。

《史記·貨殖列傳》還說：「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意即貧乏或富足的原因，前者並非受人剝奪，後者並非得人贈送，純粹是聰明的就能富裕，笨拙的就會貧窮。巧與拙，都是知識上的問

題，並不完全是天生的，受到後天教育很大的影響。

以個人的努力來說，教育、知識和貧富三者，是環環相扣的。一個人若缺少教育，會造成知識貧乏，知識貧乏便無好辦法追求財富，於是，沒有足夠的錢，也無法追求更好的教育。這是惡性循環。反之，則為良性循環。

以目前一般國民所得來講，例如在台灣，像港口引水人（港口领航）、會計師、建築師、律師、醫師等都屬於高所得，這些人必須具備專業知識，而他們的知識從哪裏來呢？當然是教育訓練出來的，這包括自我教育在內。因此我們應該可以想到，要研究一個人的官祿宮，就必須先研究這個人是受怎麼樣的教育，以及知識層次如何。

選擇行業考慮的因素

「說得好，每個人的經濟活動，其最初的目的也不外是『以得所欲』；在推論官祿宮時能顧慮到這一點，我想非常必要。不過，這已經不是命理知識所能勝任的，必須對各行各業有所認識。」

「認識各行各業，對一個職業相士來說，這不太可能，但經濟知識卻是必備的。例如《禮記·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僅是百工如繩工、酒器工、陶工、旗工、釜工、馬纓工、籬笆工……等等，種類繁多，這從何認識起呢？」

「那麼最大的職業分類，像士、農、工、商等所謂四民，在斗數命理上也應該可以分得出來吧？」

「也很難。《紫微斗數全集》也曾經做過這種努力，譬如機月同梁作吏人，代表『士』一類；貪狼會煞星如羊陀，為屠宰，代表『工』一類；祿馬最喜交馳，可以經商，代表『商』一類。至於『農』呢？從事此一工作的人佔絕大多數，但卻找不出一句足以代表的賦文。而且，傳統中國知識分子都強調耕讀治家，或者半耕半讀，甚至由農家而成為士，由士而踏入仕途，這種不同層次的職業轉變，在命理上也是相當難於考究的。」

在古代那麼單純的社會裏，要以命理研究職業分類都很難，更何況在現代多元化的動態社會中，怎麼可能把職業分得一清二楚呢？

《紫微斗數全集》中有一「定富貴貧賤十四等訣」，就是企圖以星曜

來分職業，計分：「公卿」、「文官」、「武官」、「科甲」、「吏曹」、「富翁」、「商賈」、「盜賊」、「貧賤」、「浪子」、「破相」、「匠人」、「巧藝」、「駁雜」等十四種，其中如「富翁」並非職業，但觀其賦文曰：「太陰入廟有光輝，若入財鄉分外奇，破耗凶星皆不陷，閒金爛穀富家兒。」似是在形容大地主；其他如「貧賤」、「浪子」、「破相」等，當然皆非職業。這是古代職業分類的困難。

現代的職業不止三百六十行，就以商業一項而論，依中國現行「商業登記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商業，謂經營左列各種業務之獨資或合夥之營利事業：一農林業。二畜牧業。三漁業。四礦業。五水、電、煤氣業。六製造業。七加工業。八建築業。九運送業。十金融業。十一保險業。十二擔保、信託業。十三證券業。十四銀樓業。十五當業。十六買賣業。十七國際貿易業。十八出租業。十九倉庫業。二十承攬業。二十一打撈業。二十二出版業。二十三印刷、製版、裝訂業。二十四廣告傳播業。二十五旅館業。二十六娛樂業。二十七飲食業。二十八行紀業。二十九居間業。三十代辦業。三十一服務業。三十二其他營利事業。」以上三十二

種商業，也可以公司組織來經營（一般商號，只須申請營利事業登記即可；若設立公司，尚須申請公司執照）。同是買賣業，商品就不計其數，五金、建材、家具、文具、電器用品、裝飾品、服飾品、化妝品、食品……等等等等，讓你從晚上數到天亮也數不完。斗數格局就算是「雙祿交馳」也好，「祿馬交馳」也罷，可以走向「營利事業」，但實在沒有人敢保證這種格局會從事哪一種商業。這是現代事業細分的困難。

由於，紫微斗數受到八字學的影響，致使一般人很喜歡搞五行的職業分類，下面這個簡單的五行分類可作為代表：

木：以木為原料的製造業、加工業和販賣業，如木器、木材、藤木類家具、製紙等業。斗數星曜如天機星、貪狼星等，五行屬木。

火：消耗電力、火力能量甚大者，如電器、電子、電機、玻璃、窯業、燃料、煤炭、瓦斯、熔接等業。斗數星曜如廉貞星、火鈴星等，五行屬火。

土：含有土的成分或靠土地生產的，如雜糧、礦產、土木建築、水泥、磁磚、土產等業。斗數星曜如紫微星、天梁星等，五行屬土。

金：產品體質堅硬者屬之，一般金屬類如五金、機械、金屬家具是，銀樓和珠寶類亦屬之。斗數星曜如武曲星、七殺星等，五行屬金。

水：產品成分含水量高者及水產類是，如飲料、蔬菜水果（亦有人將之歸於土類或木類，可見分類分歧之一斑）冷凍、化學原料屬液體者、海產等是。斗數星曜如破軍、天相、巨門等星，五行屬水。

以五行作為職業分類的標準，可以說很不可靠，這簡直是瞎摸瞎撞地在選擇職業或事業。

這話怎麼說呢？因為五行分類的缺點太多，根本就不考慮人性，完全以產品屬性為導向，這是一般斗數學者所習而不察的。我個人反對依五行屬性選擇職業，還有下面三項主要理由：

一、斗數星曜，並不講求陰陽五行；關於這一點，我已前後說明過幾次，可說是我的一貫主張。斗數星曜本身已具賦性，我們實在不必多此一舉，將星曜再賦予五行屬性，然後把一般所謂的五行特質硬套在星曜身上，這只會愈描愈黑，只會使星曜的原始特性變質。至今，還沒有一個學者有能耐，將天同、太陰、巨門、天相、破軍等星的「水質」澄清，這五

顆星的五行屬性皆為水，光是用陰水、陽水這種二分法來解析，仍然無法分辨這些星曜所代表的個別的人性特質。

二、原始紫微斗數，是依星曜賦性在劃分職業，只重人性而不顧產品屬性，譬如「定富貴貧賤十四等訣」認為文昌和文曲兩星適合當文官，相當於現代的文職公教人員，該訣說：「文昌、文曲是朱衣，身命官宮喜見之，更遇紫微同府相，官居台省顯光輝。」雖然這首歌訣並沒有將理由說明出來，但至少它不是依五行來選事業，該是依星曜特質分業別。又如該訣以為己亥宮的天機星，適合做生意人（商賈），訣云：「己亥天機不見凶，生來自好作經營，為人狡猾多機見，商賈江湖遠別宗。」這等於說，天機星具有奸商的特質。從天機星「生來自好作經營」、「為人狡猾多機見」兩句，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已經具備以「人格、能力、性向」等要素，作為劃分職業的雛型，只差理論不夠完備而已。

三、近年來，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有一門很新穎的學術研究，叫「生計輔導（career guidance）」，也把職業選擇列入研究項目。這一門專家，認為影響職業選擇與適應職業，有幾項重要因素，如（一）能力；（二）

職業技能；（三）興趣；（四）職業價值觀；（五）人格；（六）社經地位。這完全是將人和職業環境融合起來，作為考量因素，如此顧慮是很合理的。紫微斗數的事業宮，它的研究方向，應該可以走上「生計輔導」的途徑。不過，這如果以五行特質作為研究起點，是絕對無法走上坦途的，很容易就走入迷宮。要是我們能以星曜賦性作為研究起點，以星曜的獨特性及組合性，來研究他們能代表何種能力、職業技能、興趣、職業價值觀、人格、社會地位，這才是正確方向。

我個人反對以五行分職業選擇，因為這太不顧人性和環境的。唯有以星曜賦性來分，才算圓滿無缺。原則上，以事業宮研究職業技能、職業價值觀和社經地位，其他如個人能力、興趣和人格則須由命宮來研究。

追求經濟利益和安排生計

「照你這麼說，從官祿宮就無法看職業選擇了嗎？」羅洪先問道。

「話不是這麼說。選擇職業並非算命者的責任，而是問命者自己應該決定的。」陳道答道。

「這話怎麼解釋呢？」

「選擇職業需要考慮個人的能力、興趣、環境、學習、動機等等，這些條件因人而異。同樣是武曲星在官祿宮，有些人想經商、有些人想當官、有些人想從軍、有些人想學醫，我們能替他決定說經商最好，而不讓他學醫當大夫嗎？」

「當然不能。」

「既然不能，算命者就不必自作聰明，限定別人從事何種職業，蓋人各有志，而且能力也是各有稟賦。我們研究官祿宮的目的，並不是在替人選擇職業，而是在幫助人如何作選擇，其間差別是很微妙的。」

「的確微妙。」

「推衍官祿宮，我始終是堅持這個原則：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特別是『以得所欲』一語，值得三思。」

司馬遷先生在《史記·貨殖列傳》說：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

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勤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這段文字，莊萬壽教授在《白話史記》一書裏，把它翻譯成：

所以要靠農民的耕種，才能得到糧食；要靠虞人在山澤的開發，才能得到山林、礦物、水產等物品；要靠工人的製造，才能得到器具；要靠商人的貿易，才能流通貨物。這難道要用政令去打發、徵召、約束他們的工作嗎？各行業的人都從事他們的專長，竭盡他們的力量，去求得他們的慾望。所以物價賤時，人人

要買，就是漲價昂貴的徵兆；物價貴時，人人不買，就是跌價賤落的徵兆，這都是自然調節的。人人勸勉他們的職業，愉快他們的工作，好像水往低處流，日夜沒有停止的時候。不必去徵召，他們就會自個兒工作；不必去請求，他們就會出產貨品。以上一切，不都是符合「道」（即自然）和自然的應驗嗎？《周書》說：「農民不生產，就缺乏糧食；工人不生產，就缺乏器具；商人不貿易，就斷絕三寶（食、事、財）；虞人不生產，就缺乏財貨；財貨缺乏，山澤的資源就不能開闢了。」這四件事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大就富足，來源小就貧乏。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貧乏或富足的原因，並不是別人奪取或送給他們的，而是聰明的人就能富裕，笨拙的就會貧窮。

司馬遷先生的見解，在強調市場經濟與社會分工的重要性，趙岡和陳鐘毅兩位先生在他們合著的《中國經濟制度史論》說：「這等於亞當斯密《國富論》的一個摘要。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以得所欲，就形

成了一支不可見的大手，指導經濟活動，若水之趨下，最後達到富家富國之境界。」亞當斯密（Adam Smith）是英國人，他在一七七六年提出《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經濟學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就是從此書之問世開始起算的。所以我引錄《史記·貨殖列傳》裏的話，作為研究官祿宮的一個參考。

今人稱官祿宮為事業宮，但研究重點卻放在「職業選擇」這種狹隘的觀念裏，其實職業並不等於事業，勉強的劃分，前者屬於「工作」的概念，而後者屬於「生計」的概念。「工作」的時間和生命是很短暫的，大概以「八個小時」就足以形容，而「生計」卻是個人一生的生活安排，時間和生命都是長遠的。所以在觀念上，我們必須從狹隘的「就業」選擇提升到深遠的「生計」安排。

二、追求名利

——從「不知足」到「力爭上游」

終日奔波祇為饑，腹方一飽又思衣。
衣食兩般皆俱足，又想嬌容美貌妻。
娶得美婦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
買得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
槽頭繫得驢和馬，又無官職被人欺。
縣丞主簿皆嫌小，四品三品還嫌低。
有朝一日為宰相，又想君主做一時。
心滿意足為天子，更望萬世無死期。

種種想望無止境，三尺銅棺抱恨歸。

「不知足」是追求名利的動力

這首詩叫「不知足歌」，是明代畫家兼文學家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四）的作品。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自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禪仙吏等。江蘇吳縣人，明孝宗弘治年間舉鄉試第一，後因考場舞弊案牽涉在內，致官場失意，被累謫為吏，他不願為五斗米折腰，遂捲舖蓋返鄉，浪遊名山，致力繪事一途，以賣畫為生。

唐伯虎性情拓落不羈，家無擔石，卻座客常滿，尤其晚年生活放浪，不拘細節；這種情形，就如紫微斗數對廉貞星的形容「不習禮儀」。

早年學畫於周臣，後又兼學前人之長，畫風自成一格，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故贏得「出藍」之譽。一般說來，在命格上若不逢桃花星，對於藝術則興致缺缺，即使從事藝術工作，有時亦很難表現出美感來。

唐伯虎最擅長山水，並工人物花鳥，筆墨靈秀，而富韻致，工筆寫意無一不精，當時與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稱「四大家」。除繪畫和書法外，又長於詩文，文章丰采，映照江左。

他這首「不知足歌」，道盡了人的貪婪無窮，簡直是「慾壑難填」。人對於財貨和勞務（goods and services）的需求以及滿足，可說永無止境；財貨如金銀珠寶、衣服、食物等是，勞務如醫師、理髮師、按摩師的服務等是。

人為了生活和生存的目的，必然會產生多種慾望，為了滿足這些慾望，又產生了各種社會活動，例如為了滿足愛美的慾望，而有各種藝術的活動；為了滿足政治的慾望，而有政治的活動；為了滿足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中的物質慾望，而有各種經濟活動。

物質慾望是人類最基本的慾望，這種慾望不只希望得到滿足，而且渴望滿足的更好，以食而言，不但要吃得飽，更要吃得好，青菜豆腐，雖能充飢，卻不如滿漢全席來得適口快意。人的政治慾望，正如同物質慾望，幹個二職等的基層人員，相信無法讓人滿足，誰都希望由委任晉陞薦任，

由薦任晉階簡任，從科長而部長而院長。

總而言之，經濟活動是爲了求「利」。政治活動是爲了求「名」，而「名」「利」雙收，對大多數人來講，是求之不得的事。有此認識，再來探討古代的社會背景，對官祿宮的內涵，才能深刻瞭解它的運作。

於此有個問題，從來就爭論不休，那就是人該不該知足的問題。假如讓一個主張知足的人和一個主張不知足的人坐下來抬槓，準是沒完沒了。所以，我們無意勸人知足，也無意鼓勵人不知足。不過，從文明的進步來看，卻是人類不知足的表現。譬如，從前的人的交通工具就是兩條腿，而現在的交通工具讓古人看了，都要瞠目結舌。由此看來，不知足的人較有能力改善他們的需要。

斗數命理，就是幫助我們改善需要的一種知識工具。但話說回來，擁有這種知識工具後，您要知足（知命）也好，您要不知足（造命）也行，悉聽尊便。

官祿即名利

「傳統命理如八字學，一向注重財官兩事的研究，我想紫微斗數也不能免俗，俗稱命理學爲祿命法，看來是有點像致富術。你說像嗎？」羅洪先直截了當地問道。

「果真如此的話，精通祿命法的人，個個都應是富翁才是。其實不然，我想道理不是這樣，祿命法並非致富術。藉《史記·貨殖列傳》的話來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的本性，不需學習，誰都有這種求富的慾望；稱命理學爲祿命法，就是在形容人求富的慾望。」陳道作了一番比喻。

有人說，慾望是一切成就的起點，也是致富的激素。因此想致富的人，應該要學學孟子這種口氣和氣派：「吾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而來一番：「我知道我的慾望是什麼，我要好好培養我這種致富的激素。」

「說得好，說得好！我剛才聽你說，研究官祿宮必須具備經濟知識，

我想你是把做官也當做是致富術，所以才有此一問。」

「做官也可說是一種致富術，司馬遷先生就說過：『廉吏久，久更富。』做官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擁有名望以外，尚可獲利；像這種廉吏，也算是致富有術。想賺更多的錢，做官有時是最好的出路，不必擔當蝕本的風險。」

宋人趙鼎的《家訓筆耕》云：「士官稍達，俸入優厚，自置田產，養贍有餘。」這種官，只會領官家俸祿，當然致富較慢。另有一種官吏，是平時搜刮少些，官就做得長，長久累積點滴滴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也可以富起來；這種會自動調俸加薪的，就是「廉吏久，久更富」的最佳註腳。

「這就是你所謂的經濟知識吧？」

「我是說著玩的，豈可當真呢！不過，我說過斗數命理是食人間煙火的，以官祿宮來說，『官』代表名，『祿』代表利。人的名利慾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這一點人性我們應該瞭解。而且，名利都不是天生註定的；名成利就，事實上是有其條件的。我們探討官祿宮，並非教人不擇手

段爭取名利，而是在取之有道的原則下，指出種種『以得所欲』的方法。」

名利並不代表罪惡，否則像「祿權科三奇嘉會」、「紫、府與輔弼同宮，一呼百諾居上品」、「財居財位，遇者富奢」、「輔弼遇財官，衣緋著紫」、「朝斗仰斗，爵祿榮昌」、「夾貴、夾祿、夾權、夾科」……等等形容獲得名利機率較大的格局，豈不是在諷刺具此類命格的人，個個都是罪人、惡人嗎？

有時候，淡薄名利卻是一種無力感的表現。名、利雖不等於成就，但有時卻可作為一種獎賞。就某方面來說，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不允許私有財產的話，相信沒有多少人願意努力工作，而這個私有財產（利），就是努力工作的報酬。

有一位叫泰姆羅斯的社會學家，幾十年前，就曾經提出一個所謂成功的公式，即：

$$S = \{ (EE + CT + SP) \times DD \} B$$

S=Success (成功)

EE=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教育與經驗)

CT=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創造性思考力)

SP=Selling Personality
(自我推銷能力)

DD=Directional Drive
(向目標突進力)

B=Breaks (機運)

這個公式裏的「教育與經驗」，皆須後天培養，並非天生的，任何一顆星曜都經得起教育，亦即每個人都具可塑性的本質；「創造性思考力」，要以天機、昌曲、空劫、祿馬和化科星較具此特性，如天同星則屬聯想力；「自我推銷能力」，要以殺破狼、天同、巨門、廉貞星等，較具此特性；「向目標突進力」，要以七殺、破軍、貪狼、武曲、天相和化權星等，較具此特性；「機運」，那就必須考察大限和流年的運轉了，亦即

「時來運轉」才是成功的倍數。

「那麼，財帛宮和官祿宮，彼此都具有『利』的含意，此利是否即等於彼利呢？」

「從斗數星盤的結構來看，命宮永遠會照官祿宮和財帛宮。由宮位的字義推敲，勉強可說官祿宮是在推算一個人的政治活動及其利得，而財帛宮是推算經濟活動及其利得，但我以為這種分法還不算妥當。」

「怎麼區別才算妥當？」

「譬如士、農、工、商各行各業，包括官吏在內，凡是商品和酬勞性質的利得，應該由官祿宮來推算。有關財物和金錢生息的利得，包括贈與在內，非屬於勞務上的報酬者，應由財帛宮去推算。如此區分，不知你能不能接受？」

「可以接受。如此一來，士就不一定是指知識分子或學武藝人了，而是代表有官職的人。」

「可以這麼說。就『名』而論，士為四民之首，地位較農工商等民為高。士的前途大概最光明，有朝一日為宰相，則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這一吸引力足以誘人擠向仕途；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是這個意思吧！唯士民能致仕，所以他們是希望學得文武藝，賣予帝王家，一旦有機會求得一官半職，不但足以顯『名』，而且在社會階層上屬於統治階級，因為官吏僅次於皇帝及貴族的地位。官祿宮的『官』，其意如此。只是官，必有俸祿，這是職業報酬，跟農、工、商等業的報酬一般，但在名位上卻是高人一等。」

「官是由皇帝所封，名位當然較高。」

「名位雖高，但利祿卻未必較其他庶民為優厚。且自漢代以來，就有一種叫做『素封』的觀念，農、工、商、賈如有萬金的財產，其富有的快樂足以媲美貴族，不必等著皇帝誥封。」

《史記·貨殖列傳》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意思是說，現在有平民既無官職俸祿供養，也沒有封爵領土的收入，但富有的快樂足可媲美貴族，這叫『素封』。易言之，『素封』係指不仕宦而有田園可收財利，富厚可比封爵之人。

追求「名利·權力·財利」需要學習

「官吏以外，農、工、商、賈各民，所熱中追求的，原則上都是為了財利，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易言之，大家都在竭能盡智地追求富有。」羅洪先說。

「其實名與利是分不開的，祇不過，官吏是由名求利，農、工、商、賈各民是由利求名。」陳道說。

「司馬遷先生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但在社會地位上，卻是士為貴，而農次之，工商又次之。所以名與利兩者，是很難並駕齊驅的。那麼，對於名位、權力和財利的追求，恐怕是言人人殊。譬如讀書人舞文弄墨是在行，但未必四肢勤奮，能夠耕田或做工，也未必有經商的頭腦，能夠精打細算，這種人所求的也不過是個虛名，能博得虛名也是很滿足的。反之，市井小民，營營鑽利卻有本事，可是叫他讀書識字，好像要他的命。這是各人才能不同的問題，從官祿宮能夠推算出來嗎？」

「原則上，這不是從官祿宮去推算，而是從命格上看，狹義的說是由

❖

❖

命宮去推敲。但官祿宮在整個格局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當然也可以推衍出一些本事來，這又要從星曜的性質來尋繹。以名位、權力和財利來分，大抵上化科星傾向求名，化權星注重追求權力，化祿星重視獲利，其他星曜的本質也具備此三者，只是比重不同而已，如天梁星重名，紫微星重權，武曲星重利。瞭解名人的性向後，還須經過適當的教育或訓練，才能遂其所欲。」

「你說的最後一句，真是持平之論。《史記·貨殖列傳》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天下人談賺錢生財的，都效法白圭，希望學到他的治生之道，顯然治生之道是需要學習和訓練的。」

《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洛陽）人也。當魏文侯（魏斯）時，李克務盡地力（李克即李悝，生約西先前五五至三九五年，事魏文侯為相，主持變法，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加產量，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之一），而白圭樂觀其時，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別人生產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在別人高價索求時則拋售；即低價買進而高價售出，含囤積之意。這個原則，即

使在今天的台灣股票市場，仍然很管用，當股價跌到無人問津時，可以買進；當股市在搶購風潮時，即股價高漲時，可以賣出）。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穀熟時收購穀子，而售出絲漆；蠶繭出產時收購絲帛、絲絮，而售出穀子。在農業時代以此法可致富；於工業時代恐怕不太行得通，若農產品、原料等買賣尚且可行）。……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爭取賺錢的時機，如猛獸博取食物那樣迅速；觀諸斗數星曜如廉貞七殺、武曲破軍的組合，具此特性），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即姜子牙，有《太公六韜》一書傳世）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清代史學家錢大昕曰：『案白圭當魏文侯時，商鞅當秦孝公時，孝公即位，距魏文侯薨已二十五年矣，圭安得稱商鞅行法乎？』可見這是司馬遷先生信手之筆）。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敢於收購拋售），疆不能有所守（堅守囤積），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學習和訓練的目的，在用奇制勝，這是致富的捷徑，但必須付出相

❖

❖

當代價的心思和努力。節儉和勤勞，只是生財的正道而已，知識、技巧與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暴發戶是不必一定要選擇什麼行業的，誠如司馬遷先生所說：「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我們觀察官祿宮，在發掘星曜的特性，讓人知道如何發揮才能。」

「的確，任何行業都能讓人白手起家，《史記·貨殖列傳》也在強調這種觀念，即使是雞鳴狗盜者，也知道治生之道，真是『盜亦有道』。問題就在於如何巧取、如何專精致志。但合法的行業讓人走得心安理得，違法的行業就得做得戰戰兢兢，如是而已。」

天下沒有最好的事業，好壞皆取決於人的價值觀念，販毒走私是違法的，但照樣有人肯冒險從事，蓋利之所在也！《史記·貨殖列傳》說：

若致力農畜，工虞（指山林）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帛筋力（節儉和勞動），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指盜墳）；古賦認為天機加惡煞為鼠竊狗盜之一

例），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賭博）；桃花逢昌曲及太陰會火鈴，而不務正業務者，可能以賭維生），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沿街叫賣）；古賦認為「馬落空亡，不奔走主疾苦」，大概是屬於這種人），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磨刀）；如見羊陀火鈴，適於學技藝），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賣羊肚；似是貪狼、擎羊和天廚的組合），簡微耳，濁氏連騎（如「不知足歌」的形容「槽頭繫得驢和馬」）。馬醫，淺方，張里擊鍾（貴族般的享受；天梁或天刑也可當郎中）。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司馬遷先生這一段話，正是要告訴我們：「行行出狀元。」

「傳統中國人，對於富貴不但是汲汲營求，而且到手之後，還要炫耀

一番。士民做官的，要衣錦榮歸，所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農、工、商、賈等民在發財後，也要學做官的榮歸故里，風光一番，常見的是回家修祠堂、建園第，修建橋樑、鋪設道路、捐資興建學堂、佛寺、道觀。庶民修建炫耀性的建築物，就如做官的衣錦榮歸，以財求名，揚眉吐氣。」

「這一點在命理上看得出來嗎？」

「你說呢？」

這一點，就是心理學上的所謂「補償作用」(compensation)。補償行為有：①直接的補償，即當事者所誇張強調的品質，往往即為其短處所在的一面，如醜婦偏好濃粧，身材矮小者常昂首挺胸行走。②替代的補償，即當事者每強調某一方面的品質，以掩蓋其在另一方面的短處，如學業成績不佳，轉而在術科如運動或歌唱方面求表現。③間接的補償，常見的例子是父母利用子女的成就以為補償。著名的奧國精神醫學家阿德勒(A. Adler, 1870-1937)他相信個人終其一生都是為了克服自己的「自卑感」(feeling of inferiority)而奮鬥，追求權利與完美以求補償。人總

是具有「求權意志」(will to power)的，因此常有計畫、有目標的在追求成就，以期勝過他人，此即所謂「力爭上游」(striving for superiority)。所以，補償行為如運用適宜，可促使當事者在某方面有所成就，故頗有價值。

於此，我們探討官祿宮只從「名」「利」著眼，尚未從「權力」下手，這一點留待我們分析古代「社會階層」的結構時，將作說明。我們相信一個人的事業潛力不可限量，問題就在於，知不知道開發，以及如何開發。有一點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就是「命定論」者將永遠也無法開創什麼事業來，他們的事業潛力將始終萎靡不振。

我在這裏提供兩個命例給各位參考，一個是「好漢不怕出身低」，一個是「出家人也能掙錢」。在滾滾紅塵的社會裏，我們實在找不出有幾個人真能安貧樂道的，因此我們無須羞於藉官祿宮談名、談利、談權力。

刀口上舔血的名與利（杜月笙命例）

這個命造主人，生前在任何場合、任何人面前，據說，一向都不諱言

他「出身寒微」，但他在世時，卻叱咤風雲，縱橫於上海灘幾十年，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才慨然離滬，作客香港，過了兩年，即一九五一年才溘然長逝。他就是——杜月笙先生。

命身同宮在寅，坐七殺星，對宮即是紫微和天府二星，這叫做「七殺仰斗格」。

蓋七殺星仰頭一望，就是斗數星曜中的南、北斗主；北斗主即紫微星，南斗主即天府星。此格局有一特色，有背景、有靠山，爬升竄紅就較常人為快，後台愈是硬角色，此格愈能發揮才幹，也愈能受到重用。

當年，杜月笙先生倚靠的後台老闆，正是法租界巡捕房裏的華探頭目黃金榮先生；黃金榮先生是財勢絕倫、威風八面的人物，在早年的上海灘，他是炙手可熱、聲勢顯赫的大亨。

另一方面，杜月笙在投靠黃金榮之前，已加入清幫，幫會的勢力即是他起家的最大本錢。杜月笙的父母早逝，他也沒受過什麼正規的教育，在少年時期，讀書識字才不過五個月的工夫而已，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混」，「賭」可以說是他的生活寫照。他自十五歲赤手空拳、單槍匹馬

紫微 天府 火星	天機 天魁 天姚	破軍 擎羊	太陽 地空 地劫 祿存
庚申 62-71	忌 52-61 己未	宮 42-51 戊午	丁巳 32-41
太陰 天喜 咸池	男命戊子年七月十五日午時 光緒十四年(二八八)	水二局	
權			
貪狼 文曲 左輔 寡宿 鳳閣	廉貞 天相 三台 截路	天梁 天鉞	武曲 文昌 鈴星 右弼 陀羅
祿 宮 帛 財	甲子	乙丑	丙辰 22-31
巨門			天刑 紅鸞
			乙卯 12-21
			七殺 天馬 八座 孤辰
			甲寅 2-11

這是個逢亂世而白手起家的典型命例，真正表現了在動亂中謀取經濟利益，並且所謀利益不小，這由命格就可以看得出來。不但利大，而且名大、權重，這對一個出身寒微的人來說，就是敢作敢為的最高報酬。

踏入上海，舉目無親，混不出什麼名堂來，直到二十歲時投身清幫，才在幫會兄弟的引薦下，踏入黃公館。

利用巡捕房的勢力和幫會組織的活動，是使杜月笙脫胎換骨的第一个要件。在此之前，論學識、論財勢、論權勢、論名位，杜月笙是乏善可陳的，因此起家的本錢就落實在人際關係上（遷移宮；古賦說：「七殺、破軍宜出外。」此之謂也）。

命宮又坐天馬星，顯示個性活躍、勤快，凡事樂於參與，又能捷足先登，搶在別人前面，特別是在利益當前時，最需要天馬星的個性。

當時的上海，是外國人的租借地，是個十里洋場，多的是紙醉金迷的生活花樣，離不開吃喝嫖賭這幾樣；而他的財帛宮逢貪狼化祿，在那個時代、那種環境，卻是很投契的。

從星盤上可以看出，官祿宮和財帛宮是相互會照的，也是彼此影響的；站在「利」的角度觀察，財官兩宮的「利」是交織的，尤其對於非官場上的人物來說，更是如此，很難分出界限來，那種「利」該屬於財帛宮或官祿宮。不過，以杜月笙先生的情況而言，他的財帛宮的「利」，可謂

之為「坐收漁利」，甚至是「坐地分贓」之利。

杜月笙起家的事業是「土」與「賭」，鴉片和賭博兩業，是他的謀利所在。這兩種事業，最需要政治勢力和黑色組織來庇護，這一點，他具備了。

再來就是要有冒險犯難的精神，衝鋒陷陣的魄力，一切行動邁向目標突進，才能把鴉片和賭場經營得有聲有色，蓬勃發展，而他的官祿宮坐破軍星，正具備了這種特性。黑色事業，不比黃色事業，更要講求手段，這個手段，下焉者是「心狠手辣」，上焉者是「玲瓏剔透」，這一項由官祿宮的擎羊星顯示出來。

杜月笙先生藉煙賭發跡，豈止是用血汗掙來的，簡直是拚著生命換來的。

古籍云：「殺破廉貪俱作惡，廟而不陷掌三軍。」他的官祿宮主星是坐「破軍星」，由「軍」一字的意義來推敲，我們可以理解到此星的獨特性格（當然特性很多，此謂其一而已）。沙場上不是講仁義道德的地方，戰場上必須血流漂杵，才能顯得戰績輝煌，不戰而能屈人之兵是軍事家的

理想。古代將領，其名利地位，都是在刀口上舔血舔來的，刀來槍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若處處打敗仗而能稱將掛帥，享盡榮華富貴，這大概是軍人的恥辱吧！軍隊的設置，不是爲了侵略，就是爲了防禦，一旦兩軍交鋒，就看誰的戰鬥力強、謀略高瞻遠矚，誰就是勝利者。

談到此，大概就可以想像破軍星是具有侵略性和戰鬥性的，在競爭場合是不顧慮人家死活的。同時，破軍星未必盡是莽夫，高明的地方在於「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這就含有「權變詭譎之謀」的意思。「女命骨髓賦」說：「破軍一曜性難明。」注有云：「好謀。」女命如此，男命又何嘗不好謀略呢？破軍一曜性難明，原因在於他的謀略動向讓人看不出來。

破軍和擎羊的組合，其謀略勉強強可窺知一二，若是破軍和陀羅的組合，那將是陰謀詭計特別多，毫不露聲色，簡直是莫測高深。前者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當機立斷。

古籍云：「子午破軍，加官進爵。」這種名利的取得，對於從黑社會起家的杜月笙先生來講，是融合著高韜謀略、手腕玲瓏和血汗、性命的結

晶。他一生並不做官，但曾經做過少將參議，不過這只是掛個名而已。他並且與當時的國民政府要員和軍閥過從甚密，八面玲瓏的程度，就是可以運用這方面的人事，庇護自己的事業，那是比加官進爵，還要加官進爵的。

杜月笙先生一生的事業，真是洋洋大觀，令人嘆爲觀止。在工商界方面，他曾經是榮豐、大豐、恆大、沙市、中國紡織等各大紗廠的董事長。中國、交通兩銀行的董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中匯、浦東、國信等銀行董事長，上海南市華商電氣公司董事長，民豐、華豐兩造紙公司董事長，華豐麵粉廠董事長，上海魚市場理事長，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理事長，招商局、復興輪船公司常務理事，大通、大達、裕中輪船公司董事長，中華、通濟、嘉陵、揚子等貿易公司董事長，中國茶葉公司董事長……，若再加上政治、文教事業，恐怕連十張名片都印不完他的頭銜。

杜月笙先生中年以後，有一項最大嗜好，那就是「聽說書」，他請的說書先生，都是請那些說「大書」的，說的是歷史興替、英雄俠義一類的故事，而且這一嗜好維持了大半輩子。這或許是，星盤中文曲星高照的關

係吧！但他的賭癮也不小，也是終其一生的最大嗜好，而且是從小賭到豪賭的局面，這該是財帛宮貪狼祿配文曲的「槓上開花」有以致之。

據說，他當年離開家鄉時，曾立下誓言：「來日我若不能榮宗耀祖，誓不言歸！」果然，杜先生在四十四歲那年（辛未），躊躇滿志，衣錦榮歸，耗資紋銀四十餘萬兩籌建「杜氏家祠」；直到一九四〇年（庚辰），他五十三歲時才「奉主入祠」，當時盛況，至為喧騰。

一般斗數命理學者都說，「殺破狼」是白手起家的格局。至於如何起家，卻不講究，好像肯吃苦耐勞就可以起家。其實「成功」沒有這麼便宜。杜月笙先生是個活生生的例子，他的所作所為雖是毀譽參半、恩怨交加，但他也有不少優點，值得同一格局類型的人，思之再三，斟酌攫取。

出家人的名與利（富尼命例）

出家人，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應該是窮兮兮，窮得一文不名的。然而，現代的出家人出門轎車代步，吃豪華素食館，都不算稀奇。錢哪裏來呢？絕不是開公司、店面經營生意賺來的，也不是沿街托鉢乞得來的，完

己巳	太辰 忌	破軍 權	天機 天刑 天鉞 天喜	壬申	紫微 天府 天馬 截路
戊辰	武曲 文曲 科	62 - 71	52 - 61	癸酉	太陰
丁卯	天同 鈴星 擎羊 咸池	水二局	女命甲寅年十月十四日子時 民三	甲戌	貪狼 文昌
丙寅	七殺 左輔 祿存	天梁 火星 陀羅 天魁 紅鸞 寡宿	廉貞 天相 右弼 祿 命身宮	乙亥	巨門 地空 地劫 天刑
		丁丑	丙子		

五年前，我問一位廟祝說：「這間廟為什麼這樣興旺？」

他告訴我說：「這間廟在籌建當時，缺乏經費，是我拿出主意來，同時舉辦『做醮』和『燈迷』，並邀請電視公司來作現場錄影，才招徠今天這個場面及這麼多信眾。」言下之意，表示對他的傑作相當滿意。

「哦！」原來香火鼎盛不是神明顯靈的威力，而是他的廣告手法和經營策略成功。

完全全都是善男信女心甘情願供養的。

俗語說：富貴逼人來，連城牆也擋不住。這樣看來，富貴似乎是無法拒絕的。這位尼師是「祿權科」的命格，大概也是那種無法拒絕富有的命。佛教講求福慧雙修，福報未必即指金錢，但一般修道人卻「口傳心授」：「無財不養道。」我們無法知道的是，財究竟指金錢呢？還是指食物？至於養道，到底是養道心呢？還是養道場？也許是兼而有之。總之，她的道心如何，我們看不見，她的道場卻很壯觀。

自癸酉大限（三十二歲到四十一歲），本命夫妻宮貪狼化忌，她談婚嫁未成，遂毅然決然皈依佛門，削髮為尼。運轉四十二歲以後，在佛教界漸露頭角，愈是成名，信徒愈衆。信徒是最樂意從事佈施的，他們不見得布施愛心，也拿不出智慧向世間布施，而且以為捐獻是莫大的功德，所以目前在台灣的慈善機構相當多，財源也相當充裕，都是大家有心為善的結果。

台灣宗教活動，有幾種很奇特的發展，早期是佛寺、廟宇、神壇逐漸增多，中期是以錢財救濟為名的慈善機構愈來愈多，晚近幾年是徵求印善

書的團體正在欣欣向榮。這位尼師，為了廣結善緣，為了法施衆生，除在台北縣泰山自建一座佛寺外，尚兼台北新店某大佛寺主持。

我們不想解釋她的命盤，因為描述一個出家人如何富有，實在是一種諷刺。在此只想強調一點，不論是善業或惡業，跟名利都有不解之緣。名接著就是利；利跟著就是名。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很讚賞「素封」的人，他說：「他們不必上街幹活、不必到處奔波，可以在家坐以待『幣』，以處士（不仕，居家之士，好比居士）的名義取來享受。至於那些貧窮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弱小，逢年過節不能祭祀會餐，飲食衣服不能自給，如此還不知羞愧，那簡直無法拿什麼比喻了。……如果沒有像山林隱逸那樣清高的品行，卻長處於貧賤，而好談仁義，這真是羞恥的事。」話很刺激，就不知能不能鼓舞自嘆命格太差者「力爭上游」！

三、生計發展

權力的目的與手段

「除了名與利之外，官祿宮還可以談什麼呢？」羅洪先問道。

「可談的事太多了，就看是大處著眼，還是小處著眼，研究方向就不盡相同。」陳道簡單的答道。

「何謂小處著眼？」

「只顧一時之計，是小處著眼。你想，當一個人面臨事業尙無著落之時，會不會徬徨、猶豫、焦慮呢？」

「對一般人來說，確實是這個樣子，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事業的準備工夫，不能夠如讀書人那樣，來個『寒窗十年』、『懸樑刺股』，找事業就會像熱鍋上的螞蟻。」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三引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繫頭，懸屋樑，後為當世大儒。』及《戰國策·秦策》云：「（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蘇秦是縱橫家，他讀書所研究的是戰國時代諸侯之間的政治關係；起初遊說秦惠王吞併天下，未被重用，後來遊說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使六國南北縱向聯合起來抵抗西方的秦國，為縱約之長，並兼做六國的宰相，使秦國的軍隊不敢出函谷關達十五年之久。蘇秦堪稱謀士，他的性格若以斗數星曜來分析，頗似「機梁會合善談兵」（傳說蘇秦學於鬼谷子，並研習鬼谷子的兵書），他遊說六國又似「天梁天馬」的飄蕩，其說服力則有如「巨門化權」。我們應該瞭解，即使有很好的命格，亦須一番刻苦自勵，為事業充實必備的知識，始能成大器。

「的確。此時最重要的，莫過於找個工作，這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主要在於謀食。但人未必個個都很幸運，能夠一找就找到理想的事業，不但適合自己的個性和才能，而且俸祿也很優厚。可能，有些人是飢不擇食、慌不擇路，隨便挑個工作。如此行徑，可謂之為小處著眼，只爭一時之利，非爭千秋之業。若對於這種工作能心滿意足還好，就怕——

「就怕不能，是嗎？」

「是的。我們研究官祿宮，也不能不考察人性，此人性一句話就足以形容——名心甚熾，利心不淡。」

「你這樣談來談去，還是離不開名利兩字。」

「不錯。官祿宮所關心的，說穿了不外乎名與利兩項，無論再怎麼細分，亦不外乎以財富、地位和權力三者為主要。尤其權力，不但具有保障財富或地位的作用，甚至可以保障生命，俗語說：『富者得勢益彰。』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這些都可以看作是權力的作用。因此，權力也可以成為主宰他人和控制他人的工具；歷來的改朝換代，以及宮廷政變，所爭奪的是什麼，不用我說，你也明白。從人性來探討官祿宮，爭取權力是目的，取得權力的一切方法則是手段；研究目的和手段，就是大處

著眼。否則，推衍、分析、詮釋官祿宮的現象，就找不出個適當的理由或依據來。」

官祿宮所關心的事項，當然很多。權力雖然相當重要，但次要問題亦復不少，譬如屬於個人的有興趣、技能、尊嚴等，屬事務本身的有稀少性和價值性等，如省主席一職，就具價值性和稀少性，不比當個小攤販容易，對大多數人來講，是不能也，非不願也，蓋條件限制太多。

於此，姑舉技能和尊嚴兩項來說，在現代有所謂應召女郎這種職業，我們不相信會踏上此風塵路的女郎，個個都是出自個人意願選擇而來的，除非這種人在人格上有缺陷，對陪宿陌生男人尋歡作樂有興趣，否則有誰願意幹這一行？理由無他，尊嚴也，技能也；前者或許可歸之於社會地位，但確實就是尊嚴攸關。

有人說，我們這個社會是「笑貧，不笑娼」，其實骨子裏卻是「笑貧，也笑娼」。我在此引錄一份曾經學者專家調查製作的「台灣職業階層結構」表，給大家參考，看看一般社會人士對職業的評價，是基於怎麼樣的想法，為什麼說「舞女」是賤業呢？是根據她們的聲望？地位？權力？

台灣職業階層結構 取自張華蓀教授著《社會階層》

I 領導階層	職業聲望分數	89 85 84
	職業類別	省主席 交通部長 上將
II 上等職業	職業聲望分數	83 83 83 82 82 82 82 81 80 80 80 80 79 79
	職業類別	大法官 大企業家 大學教授 工程師 中學校長 監察委員 醫師 縣長 立法委員 律師 董事長 少將 總經理 大學講師
III 上中等職業	職業聲望分數	78 78 77 77 76 75 75 74 74 74 74 73 73
	職業類別	銀行經理 小學校長 會計師 警察局長 中學教師 上校 作家 科長 推事 小學教師 縣市議員 中醫師 藥劑師 農會總幹事
IV 中等職業	職業聲望分數	72 72 72 71 69 69 69 68 68 67 67 67 67 66
	職業類別	空中小姐 上尉 鎮公所課長 護士 科員 憲兵 工廠課長 商店老闆 銀樓老闆 鎮民代表 農人 警察 助產士 村里幹長
V 中下等職業	職業聲望分數	65 63 63 62 62 61 61 60 60 59 58 58 58 57
	職業類別	裁縫 工廠班長 演員 漁人 導遊 司機 歌星 工廠作業員 船員 商店店員 車掌小姐 理髮師 清潔工人 礦工 推銷員
VI 下等職業	職業聲望分數	55 54 52
	職業類別	餐廳女侍 女傭 攤販
VII 賤業	職業聲望分數	42
	職業類別	舞女

財富？尊嚴？教育程度？人格？答案恐怕相當複雜。

看了這張「台灣職業階層結構」表，使得我們相信職業是有高低之分的，至少在社會學家的眼光中，職業代表著身分、聲望、社會地位。否則，一位紅牌舞女的收入，不見得比省主席的俸祿低，但為什麼她憑勞力賺錢，她的職業卻是賤業呢？我想是社會上通常都以有色的眼光在看她，蓋舞女在職業上所憑恃的，並非產品，並非技術，並非知識，並非權威、勢，並非什麼本領、本錢，而是以女人天生所具有的本色當做勞務罷了。

麵包與愛情

這裏有個女命，年紀很輕。嚴格的說，她的職業要比舞女還不入流。至於她是操什麼行業的，這並不重要。問題是，我們研究官祿宮要幹什麼？以及如何研究？如果僅是猜中她的職業是什麼，這對她一點幫助也沒有。何況斗數命理必須是對人有益的，它的目標，最低限度必須能夠幫助人提昇生活層次，不管你是用名、用利、用自尊心、用社會形象、用社會

廉貞 天鉞 火星	甲申	癸未	七殺 地空 咸池 天姚 天廚	文昌 梁權	辛巳
文曲	女命乙巳年 月日時	土五局			紫微 天相 地劫 擎羊 天喜
破軍 紅鸞	乙酉				庚辰
天同 天馬	丙戌	己丑	太陽 太陰 忌	貪狼 陀羅 天刑	己卯
丁亥	戊子	戊寅	武曲 天府 天魁	命宮	戊寅
	身宮		15 - 24	祿存 鈴星 巨門	己卯

她是一干桃花星盡入命格，憑姿色謀生，這不是一生之計，只是一時之謀而已。要做到生計發展，是需要好好的計畫，這可以由命格（包括事業宮在內）來好好商量。

地位……等等哪一種理由，應盡量把一個人的事業潛力激發出來。

因為我們相信，若能從星盤上看出她才能上的優點來，給予好的暗示和鼓舞，這對她多少會有好的影響作用。

這一次，我們就以對話的方式來作個示範。但對於星曜的特性不加以說明，就讓各位從對話中去摸索好了。

她貪狼坐命在寅宮，古書說貪狼「可為福，可為禍。」

「這種命格，感性很強，同時對物質生活的需求和滿足也較突出。若能夠好好導引，生活會多采多姿，最怕就是放縱自己，特別對女孩子來說，一放縱，有時就很難收拾。」

「你是指生活上的放縱嗎？」

「是的。譬如，講求玩樂，只知享受，卻不願意學些技能，在生活上很容易變成游手好閒、無所事事；假使，又喜歡男男女女成群結黨，學跳舞、打牌或什麼的，會沈迷而陷溺下去，就難以自拔。這是應該當心的。」

「那該怎麼辦？」

「如能從教育上來節制自己最好，起碼在嗜好上要講求品質。」

「我只國中畢業而已。」

「是不一定要有高學歷，不過多受一點教育也好，至少可以獲得一些較理性的知識，對於妳感性的個性，多少可以平衡一下，甚至有節制作用。總之，這種命格，年紀愈輕，最好不要太閒，能夠多學習、多自我教育最好。要不然，年紀輕會感情用事，尤其在理智方面還不很成熟時，能避免不談男女感情，則避免不談。即使，等到二十五歲以後，再來談感情也不遲，不怕找不到異性朋友。」

「你看我的婚姻會如何？」

「就怕結婚太早。從命理上看，是感情早熟的現象，從十五歲開始，結婚的誘因相當強烈，就看妳能不能把持得住，特別是庚申年（一九八〇），十六歲這年是一道關卡，衝不過，則可能結婚。一旦結婚，因年紀輕，還不懂得什麼叫生活，除非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肯接受人家的教導，否則婚姻會亮起紅燈。」

「我在那一年就結婚了，還生下小孩。」

「先生的年齡，跟妳很接近吧？是大一歲，肖龍的？還是大兩歲，肖兔的呢？」

「大我兩歲，肖兔的。」

「婚姻是需要愛情，也需要麵包，才能維持呀！想想，妳十六歲，妳先生才不過十八歲，再過兩年他就要當兵，他不可能把妳帶到軍中去養，這時就全靠妳自己養自己。而且，他一旦去服兵役，你們勢必分開。妳既要照顧孩子，又要謀職維生，如果平常遊樂慣了，沒有養成工作觀念，妳要怎麼生活？依我看，壬戌年（一九八二）妳十八歲，這一年在婚姻上很危險，不知能不能度過？」

「離婚了，那一年離婚。」

「妳應該先學習怎麼生活，體會一下生活的滋味，以後再結婚，才不會像第一次婚姻那樣。」

「我想瞭解我的事業。」

人類有兩大衝動，即F. Oppenheimer所謂「飢與愛」（Hunger and Liebe），這是「麵包與愛情」的問題。她的愛情到去年（一九八六，丙

❖

寅)爲止，是失敗了，這屬於夫妻宮的事。現在，如想瞭解事業，就是想如何尋求麵包「充飢」，這屬於官祿宮的課題，也是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

「想瞭解事業，不妨先瞭解自己。」

「瞭解自己的什麼？」

「需要和滿足。從命格上看，妳的慾望是多方面的，而且很大，恐怕很難滿足，這並沒什麼不好，反而可以激發一個人的向上心；但又恐怕妳不肯勞動，以此來談事業，談起來就很尷尬。」

「這怎麼說？」

「從妳的事業宮來看，如能學些技藝技能最好，譬如美工設計、美容、烹飪、縫紉、剪紙、裱背、插花、音樂、舞蹈、陶藝……等等之類的，有一技之長才能談事業，不知妳學得哪一樣？」

「一樣也不會。」

「學這些固然花時間，但對想發展事業來說，卻很有幫助。好，這些暫時不談。妳願意上工廠上班嗎？」

「這……做得要死，卻領不到多少錢。」

「妳既然這樣講，我想這條路妳也不會走。想賺錢，不憑勞力，也得憑智力，要不然就得靠本錢，妳有哪一樣？」

「學歷低，本錢也沒有。」

「從星盤上推論，再考慮妳的現狀，上焉者會走向娛樂業，下焉者容易走向歡樂場所。在此等行業裏，大體上可分爲經營者和從業人員，前者須拿出資本來，妳既無本錢，當然不會是經營者。而後者又可分爲幾種，其一是憑技能賺錢的，如鋼琴師、調酒師、會計小姐一類，這妳可能也做不來；其次是，純粹勞務性質的，如服務生或小妹，這賺錢也不多；再來一種，就是取悅客人，讓顧客上門感到賓至如歸，消費大方，花錢甘心，賺這種錢可能較多一些。但最後一種，根本算不上事業。我這麼說，只是比喻給妳參考。妳現在從事哪一行？」

「我……」

「俗語說『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妳想有一番事業，就必須作長期計畫，慢慢爬。只顧眼前，就會隨隨便便找個工作，即使錢賺到了，

❖

有時候想想，真是得不償失。選擇行業，不完全只考慮錢多少的問題而已，需要考慮的條件實在太多了。這些是什麼條件，妳想過嗎？」

「沒有。」

「沒有的話，我怎麼跟妳談事業呢？」

「我只想知道做什麼最好。」

「事業沒有哪一種是最好的；好不好要看個人的條件而定。妳不想事業有前途性？」

「想。」

「那麼，假定有兩個人同在一家餐廳服務，一個是端盤子的服務生，一個是演奏鋼琴的鋼琴師，妳想哪個待遇好，而且較有前途性？」

「當然是鋼琴師。」

「從妳的命盤來看，妳可以當個鋼琴師。據我所知，這種行業在私下招學生，每個月少則三、四萬，多則也有十幾萬的。不過，像走音樂這條路線，除了天分外，最主要就是勤學，妳肯學嗎？」

「那要學多久才能學會？」

「學的話，是永無止境，不光是音樂，像我剛才說的那些技藝性的事業，對妳來講都很適合。其實，妳對藝術技能一類的，都很有天分；可惜妳不肯學，所以才找不到好工作，也覺得自己好像在茫茫大海，沒有什麼前途。先有了技藝在身，再來談事業發展，就要考慮經營方法。假定有兩個人同樣是美容師出身，技術不相上下，妳想當師傅的地位好，還是當老闆的地位好。」

「當然是老闆的地位好。」

「是這樣的話，當老闆就必須多學習經營和管理的知識。妳大概也聽過『知識就是權力』這句話，依妳的條件是具備當老闆的資格，但是妳不肯在知識上下工夫，自我學習和自我教育，這怎麼會有做老闆的成就呢？」

「我有那種命嗎？」

「怎麼沒有呢？就是有，我才會這麼說。妳現在還年輕，才不過二十二歲而已。像臺塑公司老闆王永慶先生，他也是到三十八歲才建立臺塑公司。妳到三十八歲這個年齡，還有十六年的時間，即使再讀個高中三年、

大學四年、研究所三年，也不過花個十年的光陰而已，剩下的六年就算實習好了，到時候妳的知識水準，也不知要比現在高出多少。妳肯一面工作、一面學習嗎？」

「是肯；不過時間太長了。」

「怎麼會呢？妳二十二年不是一晃眼就過去了嗎？再加個十六年，哪裏能算長？妳對現在的工作滿意嗎？」

「陪客人喝酒，把身體都弄壞了，怎麼會滿意嘛！」

「是呀，那就趕緊轉業好了。我看妳從十九歲到今年，多少也存有一點積蓄，生活既然可以過得去了，就應該爲自己的事業做長遠的打算。一輩子就這樣靠喝酒謀生，人會變得愈來愈消沉，不但沒有自尊心，也沒有自信心，古人說事業看精神；只要把精神養好，再加上技能知識、信心，前途就會很光明。像妳這種格局的人，我看過很多人成功，妳不要沒有自信心。」

「我真的以後在事業上會有發展嗎？」

「會，一定會。但是妳必須要在技能、知識方面先投資，將來才能發

展得快。」

事過一個月，她又提起事業的問題，問道：「這一個月來，我積極地在找新的事業。我有個朋友，專門在做裝飾品，像耳環一些的手工，我想跟她投資，你看好不好呢？」

「好，不過妳先投資少些，因爲照命理上來看，妳跟朋友合夥而想賺到錢，要在二十五歲以後。所以，現在跟朋友合作，是藉這個機會跟她學習技術。妳不要光是拿錢出來投資就算了，最好連人也過去，學技術爲優先考慮，沒有比這個再好的機會讓妳轉業，趕快下定決心。」

四、官祿宮的謀略應用

——以「雍正的謀略」為例

運有興衰，智慧則無

「依你的意思，官祿宮可以研究職業上的地位和權力嗎？」羅洪先問道。

「是的。官祿宮是個政治色彩相當濃厚的宮位，當然可以研究地位和權力，其中尚隱含著政治藝術——謀略，這是最深奧的一層，也最難研究。」陳道毫不諱言地說出他的看法。

「我看，不是很難研究，而是古來的命理學者根本不敢研究，因為這

是敏感的問題。而且，研究機謀巧變，也會被認為居心叵測。」

「謀略未必就是卑鄙的手段，有時是高度智慧的表現。成功的事業，若完全靠機運得來，而不講求智慧的運用，這不但不怎麼可貴，而且時運一過，難保能繼續維持事業於不墜。」

陳道這番話，乍聽之下，似是危言聳聽，但若仔細思量，卻不無道理。這個道理，我們先舉古代一個例子來說明

雍正運用命理權術謀竊皇位

據說，清世宗雍正皇帝（一六七八—一七三五）精研星命，並且以他對命理的瞭解，運用在權術上，不但因此奪得皇位繼承權，還以此作為駕馭、籠絡臣下的手段；重點在利用時機和命格上的優勢（自己或他人的），達成政治目標。當然，雍正所研究的星命學，不會是當時鮮為人知的紫微斗數，而是眾所周知且普受歡迎的八字學；但兩者同為祿命法，自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在我們今天看來，斗數和八字在運用上，前者要比後者略勝一

籌。蓋八字必須先考察日主（即日柱天干）的旺衰強弱，或八字在整個氣勢上是否平衡，然後推敲出喜忌用神來，再依干支各字與日主的生剋關係定出十神（如印綬、官殺、正偏財、食傷、比劫等），接著以十神所代表的意義來解釋，若要推算大運流年時，又必須將歲運干支與八字干支，論生剋制化、會合刑衝，層層轉折，煞費周章。而紫微斗數卻是明確精要；可以說運用巧妙各有其特色。

雍正的老爹康熙皇帝，晚年頗為皇位承繼的問題所困擾，曾模仿中國立嫡立長的傳統，兩度立嫡長子胤礽為太子；但是胤礽暴戾亂淫，已達了癲狂的程度，例如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胤礽迫不及待地想做皇帝，竟有弑父企圖，以致被廢。康熙兩立兩廢胤礽後，從此不立太子，但他的皇位，在三十五個皇子中難道沒人覬覦嗎？當然存著非分之想，於是諸子與廷臣相結納，各樹黨羽，明爭暗鬥，其中尤以皇長子胤禔（庶妃那拉氏所出）、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禎（即雍正，其母烏雅氏於康熙六十年成為皇太后）、皇八字胤禩、皇十四子胤禵（雍正的同母弟）等人覬覦儲位特甚。不過，康熙晚年頗屬意於皇十四子胤禵，於康熙五十七年

（一七一八）特命胤禵為「撫遠大將軍」，領西北各軍進剿西藏；康熙的意思，派皇十四子坐鎮西寧，打準噶爾，就是希望允禵能建功邊徼，以便提高聲望地位，將來好繼承大統，這也算是一種策略。

豈料人算不如天算，康熙還來不及為他的第十四皇子奠定江山，竟於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一七二二），十一月十三日，撒手塵寰，一命嗚呼！康熙原名玄燁，自九歲即帝位，在位六十一年，享年六十九歲，他自言：「十七、八歲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漢文不用說，他還通曉拉丁文、希臘文，並研習西方的天文曆算，著有《曆象考成》、《數理精蘊》等書，簡直是上自天象、地輿、音樂、法律、兵事、農業，下至騎射、醫藥，及蒙古、西藏等文，無書不窺、無事不曉。康熙平日手不釋卷，即使在平三藩之亂時，在軍務繁忙之際，仍照樣每日聽經筵官進講不輟，因此以博學聞名古今，其文治武功，覽史即知，不必在此介紹。在專制時代，康熙也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英明君主。

康熙一死，皇四子胤禎賴隆科多與年羹堯陰謀庇助，竊得皇位，是為清世宗，改元雍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大清江山，在雍正的統治經

營下，成績固斐然可觀，但雍正卻曾被指為弑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用佞等九大罪狀，這一切的一切，都得從他的奪位說起。

「雍正奪嫡」之說，為一歷史疑案。歷史小說家高陽先生在他的「雍正奪嫡的真相」一文裏說：

我說雍正的皇位是由巧取豪奪而來；即以內有隆科多為步軍統領，諸王若有異議，隆科多可以武力鎮壓，取得絕對的優勢；而允禩如果想起兵，略如明朝燕王之「靖難」，則年羹堯力足以箝制。因為有此豪奪的把握，雍正方能以秘計巧取；其經過在清朝並無足夠的資料，亦不能公開討論，所以只籠統而言「雍正奪嫡」，其真相不明；自心史先生的考證出，雍正巧取皇位的經過，十明八九，所存疑者，是康熙的死因。

「雍正巧取皇位的經過，十明八九」，也就是說，雍正係以謀略奪取

皇位。當時隆科多為步軍統領，其勢力足以控制城防部隊，年羹堯當時則為川陝總督，佐胤禩西征，也足以箝制擁重兵的胤禩。就情勢上來說，雍正在政治上、軍事上，對內對外皆有所憑恃，自然敢於謀奪天下最高權位。在密謀期間，雍正可能已看過隆科多和年羹堯的八字，知道在命理上，隆、年二人可以跟他搭配。雍正曾經給年羹堯一道硃諭：「你的真八字不可使衆知之，著實慎密好。」可能對隆科多也是如此交代。故，雍正即位不久，藉端賜年羹堯自盡，並禁錮隆科多，企圖滅口；迄今，年、隆兩人的生年庚，正史上尚無記載。可見雍正心計之深，真是深不可測。

據已故八字學名家徐樂吾先生所著《古今名人命鑑》，載雍正的八字為戊午、甲子、丁酉、壬寅，換算為陰曆，即生於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十月三十日寅時（史學家楊啓樵先生的《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也是記載這個生辰）。這個命造的星盤，天相和地空兩星坐命酉宮，左輔、右弼、天魁、地劫等星守身丑宮；比對史料，核證星盤，確有其可靠性，故舉做「謀略」說明的例子。

謀略若運用在爭取地位和權力時，所著重的星曜是看「化權星」，推

❖

丁巳	鈴星 天府	天擎 天刑	文曲 陰權	大陰 權	己未	武曲 貪狼	天倉 祿	太陽 巨門 文昌	庚申
丙辰	陀羅	雍正				男命戊午年十月卅日寅時 清康熙十七年（二六六）			天相 地空
乙卯	廉貞 破軍 火星 咸池								天機 天梁 天姚
甲寅	53 - 62	乙丑	身官 官祿	科 宮祿	43 - 52	甲子	天哭 截路	紫微 七殺	癸亥

清世宗雍正，真正是有謀有為的皇帝。俗語說：「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已故的哲人胡適博士卻不以為然，他認為無心插柳都能柳成蔭，那有心栽花花必發。有謀有為，就是有心栽花花必發。

算的宮位必須考慮命、身和官祿等宮。推算要領，原則上是看格局（命宮及其三方四正），以及前述三個宮位有無落入化權星，或成對的化權星（本命、大限和流年）扶助前述三個宮位。本宮若見化權星，則可以說是靠自力；若是得鄰宮成對的化權星拱扶，則是倚外力成事。

雍正在一七二三年登基，歲次癸卯；此年巨門化權。雍正即位時已四十六歲，大限在乙丑，此運天梁化權。

先說癸卯年。從星盤上看，本命是太陰化權在午，大限是天梁化權在戌，流年是巨門化權在申。這張命盤奇就奇在子、辰、寅三宮皆無主星，而他們的對宮（午、戌、申三宮）卻分別各見化權星；在本宮無正曜時，可藉對宮正曜會照進來的勢力來推論，則子、辰、寅三宮也同時具有相當於化權星的力量，只是較為微弱而已。由此看來，本命、大限和流年的官祿宮（依次分別為丑、巳、未三宮），一概受到鄰宮化權星的撐腰，甚至連命、身（與官祿宮同位，更值得重視）兩宮都有化權星作為屏障。這些架式，一方面表示地位受到擁戴，另一方面正顯示奪權竊位（丑宮的地劫星有此特性）的時機成熟，陰謀可以得逞。

❖

這種簡單的分析，不足以說明雍正的謀略於一二。至多只讓人感覺到，他之所以能夠謀得帝位，僅是一時的風雲際會而已，根本看不出他的智慧和手段表現在哪裏。所以說，謀略的命理探討最為深奧難究，其實一點也不假。

要瞭解一個人對於事業所採取的謀略，必須先認識其命身宮的個性。那麼天相星和地空星的個性又是什麼？

從星盤的結構來看，天相星永遠會照兩顆星曜，其一是財帛宮的天府星，其一是遷移宮的破軍星。天府星屬於南斗主星，有利於以地位控制局勢；破軍星主兵事，有利於站在前鋒拚命、開創局面。天相星具有「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意味，好像三國時代的曹操那種個性。

一般斗數學者皆視天相星為幕僚，適合於祕書工作，殊不知這只是形容天相星常居幕後操縱，即所謂「運籌策帷幄之中」，這一點跟破軍星很相似，但其間還有很大的區別。天相星慣常的手法是授權給人去行事，事成則他收其效，事敗則由你去負責，他的身分和動機看來就是深藏不露；套句閩南語來說，這種人真的很會「假仙」。因為居於幕後策動謀略，就

顯得虛虛實實，所以，天相星做事十分詭密、謹慎、細心，很能做到「祕密」的功夫，外表看來是「神不知，鬼不覺。」不過，這還是跟個人的素養和訓練有關，是有著程度上的差別。

地空星在星盤上，永遠也不會照文昌和文曲兩星，所以此星不比昌、曲循規蹈矩和一切照章行事，常出乎人家的意料。地空星在行為上，常有異於一般人的看法，看來就有點「邪道」，除外亦有患得患失的「疑心病」，因此很會捕風捉影，來個遐思冥想。換句話說，地空星具有抽象思考的能力，很會假設事實狀況，同時也屬於光說不練的類型，若不會照火鈴星、輔弼星，實踐力始終會很低。

康熙皇帝是在壬寅年（一七二二）駕崩，他是傳位給雍正呢？還是雍正巧取豪奪地竊位？這是一則歷史公案。

李定一教授在他的大作《中華史綱》裏說：

康熙……將繼位皇子的名字寫在遺詔，儲之金匣，藏於「正大光明」匾後，皇帝崩後再取視而知繼位人選，此謂「密建

法」。市井流傳的「傳位十四子」被改為「傳位于四子」的故
事，是小說家言。除四皇子胤禛精明幹練外，康熙特別鍾愛四皇
子的兒子弘曆，他嘗說此孫兒最似他，將來福澤將超過他自己。
他的預測完全正確，而高宗乾隆也事事效法乃祖，連南巡的次數
都一樣。

李教授似不贊同「小說家言」，但「歷史家言」也不知在哪裏？而小
說家高陽先生在「雍正奪嫡的真相」（收錄於《宮闈蒐秘》一書）一文中
則說道：

雍正的名字應作「胤禛」，登基以後，循避諱之例，他的弟
兄「胤」改為「允」；而臣下寫到御名，則「禛」改為同音的
「禛」。絕大的祕密在此，皇十四子允禔，原名允禛。

請看「皇清通志綱要」的記載：

一、「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九日，皇十四子禛生。」

二、「四十八年己丑，三月初十日封……皇十四子諱禛貝
子。」

三、「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中旬命皇十四子禛授王、撫遠大將
軍。」

四、「五十九年庚子，二月十六日命撫遠大將軍、王、禛以
西寧進兵。」

五、同書的「元功名臣錄」載：「恂勤邵王諱允禛，聖祖皇
十四子，改諱禔。」又：「多羅貝勒、固山貝子、撫遠大將軍、
王，諱允禛，改諱禔。」

遽而，高陽先生指出市井流傳的故事，背後隱藏著：

有此祕密，則所謂改「十」為「子」之說，更為可信；因為
「禛」、「禔」聲音相同，字形相似，「禔」改為「禛」絕不可
能，而「禛」改為「禔」，固甚易易。雍正即位以後，可循避音

諱之例，爲允禩改名；按：觀音齊，據「字彙補」的解釋：「禩，福也。」而「藝文類聚」釋「禩」字亦爲：「禩，福也。」此亦可作爲允禩原名允禩的一個旁證。雍正則又以「禩」字須改寫之例，變名爲「禩」，恰好張冠李戴。雍正奪弟之位復奪弟之名，手段實在巧妙。

話雖如此，漢文遺詔亦仍未宣布。雍正實錄記宣讀大行皇帝遺詔在十一月十六日，事後有御史楊保等「參奏鴻臚寺官宣讀大行皇帝遺詔時，未宣漢文」，可知僅用『國語』宣詔；滿文於姓名都用拼音，則「禩」、「禩」之不同，更無從顯示。因此，雍正不以楊保等人的參奏爲是，諭以『宣讀清字詔書，即與宣讀漢字詔書』無異。

若不以命理分析爲牽強附會的話，則從雍正的星盤，在壬寅年多少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第一，壬寅年命宮在寅，此時雍正四十五歲，大限尚在乙丑。流年的

命宮並無主星，但三方所會照的星曜，所組成的格局可多著呢！

首先，該年是「雙祿交馳」出現在戌宮（乙丑大限天機化祿，壬寅流年天梁化祿），這可分三點來說：其一，祿存或化祿星有諸事順遂之意，故斗數賦文說「祿存到處皆靈」，同時又有「兩重天祿」爲「專權」的說法；其二，何況戌宮爲本命父母宮，其中天梁星有「蔭」星之稱，在古代，貴族官僚子弟世襲祖先爵位叫做「蔭」，壬寅年湊巧遇上天梁化祿會照，此足以說明雍正繼承皇位；其三，戌宮本有天機化忌干擾，也就是說雍正根本上並不爲父皇康熙所看重，皇位並不屬意於他，然而這個困局卻在乙丑大限的壬寅流年被打開，蓋天機星由化忌轉爲化祿，且有天梁化祿和化祿在左右威脅利誘，監視大權不得旁落，因此雍正繼承皇位的局面，由劣勢扭轉爲優勢，可以說是敗部復活的景象。

若說是「巧」，也「巧」在這裏，乙丑大限正好行至本命的官祿宮，而乙丑四化中的化權和化祿，竟不偏不倚的輻射到本命父母宮。更「巧」的是，父母宮不坐他星，偏要落入天機星和天梁星，古籍云：「機梁會合善談兵，居戌亦爲美論。」此有詩爲證：「機梁入廟最堪言，得地致君福

壽全；妙算神謀應蓋世，威風凜凜掌兵權。」這一美論就有計較。

本命官祿宮坐左輔、右弼和天魁三顆貴人星，當此宮職掌大限權限時，其祿權兩化星居然跑到父母宮，似乎暗示著：要想得到皇位就須借重貴人相助，比自己出死力還管用。問題是如何借重助力呢？若是明的要，恐怕要不到；若依官祿宮地劫星的個性，那便是「趁火打劫」。貴人的適當人選，並非考慮丑宮的星曜，而是考慮戌宮的星曜，蓋目的在繼承父親的大位。那麼，戌宮的天機天梁有何特性呢？這是一個最主要的關鍵，也是運用人選，在條件上的必須考慮。

大體上說，機月同梁一類者，重「人情」；而殺破狼一類者，重「事情」；故有「天機天梁擎羊會，早見刑剋晚見孤」的說法，這是從「人情」、「親情」上來考慮的。所以，貴人的條件，除了須吻合「積極進取」、「能幹多勞」的輔助個性，以及「趁火打劫」、「巧取」的地劫個性外，尚須具有親人、掌軍政大權、懂得兵家策略等天機祿和天梁權的條件，尤其後者必須為康熙皇帝所倚重的親信。

依此而論，隆科多和年羹堯是最佳人選，因為一個是雍正的舅舅，一

個是雍正的大舅子。

隆科多既是康熙的表弟，又是康熙的內弟，更是康熙的兒女親家；他的職位顯赫，全銜叫做「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相當於目前台灣的警備總司令。康熙對隆科多格外寵信親密，在官場上隆科多若非一隻老狐狸，雍正也不會看上他。

再說年羹堯，他妹妹是雍正的側妃，這一層是親人的關係；年羹堯為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翰林，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外放，擢任為四川巡撫，五十七年（一七一八）特授為四川總督，及至皇十四子胤禵受命為撫遠大將軍時，年羹堯成為胤禵的副手，為平西將軍，擁有兵權。年羹堯頗諳軍事，治兵甚嚴，觀他後來定川邊、征西藏、平青海，因功封為一等公，就知道絕不是個泛泛之輩。

雍正得此兩人裏應外合，乙丑大限時才敢伺機竊取大位，而壬寅年卻是下手的最佳時機。

第二，無論從乙丑大限著眼，抑或由壬寅流年來看，康熙在位最後一年，雍正即遇到命理上所謂「陽梁昌祿」格；此一格局，係由申宮的太

陽、文昌和戌宮的天梁、化祿等星組成智囊團，向寅宮照會獻計，這一計謀就像皇上點狀元那樣，來個「殿前點名」，就足以使雍正成為遞嬗大統的合法繼承人。

問題是，如何宣讀康熙的遺詔呢？

「陽梁昌祿合，臚傳第一名」，這句斗數賦文，斗數學者人人耳熟能詳。但什麼叫做「臚傳第一名」，恐怕仍有不少人不甚了解。

臚者，陳序也，傳言也。《史記·叔孫通傳》索隱曰：「上傳語告下為臚。」所以用「臚傳」二字者，乃替皇帝傳達命令。至科舉時代，殿試後宣詔唱名，也稱為「臚傳」，也叫「傳臚」、「臚唱」；此制始於宋代，由皇帝宣唱姓名，輾轉傳於階下，衛士齊聲傳名而高呼。據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載道：「進士在集英殿唱第，皇帝臨軒，宰相進一甲三名卷子，讀畢，折視姓名，則曰某人，由是閣門承之以傳於階下，衛士凡六、七人，皆齊聲傳其名而呼之，謂之『傳臚』。」在明清時代，新進士殿試後召見，宣旨唱名，傳呼而入，亦曰「臚傳」。

宣詔與臚傳，幾乎可以同義看待。試看小說家對隆科多宣讀康熙遺詔

的精采描寫，讀來印象深刻。蔡東帆先生的《清朝通俗演義》第三十回「暢春園聖祖賓天，乾清宮世宗立嗣」寫道：

過了數日，康熙帝病體，又好了一些，因臥床多日，未免煩躁，要出去閑逛一番。皇四子胤禛入奏，父皇要出去散心，不如至暢春園內；地方寬敞，又是近便，最好靜養。康熙帝道：「這也是好，只冬至郊天期已近了，朕躬不能親往，命你恭代，須預先齋戒為是。」皇四子胤禛聞了此諭，未免躊躇。（為什麼事躊躇？）康熙帝見他情形，便問道：「你敢是不願去？」胤禛即跪奏道：「兒臣安敢違旨，但聖體未安，理應侍奉左右，所以奉命之下，不覺遲疑。」康熙帝道：「你的兄弟很多，哪個不能侍奉？你只管出宿齋所，虔誠一點便好。」胤禛無奈，遵旨退出。是夜，又與這個母舅隆科多，密議了一夕大事。

次日，康熙帝到暢春園，諸皇子隨駕前往。隆科多本是皇親，也隨同幫護，獨皇四子胤禛已去齋所，不在其中。（有隆科

多作代表，已經夠了），又過了數天，康熙帝病症復重，御醫復輪流診治，服了藥全然無效，反加氣喘痰湧，有時或不省人事，諸皇子都著了忙，只隆科多說是不甚要緊。是夜，康熙帝召隆科多入內，命他傳旨，召回皇十四子，只是舌頭蹇澀，說到十字，停住一回，方要說出四子二字。隆科多出來，即遣宮監去召皇四子胤禩。翌晨，胤禩至暢春園，先見了隆科多，與隆科多略談數語，即入內請安。康熙帝見他回來，痰又上湧，格外喘急。諸皇子急忙環侍，但見康熙帝指著胤禩說道：「好！好！」兩字，別無他囑，竟兩眼一翻，歸天去了。諸皇子齊聲號喪，皇四子胤禩，大加哀慟，比諸皇子尤覺淒慘。（真耶？假耶？）

隆科多向諸皇子道：「諸阿哥且暫收淚，聽讀遺詔！」此時諸皇子中，惟允禩遠出未歸，允禩仍被拘禁，未能擅出奔喪，允禩先已釋放，一同在內，聽得遺詔二字，先嚷道：「父皇已有遺詔麼？」隆科多道：「自然有遺詔，請諸阿哥恭聽！」便即開讀道：「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統，著繼朕登

基，即皇帝位。」允禩、允禔齊聲道：「遺詔是真麼？」隆科多正色道：「誰人有幾個頭顱，敢捏造遺詔？」於是嗣位已定，皇四子趨至御榻前，復撫足大慟，親為大行皇帝更衣。（可謂誠孝）隨即恭奉大行皇帝還入大內，安居乾清宮。喪事大典，悉遵舊章，不必細表。後人有滿清宮詞一道，紀此事道：「新月如鉤夜色闌，太醫直罷藥爐寒。斧聲燭影皆疑案，是是非非付史官。」

小說家的說法，未嘗沒有根據。恕我再作一次文抄公，舉高陽先生的考據為證，這一大段是：

康熙得病至上賓的經過，只有最後一刻的說法不一：在此以前，並無異詞。茲臚舉如下：

- 一、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幸南苑行圍（打獵）。
- 二、十一月初七，得病，回駐暢春園。

三、十一月初九，以十五日南郊祭天，特命皇四子雍親王恭代。皇四子以聖躬違和，懇求侍奉左右；康熙不許，於是入齋宮齋戒。

四、十一月初十、十一、十二，雍親王皆自齋宮遣護衛、太監至暢春園問安。

五、十一月十三丑刻，亦即凌晨二時左右，康熙病情有變，命令皇四子速至暢春園，南郊大典另行派人恭代。

六、同日寅刻，亦即凌晨四時左右，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子貝勒允禔、皇十子敦郡王允禔、皇十二子貝子允禔、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書兼步軍統領隆科多至病榻前，皇十五子以下諸皇子則在寢宮外待命。

七、同日巳刻，亦即上午十時左右，皇四子雍親王奉召至暢春園晉見，康熙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是日，皇四子三次晉見問安。

八、是日戌刻，亦即晚上八點鐘左右，康熙上賓。

至於皇位之授受，據實錄及雍正六、七年之間的一道上諭。

所記者是如此：

一、康熙於十一月十三寅刻召諸王子及隆科多晉見時，已經面諭：「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二、雍正三次晉見，康熙始終未曾面告，他是未來的皇帝。

三、康熙崩後，隆科多始述「遺詔」，以雍正繼位。

此中疑問甚多，為清眉目計，首先要提出的是：康熙以皇四子繼位的宣布，究竟是口頭，還是書面？皇帝臨終以前的口頭遺囑，請之「末命」；書面的遺囑，方得謂之為「遺詔」。如前述，則隆科多乃與皇三子等，共受末命；而雍正自道康熙崩後，「隆科多乃述皇考遺詔」，足見另有一殊諭。其後宮中太監所傳，說「傳位十四皇子」的殊諭，由隆科多及雍正，將「十」改「于」，不為無因。

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對雍正繼位的問題，亦說：「仍憑隆科多一語而始露也；是在京在園所得傳位之末命，皆出於隆科多之口也！」

第三，前面所述兩個格局，係就整個大勢而論，其成敗關鍵則須歸結到官祿宮來推敲。壬寅流年的官祿宮在午，原本太陰化權，又逢擎羊星同宮，此謂之「馬頭帶劍」格。馬頭意指午宮落入化權星，帶劍謂擎羊星加臨，古書云：「威鎮邊疆。」大意外是既能掌握實權，又有指揮作戰的能力。但是這個格局並非沒有瑕疵，這個瑕疵在於太陰化忌。太陰由原來的化權，轉為化忌，那麼雍正的地位還很難落實，可以說是「名不正，而言不順」；這就必須再做一番手腳。在謀略上，使用卑鄙的手段，就端賴煞忌星，正當的手段靠煞忌星是行不通的。

站在午宮的立場來看，會照到戌宮的天機星和天梁星，平添這兩顆星則形成「機月同梁」格。據古代斗數學者的觀察，碰上此格的人，若從事舞文弄墨的工作，其厲害處在於「刀筆」兩字，一字出入，可褒人也可貶

人，可救人也可是殺人；其本質是搞文字功夫最拿手。

說到此，使我聯想到午宮即是雍正的子子宮，若想想他的寶貝兒子乾隆的所作所為，午宮格局的特色，被乾隆發揮得淋漓盡致。如能先瞭解乾隆的所作所為，對午宮的結構，將會增加不少認識。

乾隆自稱「十全老人」，這一誇張來自於他的「十大武功」，易言之，他要「威鎮邊疆」，所以不惜「窮兵黷武」；天相星會照火鈴星，或與火鈴星同宮，就有「窮兵黷武」的個性，一般而言，擁有權勢者較易發揮出來，雍正屬於前者，而他的寶貝兒子乾隆屬於後者，兩人同是天相坐命在西宮。乾隆的十大武功如下：

- 一、一七四九年 平大小金川。
- 二、一七五五年 平準部。
- 三、一七五七年 再平準部。
- 四、一七五七年 平回部。
- 五、一七六九年 平緬甸。

- 六、一七七六年 再平大小金川。
- 七、一七八八年 平台灣。
- 八、一七八九年 平越南。
- 九、一七九一年 平尼泊爾。
- 十、一七九二年 再平尼泊爾。

這十大武功是拜「馬頭帶劍」之賜。想想乾隆，真的遞嬗他老爹雍正的性格，教別人替他出生入死，以成就自己的事業。

乾隆還有兩項「刀筆」功名。其一是較正面的，如在位期間敕令編纂《四庫全書》、《一統志》、《明史》及各省通志。其一是反面的，如藉編纂《四庫全書》之名，蒐羅海內外圖書，凡不利於清廷的書籍，一概割裂和焚燬，把古籍也弄得面目全非；而且大興文字獄，加強思想箝制，在有一代達到最高潮。原則上，前者是托「機月同梁」加文曲星的福，但後者則是再加擎羊和天刑兩星作祟的結果吧！

文字獄是怎麼一回事呢？舉個例子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丙

午），有個浙江寧海人叫查嗣庭，是當時的禮部侍郎，在江西主持考試時，試題中有「維民所止」一句，這句話出自《詩·商頌·玄鳥》：「邦畿千里，維民所止。」意思是說，王畿之地，所轄千里，都是人民所棲居的地區。題旨並無惡意，但雍正卻認為這是將他的年號「雍正」頭上那一點一橫砍掉，等於是砍掉他的頭。結果，查嗣庭自殺，還不放他干休，仍要判屍，所有的兒子一律處斬，家屬發配邊疆。這是對文字加以曲解，換句話說，就是玩文字把戲。

把文字獄那套花招，運用到遺詔上來耍，將「十」改為「于」、「禎」改為「禎」，這根本一點也不稀奇。再透過文曲星（古籍稱為「舌辯之士」）宣讀一番，繼之以「馬頭帶劍」鎮壓一場，待風暴一過，帝位確定，予殺予奪就可以上下隨心；即使有不服者，有哪個個敢伸張正義，伸出頭來等著雍正砍呢？

至此，本應對前面三項分析作個總結，但若再下個結論，說來就話多。應對讀者交代的是，紫、府、相三星若逢左輔右弼（特別是在命身或官祿宮），可視為「一呼百諾居上品」的架式，這些人看來就非孤君，所

以也不會是孤君奮鬥，勢必要籠絡一些人來替他們效命馳驅，以便坐收其功。法家人物韓非子說得好：「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雍正的官祿宮見輔弼兩星，正是那種可以「盡人之力」、「盡人之智」的領導統御者。我們的分析，就是從這個地方著眼。

雍正的命理運作

雍正喜歡替人算八字，特別喜歡算臣下的八字，從下面這道奏摺就可看出一斑：

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臣鄂爾泰，謹奏，為恭謝聖恩事。雍正四年八月初十^臣齋摺家奴，蒙恩賞給驛馬銀兩，並捧御賜^臣珍器六件、果乾一匣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領受訖；及本月二十八日，^臣齋摺家奴復蒙恩賞給驛馬，並捧御賜^臣紗一箱、磁器二箱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領受訖。敬啓摺扣，恭悉聖躬甚安，自入

夏來更好，^臣無任懽懽，遍告屬僚，蓋一心獨運，萬幾過勞，慮有不格之豚魚，隱施曲成之造化，固人所共見，而^臣獨深知者。乃復軫念^臣愚，詢及奴僕，勉以節養微，以背負，聞^臣勤瘁則屢憂憐；佑^臣健旺，則致忻悅。並著將^臣八字，便呈御覽，捧誦累日，淡骨鏤心，覺感激之私悃並忘，而瞻依之中誠倍切。惟聖人能造命，^臣因自信^臣命之非凡造也。其各條硃批，洞徹精微，一歸平等，如桶脫底，如環無端。即此是學，^臣更不須覓自了法，不了之了，一了百了。胥在乎此，設於此，有不尊，是無人理；設於此，猶不親，是無天理，狗子亦有佛性，忍自不如狗子乎。^臣知愧。^臣知勉矣。伏念。

這是當時雲貴總督鄂爾泰的奏摺。由「將臣八字，便呈御覽」，便知雍正要算鄂爾泰的命，其下「捧誦累日」，就是鄂爾泰在看雍正的硃批，這跟時下的「命理函批」大概差不多吧！雍正對此奏摺硃批有一句話：「朕因爾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全癒矣。」這是相當表

面的。於「惟聖人能造命」句下，在「固自信臣命之非凡造」九字旁，各加雙圈，這才是雍正的本意，以此作為籠絡和駕馭臣下的手段。一代帝王，竟會紆尊降貴，研究這種被一般知識分子（知不知、識不識命理，頗為可議）視為不入流的江湖術數，也真難爲了雍正。

雍正研究星命之學，有別於一般人的研究態度，他的目的在於學以致用，在於能看出臣下命格上的優勢，而加以利用。例如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丙午），從雍正的命盤來看，流年正好行至午宮；午宮格局的特色，在前面我們已約略談過，具有「馬頭帶劍」、「機月同梁」兩種性質，到丙午年又增個「雙祿交馳」（乙丑大限天機化祿、丙午流年天同化祿）的局面來。這一年春，鄂爾泰奏「改土歸流」策言：

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交錯，又必歸併事權，始可一勞永逸。……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風土，致因地制宜，使之警導彈壓。今應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

盜，苗獫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群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治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

雍正知道鄂爾泰可用，遂准其所奏，照其計畫行事。

清代「改土歸流」的運動，沿襲元明兩代的舊規模，對散居在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如雲、貴、川等地的苗、僛、羌、番等族，一概由朝廷授其酋長爲土司，自行治理人民；土司是世代相傳，等於是一種封建制度，跟當時清廷的中央集權，簡直無法相容。同時在西南地區，未經開墾的曠土還很多，銅鉛的蘊藏量豐富，對這些土地和礦藏的開發，有助於解決內地的耕地不足和銀錢錢貴的問題。明時鑒於土官時有虐殺土民及暴動之事，於是開始採取「改土歸流」的政策，即廢除世襲的土官制，改爲臨時

任命的流官制。鄂爾泰的作法，悉將西南土司一律改派流官，初時免不了引起若干豪酋的反抗，但鄂爾泰憑其幹練，又有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其節制，於是經六年多的努力，析疆增吏，剿撫兼施，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郎諸土司地，直抵建昌，廣袤千里餘，皆置營汛，形聯勢控。平定苗疆是鄂爾泰的最大功勞，因此授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襄勤伯。

「改土歸流」在雍正一朝推行得最為切實，收效最宏，不但減少蠻漢衝突，也使中華文化能廣被全國，鄂爾泰的功勞不小。鄂爾泰是滿洲鑲黃旗人，姓「西林覺羅氏」，他生於一六七七年，即康熙十六年，歲次丁巳。

以雍正的星盤，配合鄂爾泰的生年來考慮時，在雍正四年，即丙午流年行到午宮時，三方會照的主星太陰、天同、天機等星，很需要丁年生者來扶持，蓋丁年生人能使太陰化祿、天同化權和天機化科，借此「祿權科」三奇的勢力，開創一番新事業有何難哉？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雍正自四十六歲即位，此時正行乙丑大限，

該大限的官祿宮在巳宮，乙干是太陰化忌，但鄂爾泰的生年干卻是丁，祿存必在午宮，而且丁可使太陰化祿，正彌補了雍正的缺憾，也難怪雍正視鄂爾泰為親信，直到一七三五年雍正死亡，一直召鄂爾泰入禁中，作為皇帝的私人助理。雍正的親信當中，還有一個文華殿大學士張廷玉，此人生於一六七二年（壬子），與鄂爾泰同為軍機大臣，為雍正所倚重；壬年生人，天梁化祿，對雍正的戌宮而言，正可以節制天機化忌的凶焰。其中奧妙，真是難以形容！

高陽先生對雍正如何運用命理，有所評論：

第一、雍正並不迷信星命之學；相反地，他認為人定可以勝天，亦即「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他本身能推翻聖祖預定的計畫，和已被公認為天命所歸的皇十四子胤禛，而奪得皇位，即證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確的。

第二、他雖不信「命中註定」四字，但卻深諳命理與人際關係相通奧妙之處，並有以命理來處理人際關係的非凡手段。

第三、他自己不信星命；但卻希望他所駕馭的臣下，篤信命理。

其中第二項是很正確的命理觀念，高陽先生真能道人所不能言。

於此，我們不妨談一下雍正的死，作為命盤的另一種確考。

雍正死於一七三五年，此時他五十九歲，流年為乙卯，大限在甲寅。前面說過，雍正登基在癸卯年，那時是午、申、戌三宮皆落入化權星；但乙卯年則不同，則是午、申、戌三宮全見化忌星。蓋甲寅大限是太陽化忌，乙卯流年是太陰化忌。簡單的說，就是雙忌「夾命」、「夾身」、「夾福德」的形勢，這是對本命而言，威脅至重。若以大限而論，則是三方的忌星全彰，套句「十喻歌」的話，這叫做「四面楚歌」。至於流年的結構，與本命是大同小異的。

「人皆有死」這是個定律，任誰都逃不過，雍正自然也難逃一死，就算會命理運作，也無法改變這個定律。

「無為而嚴之」的統治策略

《韓非子》一書說：「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這是法家的思想，非儒家人物所敢想像。

韓非（前二八〇—前二三三），戰國時代思想家，為韓國的公子，有口吃的毛病，而善著書，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同為荀子的學生，曾屢次書諫韓王變法圖強，但不被採用，於是發奮著孤憤、五蠹、說難等十餘萬言，受到秦王政的重視，後奉派出使秦國，卻被李斯、姚賈等所陷害，死於獄中。他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代表人物，著有《韓非子》二十卷，亦號為「韓非子」；該書內容講求「法」、「勢」、「術」。

據韓非的觀察，人的行為皆以利己為出發點，即使父子、夫妻之間，亦不能免，更何況是君臣呢！

打個比喻說，哪個員工愛他的老闆呢。愛他的薪水和獎金多添一些才是真的。韓非在二千多年前所說的話，至今仍顛撲不破。

以此來看雍正對人的籠絡，也不外以「利」誘之；其實這個「利」不

是馬上可以兌現的，而是給你一個期待的「利」，獎賞的時期可能是遙遙無期，但給人的感覺就是在「最近的將來」就可獲得。依天相星的個性，所給的「利」，未必見得就是具體而微的「鈔票」，可能是「名分」或「地位」。

但雍正高明的地方，並不明講這個「利」是什麼，大都出於暗示，在他來講，三言兩語就吊足人家的胃慾，對別人而言卻是無限遐想。利誘，暗示比明講在效果上要略勝一籌，蓋明講則出力的人難免計較，得多少利該出多少力，免不了在出力時要折算一下；暗示的話，就有點論功行賞，人唯恐受賞得太少，出力時必使盡吃奶的力氣。盡力是這樣，盡智亦是如此。權力地位愈高的人，對屬下利誘，愈是暗示總比明講收效更大。

譬如雍正門下有個官吏叫載澤，奉差湖廣時，旅途中獻議雍正作收攬人心的準備，以圖大事，在書啓中有這樣的話：「奴才路過武彝（夷）山，見一道人，行踪甚怪，與之談論，語論甚奇。俟奴才另行細細啓知。」於是，這個奴才另行啓知曰：「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將主子。他說乃是一個『萬』字。奴才聞知，不勝欣悅。其餘一切，另容回京

見主子時再為細啓知也。福建到京甚遠，『代』字甚覺干係……。」這是干係「萬歲」的事，雍正當然知道這個奴才在講什麼，因此批示道：「你如此做事方是，具見謹慎。所遇道人、所說之話，不妨細細寫來。」最後又加一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這是暗示的「利誘」。

再看一則雍正給年羹堯的諭旨：

羹堯於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有謝賜詩扇摺，硃批：「朕已諭將年熙過繼與舅舅隆科多做子矣。年熙自今春病只管添，形氣甚危，忽輕忽重，各樣調治，幸皆有應，而不甚效。因此朕思此子，非如此完的人，近日著人看他的命，目下並非壞運，而且下運數十年上好的運，但你目下運中言刑剋長子，所以朕動此機，連你父亦不曾商量，擇好日即發旨矣。此子總不與你相干了，舅舅已更名『得住』，從此自然痊癒健壯矣。年熙病，先前即當通知你，但你在數千里外，徒煩心慮，毫無益處；但朕亦不曾欺你，去歲字中，皆諭你知老幼平安之言，自春夏來，惟論爾父健

康，並未道及此諭也，朕實不忍欺你一字也。爾此時聞之，自然感喜。將來看得住功名世業，必有口中生津時也。舅舅聞命，此種喜色，朕亦難全諭，舅舅說：『我二人若少做兩個人看，就是負皇上矣。況我命中應有三子，如今只有兩個，皇上之賜，即是上天賜的一樣，今合其數，大將軍命應剋者已剋，臣命應得者又得，從此得住自然痊癒，將來必大受皇上恩典者，爾父傳進宣旨，亦甚感喜，但祖孫天性，未免有些眷戀也。』特諭你知。」

諭旨中「將來看『得住』（一語雙關）功名世業，必有口中生津時也。」又是一句「利誘」的暗示。這種空口說白話，畫餅讓人充飢，畫梅讓人止渴，給人空歡喜一場，是「空劫星臨命身」者的拿手把戲。

雍正的話，言猶在耳，豈料才事過一年，竟翻臉不認帳，於雍正三年底將年羹堯下獄賜死，可見雍正之心狠手辣。

俗語說：「槍桿子出政權。」自古執政的帝王，最怕擁有槍桿子的將領造反，所以帝王屠殺有功的將領，在歷史上也層出不窮。被殺的將領，

似乎都犯了一個大錯——「功高震主」。古來的兵家或將領，大概對於「功高震主」這一課都不修習，因此愈是大將軍，摔下來時就摔得愈重，死時就死得很慘。也不想想，古來的仁君聖王才出了幾個，若不是權力慾望比人高，野心比人大，詭詐比人多，手段比人狠，陰險比人毒，如何稱帝王，歷史上的劉邦和朱元璋不都是顯例而何？所以年羹堯的死，也出於他的「功高震主」，引起雍正的猜忌吧！

因此，應記得斗數官祿宮的基本定義「奉職對上」，除非你自當老闆，否則第一課就必須修習如何不致引起主子懷疑你「功高震主」，特別是「殺破狼」格的部屬為「紫府相」格的長字輩者效命，務必切記在心。年羹堯如何「功高震主」呢？據說他自青海班師回朝時，雍正親自郊迎，但見軍容壯盛，旌旗蔽日，雍正已自內心生出警惕；時當盛夏，雍正為表體恤，傳旨士兵卸甲休息，但部隊卻置若罔聞，動作不從旨令，等年羹堯令旗一揮，頓時歡聲雷動，紛紛脫盔卸甲。聖旨不及軍令，若年將軍此時有謀篡之心，大清江山誰屬，不卜可知。從此，雍正就決意殺年羹堯。

但主要原因，恐怕是殺人滅口。年羹堯和隆科多，都是瞭解雍正當年奪嫡內情的人，殺掉他們，就像乾隆燒燬不利清廷的書籍，如出一轍；天相星的個性，外表看是相當穩重，其實有時是在掩飾其詭祕的一面，目的不想讓人瞭解其隱私。

殺年羹堯，是由雍正領首發動廷議，內外群臣跟進，羅織年羹堯的大罪狀統計九十二款；去年才詔封一等公，今年就勒以大逆諸罪九十二款，莫非他敢在天子腳下作惡多端，不怕被踩死不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雍正不會親擬一辭，自然有一班窺知雍正心意的殘刻之臣參劾。羅織罪名是第一步，接著是降封、褫職，如年羹堯先調為杭州將軍，削去一等公，繼而一夜之間連降十八級，並罰他看守城門，最後下場則是死路一條。

雍正對待異己的手法可由官祿宮來看，而其原則必須歸結到命宮來查考。例如雍正處治他的母舅隆科多的手法，聽小說家娓娓道來，不但生動，而且層次分明，值得一看：

年羹堯已經伏法，還有隆科多未死，雍正帝又要處治他了。

都察院先上書糾劾隆科多，說他庇護年羹堯，例應革職。得旨：「削去太保銜，職任照舊。」嗣刑部又復上奏，劾他挾勢婪贓，私受年羹堯等金八百兩、銀四萬二千二百兩，應即斬決。有旨：「隆科多才尚可用，免其死罪，革去尚書，令往理阿爾泰邊界事務。」隆科多去後，議政王大臣等，復奏隆科多私鈔玉牒，存貯家中，應拏問治罪。

奉旨准奏，即著緹騎逮回隆科多，飭順承郡王錫保密審，錫保遵旨審訊，提出罪案，質問隆科多。隆科多道：「這等罪案，還是小事，我的罪實不止此。只我乃是從犯，不是首犯。」錫保道：「首犯是哪一個？」隆科多道：「就是當今皇上。」錫保道：「胡說！」隆科多道：「你去問他，哪一件不是他叫我做的，他已做了皇帝，我等自然該死。」錫保不敢再問，便令將隆科多拘住，一面鍛鍊成獄，說他大不敬罪五件，欺罔罪四件，紊亂朝政罪三件，姦黨罪六件，不法罪七件，貪婪罪十七件，應擬斬立決，妻子為奴，財產入官。雍正帝特別加恩，特下諭旨道：

「隆科多所犯四十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實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負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誤加信任於初，又不曾嚴行禁約於繼，惟有朕身引過而已。在隆科多負恩狂悖，以致臣民共憤，此伊自作之孽，皇考在天之靈，必昭鑒而默誅之。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必入官，其妻子亦免為奴。伊子岳興阿著革職，玉桂著發往黑龍江當差。欽此。」

隆科多於雍正五年被禁錮，六年死於禁所；案發前，據說他曾感慨自道：「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將至之死。」可見他有自知之明，也看出雍正的猙獰面目。雍正屠殺他的兄弟，與屠殺隆科多，都是這樣的步驟：降封、褫職、隔離、監視、察看、禁足、祕密處死；其間再穿插一些慈悲的言行舉動，結果這些人都死因不明。

由雍正官祿宮的星曜推敲，左輔右弼一方面表示由別人協助，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處事方法有條不紊，循序漸進、接二連三；天魁星表示氣度仁慈；地劫星總其成，為劫財、劫位、奪權、奪命。以貴人星來說，雍正表面是君子作風；以空劫來講，雍正骨子裏是小人作為。君子融合小人的個性，到底是偽君子呢？還是真小人？雍正的例子足供參考。

雍正對待異己的原則，有他自己說的一句話：「總以『無為而嚴之』一句料理，則無過矣！」可以作為總結。「無為」是地空星的特性；「嚴之」是天相星的特性。雍正萬遍思量，再加千錘百鍊，為他的治事性格下一個妥確到無以復加的定義，可見他對謀略的用功，是何等地嘔心瀝血！

雍正屠殺其弟九阿哥允禩，就是以「無為而嚴之」的原則料理，允禩死得最慘。雍正有道硃批曰：「朕自有道理，處分此事。將發來上諭、奏章、案卷，送入（按：允禩當時被幽禁）令其觀之，不必一言；看畢送出時，亦不必聽其一言。」這叫「無為」；試想文件擬好罪證，冷漠地端給嫌犯看，送入送出，不問一言，也不聽一語，嫌犯的感受將如何？然後「嚴飭看天人員奉行」，這是何等高招！箇中文章，值得三思，言明了就

❖

紫微斗數開運全集

❖ 第三集

無味。

總之，謀略沒有一定程式，不斷地揣摩、參悟星曜特性（獨特性和組合性），是入手的不二法門。

五、從官祿宮來發揮

——自主管理與企業經營

「用力少，見功（利）多」的經濟效益

上回談到官祿宮，陳道認為這個宮位可以揣摩「謀略」，亦即官祿宮可以探討一個人的處事方法。

處事方法，當然就是一種高度智慧的表現。

人生處世，在生活上自然橫梗著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欲求問題能夠得到圓滿而妥善的解決，必然要倚靠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上，之所以要廣博的追求知識的原因。若

❖

事業宮

❖

第三集

一個人沒有豐富的知識，根本就無法醞釀智慧，一旦遇到生活上的難題，就會感到束手無策，無從解決，失敗的命運也就跟著發生。

至於「謀略」的具體看法，以及如何揣摩，陳道並未直接說明，而是由我們舉一個雍正謀略的例子墊檔，總算交代過去。

不過，我還可以在此補充一下說明。

在用詞上，我雖然指出官祿宮可以揣摩「謀略」，這個「謀略」若用在營利事業上，以現代術語來說，這就是在探討個人應如何「自我管理」（或叫「自主管理」）的問題；若運用在企業上，那便是「企業經營」的問題。總結來說，兩者都是同在講求「用力少，見功（利）多」的經濟效益，這是「謀略」的本旨。

由於在目前斗數界，一般學者根本還沒有「自我管理」和「企業經營」的概念，更遑論能夠提出具體的理論架構，甚至是研究方法來。在大家對官祿宮還無法體會它可以探討「自我管理」和「企業經營」的問題之前，我能夠把理念提出來，算是給大家一個反省的機會。有了這方面的概念之後，再來細談具體的內容，以及詳談如何運作官祿宮，各位才不會認為我陳義過高，下藥過猛，一下子無法消化。

為我陳義過高，下藥過猛，一下子無法消化。

傳統中國人，是缺乏經營管理的理念，他們只有謀略的理念，所以在用詞上，我才使用「謀略」一詞。其實，我在此所談的「謀略」，就相當於「自我管理」及「企業經理」的理念。

傳統中國人一談到「謀略」，就認為這是機謀巧變的行徑，是居心叵測的行爲，是禍國殃民、害人害己的一種要不得的作法。譬如在《莊子·天地篇》有一段關於機謀巧變的記載，就可以看出，以「機謀」解決問題的人，往往被視為「機心」甚重，是件很羞恥的事。該書說：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洸湯，其名爲棹。」

爲圖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子貢瞠然慙，俯而不對。

話：

這幾段文字，黃錦鉉教授的《新譯莊子讀本》把它翻譯成這樣的白

子貢到南方的楚國去，回來晉國，經過漢水南面的地方，看見一個老丈人正在菜園種菜，打通一條隧道到井邊，抱著甕盛水而灌溉，用力很多而得到的功效很少。

子貢看見了就說：「有抽水的機器，一天可以灌溉約百畝的

菜園，用力很少而得到的功效卻很多，先生爲什麼不用呢？」

灌園的老丈人抬頭看了看子貢問說：「是怎麼用的呢？」

子貢回答說：「鑿木的一端放機器，使它後面重前面輕，提水就像抽水，水就像滾沸的樣子很快的出來了，這種機器稱爲棹。」

灌園的老丈人聽了，變臉色笑笑的說：「我聽我的老師說，用機械的必定有用機械的事務，有了用機械的事務，必定有機謀巧變的心思，胸中有了機謀巧變的心思，就會破壞本然純白的天性，破壞了本然純靜潔白的天性，就會心神不定，心神不安定的人，離天機就遠了。我並不是不知道用機械，而是認爲這樣做是羞恥的事，不肯去做呀！」

子貢聽了，很慚愧的樣子，低頭沒有話說。

子貢被灌園的老人說得默默無語，羞慚滿面，而且還被老頭子喝走，叫他「滾蛋！」子貢走了三十里路，心中一直悶悶不樂。他的弟子問他爲

什麼跟老頭子談過話後，就愁眉不展？子貢此時才說出他的感受，並且懷疑他老師孔夫子的教導「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用力少，見功（利）多」這種機謀巧變，是很符合現代所謂的「經濟原則」，至少運用在生產企業上，是絕對可以節省許多生產成本的，並且可以提高生產力，加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可惜中國人就喜歡這樣「神呀神，性呀性」的談玄說理，弄到後來科學不發達，經濟落後。

要知道，在孔子的衆多弟子當中，子貢算是非常出色的一個。他是春秋時候的衛國人氏，姓端木，名賜，字子貢，善於經商，家累千金，這可以說是用「用力少，見功多」的致富明證。子貢也很有口才，被認為「利口巧辭」，所以被列於言語一科的出色弟子，而且料事多中。

孔子在不得志時，曾周遊列國，幾乎是到處碰壁；而他的弟子子貢，卻為諸侯所爭相聘用，子貢曾經在魯、衛等國做相，也曾游說吳師伐齊以存魯，並且所到之國，很受禮遇，簡直可以和王侯分庭抗禮。由此可見，子貢在經世致用上的本事，有他高人一等的地方。

先不管子貢的「機謀巧變」和「利口巧辭」在道德哲學上有什麼不是，但不可否認的，這兩項特點卻是他致富獲貴的最大本錢，在別人看來這是缺點，然而這正是他的優點，是他成功的要素。

談到「機謀巧變」和「利口巧辭」這兩項風格，使我想起一位朋友的命格，就將他拿來談談。

斗數星性中的「機謀巧變」

說到「利口巧辭」，斗數星曜中如巨門、天同、天機、文曲、武曲等星，多少都具備這項特性，其中要以巨門星為典型，較口齒伶俐，而天同星表現語帶詼諧，天機星語帶急智，文曲星巧於比喻，武曲星義正詞嚴，真是各有各的特色，就看聽話的人，喜歡聽什麼樣的話，才能評價說話者所說的話中不中聽，絕不是擅長言語的人，個個都是「饒舌」者。

這個命例，他命宮在末，坐巨門和天同兩顆主星；事業宮（官祿宮）在亥，坐天機化祿、文曲、天馬等星。命格不見一顆煞星，同時又是昌曲會照、「文科拱照」、「雙祿交馳」的格局，他的急智、精細、活躍、機

武曲 天相	甲申	天同 巨門 命宮	癸未	貪狼	壬午	太陰 忌	辛巳
太陽 天梁	乙酉	男命乙酉年 一六五五年生 月日時		木三局		廉貞 天府 左輔	庚辰 33 - 42
七殺 火星	丙戌 田宅宮					文昌 祿存	己卯 43 - 52
天機 文曲 天馬 祿宮	丁亥 官祿宮	紫微	戊子	己丑		破軍	戊寅

無論經營個人或公司企業，光靠行運創造業績是不行的，必須講求經營方法，亦即須具備事業成功的條件才行。從他的事業宮來看，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使事業發揮最大的效益呢？

動、利口、巧辭躍然從命盤上反映出來。尤其「雙祿交馳」一格，反映在商場上的競爭，誇張的說，可以無往不利，只要不遇到太壞的流年。

商場交易或人際交往，總離不開語言溝通（communication），一般說話明確而且能讓對方聽得明白的人，據心理學家的研究，這些人較能獲致成功的機會。所以，他的事業宮坐天機祿和文曲星，已多少具備一點成功的要素，只要他肯磨練，將這一點「人際風格」（social style）好好表現出來，何嘗不因大家談得來，而多結識一些商場夥伴，「有錢報您賺」而多賺它一點呢！

根據《實用管理心理學》（Psychology For Management）一書，作者波諾瑪（Thomas V. Bonoma）和卓特曼（Gerald Zaltman）兩人共同提出，成功的管理者具有「管理生活的十個事實」，其中「事實之六：管理者主要從事口頭的工作」，就是跟語言溝通有關，亦即成功的管理者「動口」的時間較多。這一段事實的譯文如下（余振忠先生譯，該書翻譯本由台北遠流公司出版）：

事實之六：管理者主要從事口頭的工作

由研究中顯示，一個領班花費大約百分之二十八到八十的時間在講話上。其他研究則指出，一個中低階層的主管，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花在口頭的溝通上。而在較高階層的管理者當中，有的人甚至要花費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在講話上。因此一個高級管理者，把他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時間花在口頭的溝通上，是極稀鬆平常的。而且大多數的溝通都是面對面，因此，實際上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是透過電話來溝通。所以，在了解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會議是這麼地頻繁後，或許你對這個發現就不會覺得驚訝了。

這個事實，雖然並沒有告訴我們「口頭的工作」的方法和效用，但我們應該可以瞭解「口頭的工作」的重要性。

這位朋友經營食用油的生意，是自行製造和批發。他的事業宮是「祿馬交馳」的結構，這種星曜結構相當有利於批發，如果他做的只是小買賣

生意而已，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天馬星，可以代表活動、奔馳的個性，再加上天機主星的機動性和策劃性，他應該主動的去尋找客戶，將產品推銷出去，而不是等著客人上門零買，所以他做批發生意，是做對了。

商場上有時候是錙銖必爭，這也很需要天機星的「精打細算」。假如對於利潤微薄的產品如文具、食品罐頭一類，若不具備「精打細算」的個性，只一味「大而化之」（如紫微、天府、貪狼等星的個性），那麼到頭來將是無利可圖，很難再經營下去。

因此，像這位朋友批發食用油，難免要直接與客戶經常面對面談產品品質和價格，此時最重要的除了專業知識外，自然要屬語言上的說明力和說服力。這並不是說品質不重要，而是什麼品質賣什麼價格，在先生產後銷售的情況下，能將任何一種品質的產品推銷出去，那才重要，這也可以算是一種「口頭的工作」；這對他來說，是很需要一番「自主管理」的。

什麼叫做「自主管理」呢？

楊望遠先生的《自主管理》一書說：「自主管理，事實上並非任何理

論或技巧，也非任何管理模式，而是一種追求適當管理的過程，隨著外在環境及內在需求的轉變，適時調整；極端地說，獨裁與放任是自主的兩極，在這中間，只要是適合的管理方式，都可稱為自主管理。」依此定義，我們來檢討這個人的官祿宮，看他如何「自主管理」，也就有所準據的。

既然「自主管理」，事實上並非任何理論，也非任何技巧，更非任何管理模式，而是一種隨著外在環境和內在需求的轉變，作適時的調整，以期追求適當管理。那麼，以斗數命理來說，這一內在需求當然可以由命宮和官祿宮來考察，這一外在環境自然需由官祿宮的三方會照宮位以及官祿宮的鄰宮來考察，如此內外兼顧，才能導致理想的「自主管理」。

就本命事業宮而言，在經營管理上，這屬於較長期的看法。以這位朋友的事業宮，以及他在實際上的事業經營，統合兩者而論，可得而言者有下列數項：

一、事業宮並未見著一顆煞星混雜，所坐落的星曜堪稱吉星，良性的純度足夠，因此，他的產品以追求高品質為鵠的。財帛宮和事業宮俱見化

祿星及祿存星者，往往會走上生產高利潤的產品路線。

二、追求高品質的產品，必須更新生產設備，以天機星的機動性和流利性，他當然要經常在生產設備上汰舊換新，這一點他確實做到了。換句話說，他很注意生產技術，目的在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

三、由於事業宮的主星天機，是本命的化祿星，配合前面兩項生產快速、品質優良，在競爭上自必佔優勢。何況，現代人的生活品質在逐漸提高，類似餛飩水油、米糠油的事件害慘了不少人，食用者警戒在心，寧願多花點錢購買純度高的食用油，品質佳的食用油不必擔心滯銷。當然，這還得考慮市場需求和購買力；但以他亥宮的天機祿，又得卯宮的祿存星拱衛，他的產品要打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在命理理論上是可以站得住腳的。

四、能將產品銷售出去，有時並不算高明，能將貨款一五一十收回，那才顯見本領。由於天機星個性精明，而且在利益上精打細算，若非信用較佳的客戶，天機星不見得肯冒險（畢竟亥宮無煞星，本命亦非殺破狼格，慎重有餘），做大筆生意；在過濾客戶這一點，天機星是很能掌握

的。值得一提的，本命財帛宮在卯坐祿存星，在庚辰大限（三十三歲到四十二歲）時，本命福德宮又逢太陽化祿，這可以比喻為請了財神爺看管財庫，這對經商者而言，被倒帳的情形可減至最低；另一方面，因為「雙祿交馳」，因為「祿馬交馳」，因為天機和天馬的奔馳有力，他不但能夠「貨暢其流」，更能夠貨款收得快。

五、天機星的人是很勤快，工作少有拖泥帶水的情形，通常在做事之前，都會列下工作順序，然後照計畫施行。更可貴的是，天機星在鑽營利益上，眼光銳利，而且腦筋也轉得相當快，這種人不但大賺其錢，甚至連小生意也不放棄；抑有進者，不但屬於本行的生意要做，即使是本行以外的生意，只要有賺錢的可行性，他也絕不放過機會。以上分析，由天機星的「多學少精」原意，可以類推出這種人的心思和眼光是多面性的，表現在事業上就是眼觀四方，尋找利益。至於利大利小，在集中投資和分散投資，應有所差別，屬程度問題。例如在庚申年（三十六歲）、辛酉年（三十七歲）、壬戌年（三十八歲）這三年，他就是本行、外行的生意都做，大錢、小錢照賺；外行如房地產投資，小錢如生息。賺到壬戌時正好行到

本命田宅宮（在戌，坐七殺和火星），此年巧逢酉宮雙祿（庚辰大限太陽化祿，及壬戌流年天梁化祿）和亥宮雙祿（亥宮本坐天機祿，壬戌年流祿亦在亥宮）層層環繞，簡直就是「人兩腳，錢四腳」、「錢在追人」的現象，什麼生意都做得乾淨「利落」，頻頻有人從各路送錢上門，購地皮、買樓房的資金就這樣輕而易舉的匯集而來，這三年來的豐收，由壬戌年興建一棟美輪美奐的洋房大樓，就可看出他的成績來。

六、天機星是很計較得失的，在利得時，就乘機進取；在利失時（尤其在虧損時），達到預計的損失率，會馬上停止活動，不讓損失繼續擴大。因此這種人在投資上，縱有損失，其虧損也不至於大到威脅他的根本；保持元氣不受傷過甚，就有翻身的機會。單以甲子年（四十歲）為例，他在該年的事業表現，若光看事業宮的廉貞化祿，應該也是碩果豐收的一年。無奈，甲子年太陽化忌由酉宮照進卯宮，再與巳宮的太陰化忌（乙年生）一聯手，勒緊辰宮廉貞化祿。這種情形在經營上，往往先在判斷上認為該年的生意會順遂得利，也許在起初那個階段確實是很有利，在帳面上馬上出現盈餘，但客觀的環境因素，有時會變動得很厲害，讓天機

星感到出乎意料（蓋天機星在料事上，其準確性通常較一般人為高），譬如來個原料在市場上短缺，造成原料供不應求，價格節節上升，生產者不敷生產成本，又無從立即轉嫁予消費者，而且若已接下訂單，此時廠商若不交貨，則有失信用，要生產的話，就得忍受損失。因此，甲子流年的事業宮「雙忌挾祿」，在推論上可作這樣的解釋：當有難以逆料的不利因素干擾事業進行，甚至有逼迫落袋的利益回吐出來。尤其在既得利益回吐出來這一點，若再詳推該年的財帛宮，我們就可以得到更明確的答案。甲子年的財帛宮在申，主星有二，一為天相星，一為武曲星，而且武曲在甲子年化科，在金錢的運用上當有安排；但安排歸安排，庚辰大限天同化忌在未，流年太陽化忌在酉，雙忌一夾財帛宮，就窮於應付。所幸，本命是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的性格，一旦出現損失達到某種程度，他是會想辦法叫停的，不讓損失惡化成為難以彌補的窟窿。

以上所述六項，愈是後面幾項形容，愈見「機謀巧變」，若缺乏這種能耐，則很難在商場上立足。

總之，「利口巧辭」有利於促成交易，「機謀巧變」有利於商場競

爭。這兩項風格，很難說是天生就有的，與環境的薰陶、個人的自我訓練，應該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才是。

「知己知彼」的命理戰略

以上所談的命例，事業宮所顯現的優點較多，屬於應該強化的類型；反之，若屬於事業宮所呈現的缺點較多的命例，則屬於應該改善的類型。

但無論是屬於應該強化優點或改善缺點的命格類型，我們認為，都必須從命格上先作「自我認知」的探討，把自己認識得清清楚楚、瞭解得徹底徹底，才能進一步談「自我管理」，才能更進一步談「企業經營管理」。這才是官祿宮的真正運作程序，大家最好不要誤解官祿宮漂亮，就可以一步登天；也不必為官祿宮太壞而氣餒，認為前途無望。像前面所提的這位朋友，命格好是好，畢竟他也是吃過苦頭熬出來的；而且他對自己的性格和作風，有相當程度的「認知」，原因是他對命理也有所研究，經常藉命理來瞭解自己。

有本書叫《知己知彼——人際風格與管理藝術》（Social Style/Man-

agement Style)，作者羅伯·波爾頓（Robert H. Bolton）與桃樂茜·波爾頓（Dorothy Grover Bolton）在該書第一章就提出這樣的觀念：

瞭解自己

對一個人生活影響最大的，就是他對自己的看法，我們稱為「自我認知」。自我認知是追求工作績效的起點。一個人對自我形象的認知常與事實有某種程度的差距，這種差距如果太大就可能變得有害。一般而言，自我認知愈深的人，愈不容易受到本身幻覺的傷害。愈瞭解自己，愈能有所作為。正如我們的朋友史密斯所說的，經驗是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

自我認知也是有效領導的起點。正如十五世紀偉大的作家兼政治家馬基維利（Machiavelli）所說的：「不先瞭解自己就去領導別人，或就想去領導別人，可說是有勇無謀；必將招致不幸與挫敗。」本書（慧耕按：中文本即《知己知彼》一書，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提供了讀者瞭解自己的有效方法。

法。

自我管理

想要監督他人，必須先有效的管理自己。許多管理上的問題看起來好像是由外力引起的，但實際上卻是肇因於管理者本身的行為。對自我控制的能力沒有廣泛的瞭解之前就想去管理他人，通常會浪費他人的精力。就好像勞倫斯（D.H. Lawrence）描寫他作品中的一個角色：「可憐的理查為自身的問題痛苦煩惱，但卻硬說是為了澳洲的問題。」許多管理者也在為自身的問題掙扎，但卻總說是為了部門、老闆或是屬下的緣故。一個人要是對自己管理不當，那麼在管理其他事物時就很容易出差錯。

——摘自「知」書第四（六頁，譯者李屏慧。

這兩節引文淺顯易懂，足以加強我們對研究官祿宮「自我管理」的認

識。一個人在事業上的成敗，自我管理得當不得當，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易言之，失敗的人沒有理由委諸於命運弄人，可能的原因就是由自我管理不當所引起的。如果連自己都管理得不好，那更沒有資格從事企業經營，蓋經營一個企業，從組織、制度、標準、規章、表格……等的擬定和施行，到生產、行銷、財務、人事、企劃……的管理和控制，在在都需要充實的知識，絕不是單憑「運氣」這項不可捉摸的因素，就能夠獲致成功，屹立不敗。

一心只期待天上掉下來的運氣是講不通的（正常的事業經營，跟偏財運不能混為一談）。比較正確的觀念是，我們探討官祿宮，必須個人對事業先有個營運計畫，計畫定出來了，再依命理加以檢討，哪些是屬於優勢，要善加利用；哪些是屬於缺陷，應該修正，經過優劣的評估後，最後才講求運氣。如果把運氣擺在最先考慮，而運氣好也不過一、兩年而已，那麼運氣一過，事業還要不要經營呢？這就是個問題。

這篇文章所談的問題，還只是個概念而已，也算是輕描淡寫，並非我不用心力來寫。而是，要用斗數命理來專題討論「自主管理」和「企業經

營」，那不是一、兩本書寫得完了，何況這只是一篇文章的分量，哪裏談得了！